

PL 3090 JFENG

488 蕉風 休刊特大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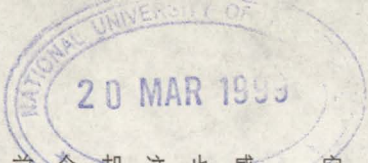


■ x x 航线——孤舟神话特辑 ■

Bulman Chao Foon # Jan/Feb 1999 # PP595/12/99 # MITA(P0No.271)12/98 # RM5.00

1955 年创刊

RE
SIA
ON



备休刊特大号。【休刊特稿】请几位蕉风前任编辑执笔：张锦忠以刊？「不休刊？」的黄菊花显然已沾剩最后一瓣，我于是开始筹本年几期特辑也得在电话电邮中修修订订。终于，一月中，「休与不休刊的决定几番「下达」，编辑工作行行止止，已筹划邀约的完成时轰然击耳。尔后，在姚先生反反复复的挣扎与努力中，休刊感情，她们却也琐琐碎碎的对马华文学做出了奉献。

四八八出版后暂时休刊的消息在本期最初版本的编版工作行将也许并不真正理解蕉风之于马华文学的价值，但由于对蕉风纯真的这话用得一点也不「正确」，但却是当时第一句涌上心头的。她们却是这几位平凡的女性给了我深深的感触。「仗义每多屠狗辈」，会有可能在蕉风里秀一秀风骚，但是，蕉风在友联的最后日子里，前的东西，一样一样交托予我。她们都不是领蕉风薪水的，也都不书、甚至旧信封信纸一起搬过来；而今经历公司易手，她们再把握得，所以再费事也本来要丢弃了的好一些旧蕉风学报、蕉风丛

但知道她们经历过从八打灵二一七路到蒲种的搬厂，那时因为舍不得的打字、包书、发行都由她们分担。我不知道她们在蕉风多久了，有关蕉风的人介绍这四个名字：春莲、毓烟、玉珠、春柳。蕉风还被活埋于一楼梯高的纸盒废墟中。——我必须在这里郑重的向所她们只来得及「抢救」回装有创刊号孤本的那一两箱，其他的可能在先贤明训中。后来春莲毓烟跑来说，几箱蕉风已被弃置楼梯间，到早已打包好的那几箱蕉风，心想糟了，我竟把马华文学资产断送

天，新公司开始装修。我在拆楼一般的机械声响中惊慌失措的找不贵而不重的蕉风留到最后。过了周末回去，刚好是十一月的最后一才整理出来的、相信无人胆敢轻率丢弃的、自创刊号以来的几百期恐惧」之前先把「重量级」的纸盒搬走，而把同事们花了好大功夫遵照先贤「先苦后甜」的教诲，在双手肌肉还未产生多大的「重量我扛抬箱子走四层楼的张先生。如此往返运输，前后几个回合。我得满满的，只留下司机左侧的座位，去接载下班后必须义不容辞陪绳扎。在友联同事帮忙下把东西塞进我的国产车，后座与车厢都挤拾打点，准备搬迁。蕉风资产，得书刊杂志数纸盒、数塑料袋、数四八七期蕉风交去出片、印刷后，我频频回到蕉风办事处，收

者，面对将来的历史。

须遵守游戏规则，坐下来，编一册有史以来最沉重的蕉风，面对读但是没办法，棒子轮到我手上时，电流中断，音乐停了，所以我必瞒的问题。当然，我极不情愿作蕉风的末代编辑、神话的终结者；么快到来而已。经济危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最不虚伪、最无法隐的初期，已感觉其维持之不易，只是不知道神话破灭的这一天会这「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刊物」的神话，在我贴近蕉风时一结束，未尝不隐喻着另一种希望的开始。

室的真作品。四十三岁的蕉风在年轻而难免叛逆的新生代特辑中（暂淑贞以诗人的感性忆及昔日蕉风，〈启事〉则是对蕉风读者与作者面对蕉风时的真情流露与写「饶有味道」的专栏的他判若两人，梅学人的冷静与身为老蕉风的体验分析蕉风终于休刊的原因，许友彬

1999年，暂为憾事的本期。



封面摄影 / 黄华安

1969年，一时佳话的202期。



1955年，叶翻新的创刊号。



我在蕉风休刊的最后日子

◎林春美

25

蕉风 编辑室报告

顾问们来说，这个暂时停止出版的决定，都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当然对爱护蕉风的人和读者来说，甚至对我们这些编辑和新的方式出版。

初，蕉风将再次和读者见面。也就是说，蕉风将在四八九期以后在我们的预定计划中，大约在一九九九年的年底或者明年的年了一九九九年一、二月号第四八八期之后，暂时先停止出版。出版基金的问题，我们编辑部的编辑和顾问们，决定蕉风出版为了应付蕉风目前的局面，以及筹备如何去筹募蕉风今后向广阔的大道。

的有心人跟着走第二步，走第三步，蕉风会由崎岖的山路中走于不败之地。凡事在于人为，我们先走了第一步，就会有后继事情。如果第二次筹款有了更好的成绩，那么蕉风就会更加立则，用利息来支付蕉风的出版费用。有多少利息，则做多少的息，并交由专门设立的基金委员会管理，以不动用母银为原成功（我们相信可以成功），则把这五十万元存在银行中生成蕉风基金会第一步筹款的目标是马币五十万元。如果筹款今后蕉风的出版问题。

成立一个「蕉风出版基金会」，用一劳永逸的方法，永远解决许多次的思考，总结出一个可行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为蕉风后，蕉风的出版一定会发生问题。经过许多次的讨论，又经过题，大家都认为假如不改变蕉风现在的出版方式，再过若干年，诸位老董事们在未退休之前，早已想到蕉风今后的出版问题。公司属下的多种业务，逐渐已交由年轻的新一代去负责管理。

朋友们，在五十年代正是盛年，到了今天都已白头苍苍；友联公司这个机构日日也在变化之中。负责友联公司业务的朋友们，自古以来，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时代一天天在变，费用。

就增加了许多。不过，友联公司的朋友们仍然承担了蕉风的一切的印刷交由外厂承接，印刷费的逐渐提高，蕉风的支出无形中也点都没有问题。但自一九九零年马印公司结束印刷业务后，蕉风印务公司未结束印刷业务之前，蕉风的印刷由这个公司承担，其他业务赚得的利润，用来作为出版蕉风的补贴。尤其是马来亚友联公司的朋友们，本诸「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原则，把从图书公司、马来亚印刷公司、新加坡友联书局、怡和书局等等。公司负担。友联公司属下有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马来亚蕉风每期亏损的款项，一向都由吉隆坡的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以后只好停止了这个方法。

出三千多份，因为每期附送一本中篇小说。但这样下去，亏损得蕉风的销数始终只有一千五百左右。在一九六零年时，蕉风曾销小，它不可能像消闲性或娱乐性的读物拥有广大的市场。所以，一本纯文艺性质的刊物，而爱好文艺的人在马来西亚占的比例很元，到现在每期亏损六千元左右。亏损的原因十分简单，蕉风是损约为马币一千五百元，以后随着物价的上涨，由二千元、三千是说，每出版一期就得亏损一期。在一九五五年开始时，每期亏未出版蕉风之前，我们就知道蕉风本身无法自给自足，也就又出版了下去。但蕉风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都为蕉风的前途担忧，事实上，蕉风曾经经过了好多次的困难而的所有编辑和顾问以及许许多多关心蕉风的朋友们，在好多年前九九年一、二月第四八八期，连续出版了四十三年。我们编辑部蕉风双月刊原为月刊，创刊于一九五五年的十二月，到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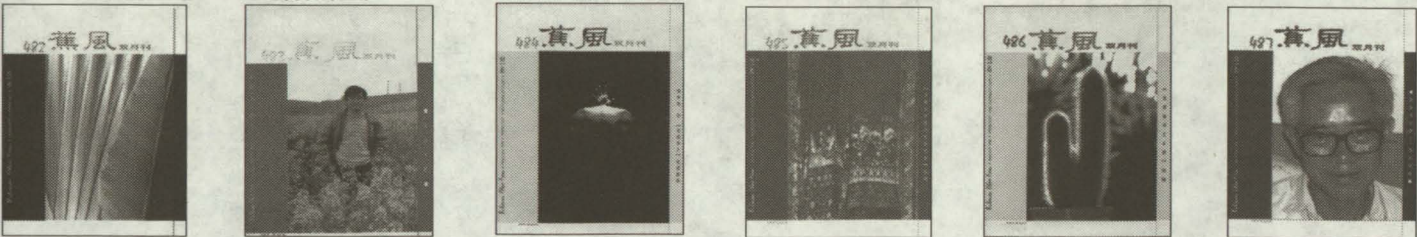
与大家再一次共同来耕耘这个文艺的园地！
望，在尽快最短的时间内让蕉风重新与各位读者见面，我们愿我们的努力早已得到你们的共赏和共识。所以，我们由衷地期空，汗流浃背，可是，我们在心里面却都非常高兴快乐！因为石满布的文艺园地上，施肥、浇水、剪接、锄土，虽然烈日当者是初到的新编，多年以来，我们都像老园丁似的，在这个砾说真心话，我们编辑部的朋友们，不论是过去的老编，或话，我们也会如数奉还。

按期把新蕉风寄给你们。假如有的订户朋友来函索取订金的们会把你们未到期的订金妥为保存，四八九期蕉风复刊后，会至于长期订阅蕉风的订户朋友们，请你们放一百个心，我长流不息的计划，我们共同努力！

者们呼吁，暂时忍住我们的伤感，然后鼓起勇气，为蕉风永远解决真正的症结。所以，我们在此特地向爱护蕉风的朋友和读的面前，我们不能回避，而且要进一步去克服这个困难，才能定。可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个现实。困难既然来到了我们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
蕉风编委会编辑和顾问们同启

休刊号前的最后六期蕉风



蓄足精力 再次奔驰

——蕉风暂时休刊启事

蕉风
休刊特稿

其次是人的问题。蕉风学经营？

到底文艺刊物该怎样经营得当？或者：有没有在伤。问题其实是，怎么可能善』却是学报、蕉风的致命小报。但是表面上「经营不可能赚大钱，除非是黄色overman show的「小杂志」法。在那非网路时代，作风，而不是出版集团的玩「小杂志」或「独立制作」的访、寄书、发书等，完全是职：校对、美工、翻译、采编，编者往往还得身兼数份刊物却常由一人主编或兼平衡，蕉风有亏无赚，但两的刊物。学报勉强可以收支马来亚文化、马印、友联集团伟资主其事。蕉风则一直是刘等人另成立的公司，由何停刊后改版不久，即属姚、丝马迹。学报在《学生周报》以梳理出蕉风终于停刊的蛛

从上面的流水账，其实可章背后』的姚拓、刘戈等人。玩。终于见到了俏凌笔下「文有事没事就到学报编辑室去做做罢，遂留在吉隆坡闲晃，说那年原打算赴台念书，却因打灵二一七路十号上班的。话我是在一九七六年底到八停，把许多人蒙在鼓里。话，不像学报停刊，说停就点交待。幸好还有机会说点旧事一番，也算是缘尽时的一什么呢？只好白头宫女话天宝连蕉风也停刊了，我还能说些「幸好我们还有蕉风」，如今可惜。记得学报停刊后，我说时候才谈休刊，难免令人觉得内容与份量渐入佳境。在这个版。去年初由林春美接编后，言「休刊」，只有脱期与改但是不管怎么变，从来没有轻变，编者也已不只数易其人，说到送少年蕉风，开本一变再再变到双月刊，从随刊附赠小四十七年来，从半月刊、月刊蕉风创刊于一九五五年，

的结果，不是编得没人看没有没有找对人。所托非人的问题的另一面，即到不是长久之计。

味要文艺青年牺牲奉献，也青年，有热情有理想，但一编蕉风学报的人多半是文艺老，也就难免楚材晋用了。让人无后顾之忧在那儿终训、在职进修计划，又不能书匠去。公司既无人员培他，他要养妻小，只好当教班，后来也没能用高薪留住友彬大学毕业来《学报》上却因待遇低而另谋高就。许禽加入蕉风编者阵容)。结果揽他人来补自己之短(如找沙是，编蕉风亦如是，亦能延味风格流露无遗，编学报如去职。俏凌编刊物，个人品由星返马编蕉风，没多久即李有成早就赴台参造。俏凌人善任，却未能留住人材。不少。可是姚刘二老虽然知报出来的人材前前后后还真风趣乐天，能写能画，人如其职，学海找了许友彬来，友彬相安无事。后来呢，华世英离编蕉风，这样几年下来，倒也来编学报的大部分版，我自己开了，我另找黄学海、华世英编蕉风，后来俏凌、重山也离大。先是川谷离开，俏凌回来刊变成半月刊，人事变迁也八。那四、五年间，学报从月时月薪不高不低，马币一百我长达五年的编辑生涯了。那半载不会出国深造后，就开始然说好，见过姚拓，表明一年稿编辑应是能力所及，也就欣一技之长，一时恐怕不易，校儿做，我想要在都门谋事，无所事事，就问我要不要在那报读者的一贯作风。川谷看我稿，也常给编者写信，那是学编蕉风。我常给学报和蕉风写班，上午到学报兼差，同时兼川谷，他在《建国日报》上那时俏凌已到新加坡，主编是

学报后，还是常寄稿回来。我在一九八一年离开蕉风密切。

艺副刊编者易人，互动才较人士。幸好这几年两大报文蕉风的存在与活动非关塔外至不相往来。可是这也表示个世界，往来并不频繁，甚是象牙塔。塔内塔外仿佛两千。蕉风学报不是染缸，却的风风雨雨，也和我们不相共襄盛举；写作人协会筹组等朋友搞人间诗社，我并未云、沙禽、何启良、黄学海学报实在单纯可爱。张景争面却与我无关，可见蕉风身文艺界，报界的黑暗面斗在蕉风学报那几年，虽处能吸引青年朋友。容、版面才有时代气息，才了人，蕉风才会有看头。内交出去，还得找对人。找对风休刊后，姚先生要把棒子这对蕉风学报当然不好。蕉人愿投稿，就是搞到停刊。

岸沙来不久我就走了，再不临走前找了岸沙(温维安)，可惜不久就找到教书的差事。文，正是编学报的最佳人选，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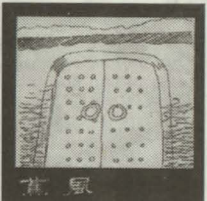
也许我该用「锦瑟」当笔期改版时的壮志豪情。

二期。白先生也当记得那一白垚的诗题，诗刊在蕉风二零的「蕉风老读者当记得，那是题目(那时旧事，无端韵儿自己也到美国去了。稿时才寄点诗文回去。后来连我记忆中了，只有韵儿来函邀儿。后来呢，后来的事就不在所时，接编的是黄昭瑜与韵报的综合体。我重来台念研究的相助下，把蕉风编成蕉风学的那年我又回来编蕉风，在韵儿改，庄若一下海也十几年了。延续一样。《椰子屋》停停改拇指》是《中国学生周报》的版名都一样。就像香港的《大是学报生命和风格的延续，连《椰子屋》。《椰子屋》其实梅淑贞编蕉风，复跟庄若搞疾而终，末代编者的韵儿相助八五年毕业回来时，学报已无

交给紫一思，好像托孤似的。前我把学报交给学海，把蕉风没什么生涯可以规划了。走之走，就没什么青春可以念书，



张锦忠 / 张瑞星时期的蕉风



那些旧事，无端的

◎张锦忠

蕉风
休刊特稿

送过去。汽油钱、泊车我也专程驾车把十本蕉风打电话来要添十本蕉风，那时，吉隆坡的书店工作，优先处理蕉风。

当日叫同事放下手头上的「济私」，甚至在蕉风出版以「滥用权力」、「假公山，有了这座靠山，我可是董事。他是蕉风的靠

那个时候，姚先生仍许友彬（打杂）。

费）、周纪生（手续）、春莲（代理）、曾婉珍（账目）、陈玉娇（稿费）；蔡毓姻（订户）、曾

劳，我随口就可以说出几前，很多同事义务为她效力，没有算在内。

蕉风没有离开娘家公司，有一些义务的人数目，我们说不止这个千零吉。我们说不止这个

他说蕉风每期只亏六自己的老本。熄他的热诚，不让他拿出

「……有钱，有钱。」

「您……找到钱了？」期出版。」

讯：「蕉风不停刊了，如生忽然来电，给我报喜戏剧性的变化。姚先

一月七日

餐不继，说来心酸。

不到，刚踏出娘家她就三宠儿，但也没挨过饿。想她，抚育她。虽然她不是为她有个好娘家，照顾从不间断出版的记录，因蕉风能保持四十多年下，也只好这样了。

次，在没有其他办法之事我和姚先生已讨论多我一点都不感惊奇。这件决定也就是目前的决定。决定蕉风暂时停刊。这个

接到姚先生的传真，一月六日

那我们又怎能要蕉风在姚那我们成为千古罪人。

不敢让蕉风比我们先死，吗？我们一定不会。我们来，我们会让蕉风停刊「把蕉风的担子接过去：如果我和一群「老蕉我一直想着一个问题

一月十六日

停刊。

我们劝姚先生让蕉风苦雨，谁来养蕉风？

外面的世界一片凄风了。姆吧，每月又要多贴钱的照顾。另外给她找个保

了娘家，也失去了一群人能再这样做。蕉风不但出了管理层的，我们当然不一家公司的钱。现在公司的不是蕉风的钱，而是另我们做的是赔本生意，赔远超出十本蕉风的售价。费、我花公司的时间，远

几个「老蕉风」约姚

一月十五日

老为蕉风贴上老本。

二、更没有人愿意看到二停刊；

一、没有人愿意看到蕉风一致；

「老蕉风」，他们的反应把这件事告诉几个她。

老人家割自己的肉来喂蕉风三餐不继，两个本吗？

两个退休的人打算赔上老这不禁又令人忧心：足够的出版基金为止。

包，撑住蕉风，直到筹得生和刘戈兄打算自掏腰包

一月八日

侦察结果，得知姚先生和刘戈兄打算自掏腰包

欣喜之余，又觉事有蹊跷。

老了。

都这么说，蕉风就长生不我很感动。如果人人悔。

使他贴上老本，他也无以让蕉风停刊。他说，即电话来，叫我如何也不可

一月十八日

刘戈兄从美国打长途的的命运还得看大家的。

的，蕉风是大家的。蕉风更不是几个「老蕉风」蕉风不是姚先生的，休。

斗到最后一分钟绝不言不承认打败仗，我们不战不会屈服于逆境，我们从姚先生的战斗精神。我们「并肩作战」五年，深知我在工作上和姚先生先生的手中凋零？

事，早上很兴奋地告诉他讨论蕉风接班人的姚先生还以为我们要先生吃晚饭。

我们给他泼冷水。我们浇我们令他非常失望，由谁来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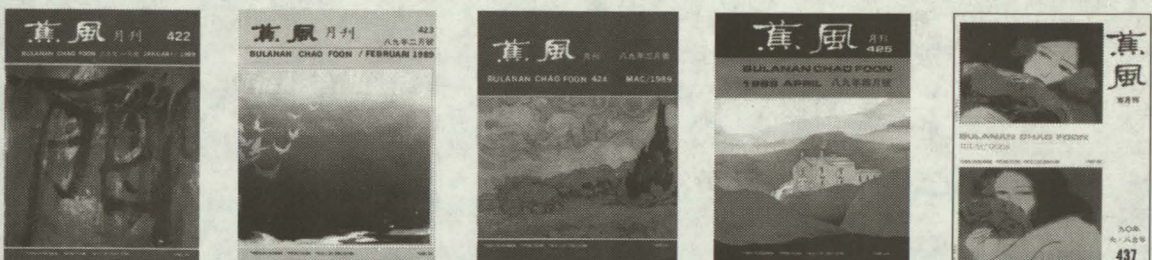
我：「今晚要做出决定，

许友彬时期的蕉风

◎许友彬

蕉风
休刊特稿

蕉风六记



蕉风 (52892-H) # PP 595/12/99 # M.I.T.A. (P) No. 271/12/98

编辑顾问 ■ 白 焯、
郑良树、陈瑞献、
梅淑贞、紫一思、
永乐多斯、小曼
执行编辑 ■ 林春美
美术设计 ■ 雨林小站
编辑部 ■
405, Block 51, Jalan 24/2,
40300 Shah Alam, Selangor.
email: ChaoFoon@hotmail.com
编 辑 ■ 姚 拓、
许友彬、李锦宗、
小 黑、朵 拉

出 版 ■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印 刷 ■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2100 Kuala Lumpur.
售 价 ■ RM 5.00 S\$ 4.00

梦里相思

◎梅淑贞



梅淑贞时期的蕉风

伟基，你的两处“希望”我看了原本应该是高兴、感动才对的，但由于你的“timing”的缘故，电脑跟前，几乎让我一键心酸。

章昕，享过较大快乐的人注定也要尝到较大的痛苦，但是如果现实无法改变，苦死自己当然也是无谓的。

曹伟，你的“一辈子”的“承诺”是我在蕉风任上听到的最悦耳的“甜言蜜语”。我可能会记一辈子的，小心别反悔了。另外，要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是如果蕉风的前途 = 我的前途，那我现在岂不是像许友彬所说的“三餐不继”了？放心，我在蕉风领的只是交通津贴，当不了饭吃的，所以即使没有也不致断炊。

富良，每种刊物都应该有自己的品味与定位，如果所有的编者都很“团结”的“独沽一味”，那会破坏文学的生态平衡。我是追求殿堂的，而且追求的还是更高的那一座。——当然，殿堂的“礼仪要求”未必就一定是西装笔挺和道貌岸然。

伟基，你的两处“希望”我看了原本应该是高兴、感动才对的，但由于你的“timing”的缘故，电脑跟前，几乎让我一键心酸。

章昕，享过较大快乐的人注定也要尝到较大的痛苦，但是如果现实无法改变，苦死自己当然也是无谓的。

刘富良 15/1/99 来信：

除夕夜与曾翎龙的畅谈太过得意忘形，不过很高兴地告诉你，他对蕉风的“先见”至看到 487 期的改观至投稿的冲动，这一连串的心理过程，可看出蕉风的编辑内容、作风，在我们这批人心目中的代表性，或者信任感，我想这多多少少是因为蕉风园地够开放、够创新、能符合新生代。（可能遗憾的是，恕我直言，会有人觉得蕉风太像文学殿堂——太过庄严，这一点与《椰子屋》或《向日葵》不同。当然，这也可说是其特色。）

编者回信：

【信箱】通常是我在两三个星期密集体验了新一期蕉风编版工作的疯狂忙碌之后才舍得着手处理的，这个时候，“最有感觉”。而信件通常也自己打字。

蕉风的存在，总让许多人看到马来西亚文学的希望。

章昕 12/12/98 的圣诞卡：

时光匆匆，这一年又接近尾声了。回首这一年来蕉风在各方面的改革与进步，的确让人跃悦，还是有一群朋友在默默耕耘着。尤其是春美，愿担起编者这任务，担子不轻，但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你的快乐和努力。虽没有真正参加各类文学活动，心里总是有一股感动，忠实的读者在阅读里靠近了作者与编者，请继续努力！

曹伟 14/12/98 来信：

你将我那篇〈竹〉改了一点点——“没有心自然也就无忧无虑一无牵挂了”——改得太妙了，我从没想到可以这样写的。谢谢啦。

我说，不必担心蕉风的前途，或说，不必担心你的前途。就算蕉风“不幸的”在你手上“断了”，那也是绝对不能怪你的，你一直都做得很好。

若你败了，那是“非战之罪”。

知道吗，我每年都买很多书，也丢很多书。根据我

王伟基 3/12/98 来信：

很喜欢 487 期蕉风的封面：画面简单却富于美感，人物面孔朴素而真实。封面整体而言让人觉得很有感觉，很特别。

自从蕉风“改革”后，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封面、内页排版及设计、插图等，都有所进步。以前念中学时，看蕉风看得很勤（虽然不是每一期都买），那个时候已经认为蕉风是一本很有份量及名气的文艺杂志，内容扎实，用字很有深度。虽然很多字看不懂，却也看得津津有味，很是投入。姚拓、雨川、梅淑贞等名作家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目前家乡的书柜还保留了一些蕉风，得空翻翻，文章的可读性还是蛮高的。这是蕉风最可贵的地方。

蕉风是一路走过来的（这么说，我好像很大年纪似的。我是七字辈。），真不容易。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蕉风，感觉上好像写给老朋友一般的亲切。希望蕉风永远陪伴我们。

看过 487 期的蕉风，很是感动，因此就迫不及待的写来这封信，和您分享我的喜悦。谢谢姚拓，也谢谢蕉风全体工作人员。

李苍、完颜藉等人。

了很多新的马新作者，个人心仪的当数牧羚奴、惊天动地的改革，只发觉自一九六七年起便出现当年远在檳城的中学生不知道蕉风作了什么代诗的刊物。

首前尘，又怎是这几个字了得？

今连蕉风也出版休刊号，更是情何以堪。蓦然回到枯树颓垣，早已人去楼空，望之令人低回。如过去六年来，我每天都经过蕉风的旧址，只见产的专号。

照单全收。除了学生周报，蕉风是另一份刊登现使不符合这里的民情，也囫圇吞枣的见到文字便欲动的文艺青少年来说，好文章就是好文章，即期都收录了相当多份量的港台作品。对一个蠢蠢与蕉风的初体验时代，主编大概是黄崖，每

喜欢，这样的文字盛宴我一直都不会厌倦。识几个，不知道这就是现代文学的风貌。但是我与魅力，是我前所未见的。当时年少，大字也没岁时初次将它捧在手中时，它所散发的文字芬芳我青涩的六十年代里一座神圣无比的殿堂。十三几个字，听在耳里真是差点悲从中来。蕉风曾是蕉风的末任编辑十万火急找我为最后一期写

蕉風 休刊特稿

喜欢，这样的文字盛宴我一直都不会厌倦。识几个，不知道这就是现代文学的风貌。但是我与魅力，是我前所未见的。当时年少，大字也没岁时初次将它捧在手中时，它所散发的文字芬芳我青涩的六十年代里一座神圣无比的殿堂。十三几个字，听在耳里真是差点悲从中来。蕉风曾是蕉风的末任编辑十万火急找我为最后一期写

作家依藤在内，虽然他的观点我全部都不敢苟师父，包括那个评点《红楼梦》人物的已故教师以当年在蕉风出现的作者，个个都是我心目中的地。只有达到晋级水准者，才能在蕉风亮相。所业的未来作家，提供少林寺木人巷般的练习园为校园刊物，专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文学事别人怎样想我不知道，不过我向来视学生周报

我记忆开始：一座被废弃的航空母舰漂航在神秘的三角洲
蜻蜓、蝴蝶或者水鸟陆续在那里降落驻居。五年。然后离去。

关于意义

这纯粹是几种飞禽同时喜欢排练好几种降落方式的 ---- 问题。
(无关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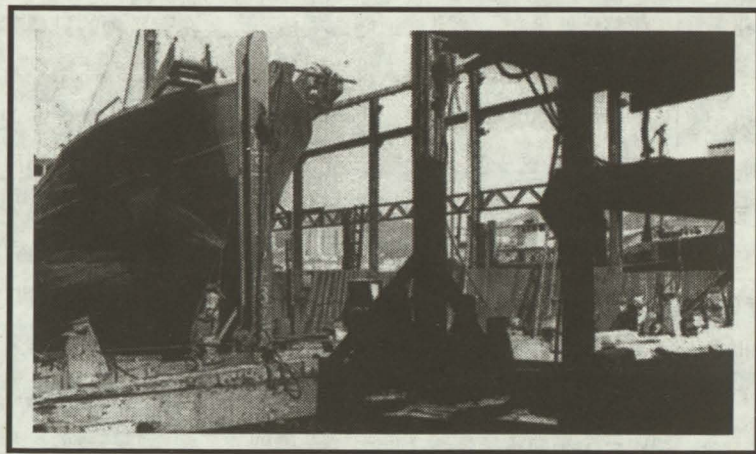
我是不是现在应该马上飞入正题?

陆上有人不屑：为什么孤舟?
好像十九世纪古老神洲驶向南洋一艘破船。舟楫上载满了文学的难民。

我的主题：航行十年，赚不成只是为了满足你漫长的南洋。

孤舟的史(废?) 诸连篇以及它的航程

我没有兴趣撰写正史。



“好像是1989年……”

“推测是靠近1990年的12月。”

“年终的南部边城新校舍的风吹得很大吧?”

“估计只是把一艘帆船吹向海洋的力度。”

“船上划浪的人大概有谁?”

“那个写下‘那年风雨招摇，我一再而再的犯错’的谢双顺。”

“那个年前有一首诗进入南洋文丛《三十三个理由》的谢双顺?”

“是的，他和钟屏，德辉等人，还有小针。”

“小针?那个后来有在《资料与研究》发表评论的陈德真?”

“唔，后来还有徐丙耀，那个80年代在《少年乐园》写稿的亮

丽少年乐彦沛。还有经常写散文给《南风》的子讶、路加。”

“我记不起。我知道80年代在《学报》、《椰子屋》写诗的庄亚也是来自工大。”

“那时候孤舟还没有。那时候工大总校在KL，有《叶绿素》。孤舟的前身是《叶绿素》。”

“令我想起早期在那里读书的梁放。”

“但那时候工大不叫工大，那是70年代，是一间工艺学院。”

“右手写评论，近年左手写小小说的杨善勇也来自工大。”

“他应该划的是一条独木舟，但这不打紧。他写得很勤。”

“我记得我们大一孤舟的第一次聚会，整艘‘小船’挤满了40多个人，听着孤舟同仁把洛夫的诗《寄鞋》谱成曲，弹着吉打唱起来，然后就谈他的诗。”

“后来几乎每两个星期剩下的几十人围坐在黄昏的广场上谈周梦蝶、管管、放着Suzanne Vega的歌……正要去晚祷的马来同胞走过，笑问我们在干甚么，醉石路加得意洋洋的说我们在谈诗。他们脸上

的鱼尾纹都快游出一尾鱼来了。”

“那年的中秋，喜欢洛夫的张英豪在黑暗中带着一群孤舟的人提着灯笼静静地往校园神游一圈，他说：这是非法游行。众伙还是跟着他走，我走在最后，不知所措：为什么有这么许多新旧脸孔霎时间涌现出来游走?不一定是因为文学，但肯定是因为感动……”

“一种庄严鬼魅的气氛。当晚我们还围坐在星空下的教堂阴影中说笑，谈李泰祥、唐晓诗、听潘越云的《天天天蓝》，《相思已是不曾闲》，谈卓如玉在歌词中无意中昭示的死亡预知纪事。两年后，写诗的方渡飞(张英豪)车祸丧生。”

“孤舟的一班人跑去牧场看牛看羊‘放诗’过夜，偶尔谈起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那几年我转去KL分校读书，很多事情，开始不明就了。”

“你从KL回来，好像是那时候开始我们大量谈起外国文学的吧?之前当然有谈到村上春树，后来是一个系列地谈大江健三郎、米兰昆德拉、马奎斯、芥川龙之介、卡夫卡……”

“我们去了‘担忧烦恼’(Tanjung Balau)海边放电影。南雁子刘慧桦在黄昏的海滩捉



了几只螃蟹回来庆祝。那天是锦伟的生日。电影《青木瓜之恋》没有甚么对白，只听到水滴声，背后是海洋吹进来的风。我喜欢这种静穆。”

“那天夜晚有人在玩着石头。有人在呷饮啤酒。有人在看陈映真的小说。我反倒而喜极这种游散。”

“带点游牧式的放任。孤舟的人都很游散。多数时候看到就是那几个人。隔一段时候其他的人好像都回来似的。”

“唔，然后他们又各自散去。谈张爱玲会特别出现一些人。谈村上春树会出现一些新脸孔。谈《红楼梦》那四个人。哈。”

“看电影也是。看塔可夫斯基《蓝红白》的一些人会看着睡去。但谈起枕边禁书、Ti-

TANIC、我爱厨房，分别会有人跳起来，各弹各赞。”

“当然也偶尔吵嘴。但有人说：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工大，只有孤舟会出现这种窘况：会单为一本书、一张卡带或一套电影板起脸孔。那些借了书又被嫌疑故作失踪的，会被追杀。很好笑。”

“孤舟更像一座平台吧，容许各种飞禽走兽降落隐现，有时候却好像空空如也；没有章程、没有船长，每人都可容有自己的方向，甚至超过一个方向。有人说，这一班人就是不受令，也不爱发号令。有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有人在那里存在。”

“而且常会因不同人的存在，出现迥然不同的面貌。每一学期自制出版的孤舟神话收录的创作更是风格各异，设计奇形古怪。”

“较新一代的孤舟中人也不谈洛夫管管了。他们看 Magritte 的画，听 Stina Nodentam 的歌，比较 Andre Kertész 和 Henri Cartier Bresson 的摄影作品，会跟你提及罗兰巴特的《明室》。还会分析达利画中的超现实主义。然后继续追看宫崎骏的动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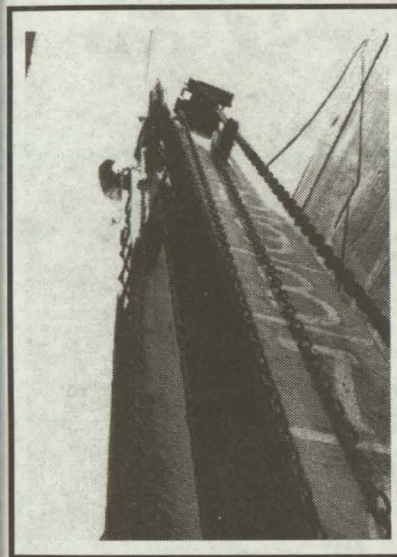
“的确，当年的孤不孤舟，

现在，也没有多少人会去在乎那种情怀了。”

我們在乎的是他們留下的書，與走過的名字：

孤舟神话系列

系列	题名	编辑
01	最初的爱	谢双顺
02	谈心	钟屏
03	阳光季节	小针
04	面谱	德辉
05	梦缘	姚丽芬
06	梦城无处不飞花	丽明、云丽
07	悠悠我心	徐炳耀
08	眺	胡锦涛
09	织布机上的海洋	醉石
10	梦见大海	胡清朝、翁弦尉
11	清水芙蓉	刘慧桦、刘静盈、黄勤秦
12	La Comedie Humaine (人间喜剧)	英卡、路加、胡锦涛、胡清朝
13	掉进记忆的钟楼	许通元、范雅捷、陈丽佩
14	不入流	阿耶、胡清朝
15	候鸟	林健文
16	1000 只鸭子和 1 只大象的森林	棉智、梁靖芬
17	枯叶飒飒作响	李江涵、陈洁冰
18	打包你剩下的感情	吴礼贤、杨慧婷、姚美仪
19	午睡的八打灵·白鲨罗纪事	翁弦尉、林健文
20	夏日瘦月小活动	房斯倪、林健文
21	WAR IS OVER	郑彩萍



我想像結論：群獸奔飛，所有的魚群都將擱淺在昨日的換日線。游不回來。



工大文集

系列	书名	编辑团
01	多情应笑我	醉石、路加、阿耶、江志伟、王梅珊、邱慧容、林金发、英卡、南雁子、胡清朝、李宗富、陈克祥、林翠芳。
02	本城花展	林健文、翁弦尉、房斯倪、余福民、许通元、吴礼贤、胡清朝、胡锦涛。



(△▽照片提供 / 孤舟神话)



世纪末的航向

——网上访孤舟神话数员

访问◎林春美

问：为什么写作？

许通元（以下简称许）：不知要简短地说还是长篇大论。先说从前中学吧。大概是书看多手痒，上课突然有东西想写时，老师教她的课，我呕了一些，寄去《中学生》，刊登后激起更多的欲望写东西。有时间就写。还小，可以随便乱写，写给自己、朋友、家人，编写故事给弟弟看。到了大学，开始接触更多更广泛的范围。思与想的记写、灵光一闪时，昏睡中也会爬起身疾写、朋友激起怕遗忘写下来的，算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没让它轻易遗失，似自己收集戏票的习惯，知道在某时间某地点看那部电影来回忆与谁一起渡过。自己开心就好。再长大一点，多挖掘题材、生活、悲哀、苦难、逐渐减少的快乐朋友，发现写作更加困难，越来越谨慎，尤其是最近。希望自己能继续写下去，毕竟自己擅长于写作多过说话。况且人性的题材，千变万化，吸引力强，终生写不尽。最重

要是写自己要写的作品，尽量抵达好的境界，而不是别人限制的框框，这是自己一直以来不想妥协的。

林健文（以下简称林）：我在中学时就开始喜欢写作，除了学校的华文作文外也断断续续的有写一些散文之类的文章，那时并没有遇到适当的老师或团体指导，所以并不是很主动的去接触和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那时写作只是对某些感情的发泄。大学时参入孤舟，更多的外国翻译文章和解析让我从浑浑沉沉的写作生活中，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写的，和告诉别人的东西。开始写诗是肯定的转折点；曾听某位作家说过40岁以后写不出一首好诗，所以在40岁前还是坚持写下去。写作对我来说是肯定快乐的。

席斯倪（以下简称席）：写作是我生命企图轻盈的方式。我时而如炭土般沉默的发亮。当我企图轻盈，灵感的手再也无法把我化作的芒束一缀拾。

梁靖芬（以下简称梁）：写作是一种神奇的沟通方式，可以尽情抒发，也可以任意保留；可以面对现实，也可以从现实中隐身而退。那只不过是一种肯定自己存在并清醒的生活方式。

翁敬（以下简称翁）：喵？（我可不可以——叫？）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会认真问我：为什么吃饭？为什么工作？当你对那些在公众眼中“毫无市价”的雕虫小技显得稍为认真起来，问题来了。我对马华评论家爱以批判诗人的诗观来作为评定创作成败的重要线索，甚感恐惧。诗观和诗，在我是壁虎的头和尾巴，每完成一首诗都希望是卸落一条尾巴，一次惊险漂亮令你吓一跳的逃脱。你读不懂一条尾巴的四处窜跳没有人会怪你，不要脸红耳赤追骂是那一只不负责任的壁虎留下的。我故作回头了，也不过只能虚无回应你一句：喵喵喵。倘若你能把文学当一回事，可不可以也把创作者的生命情境当一回事？

问：谈谈各自最擅长的文体，你认为这种文体在马华文学的成绩如何？还有什么发展空间？

林：我喜欢诗。真正接触诗以前觉得它是蛮简洁的文体，自己写诗以后就越来越发现自己不了解它，反而渐渐陷入诗的浮沙里去。马华文坛的诗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若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基本上只有三个主流而已。第一种是写实，剖析社会反映民族的诗。第二种是和自己对话，和诗本身开始交流交谈。第三种是抒情。在迈入廿一世纪以前，我觉得我们应

该开始准备和后代（廿一世纪新新人类）对话，也应该作好心里准备迎接一种新型诗主流的诞生。其实诗本身应该是最不受限制的文体，也没有基本的格式，所以应该是具备跨越新世纪的本钱和实力。除此之外，我觉得编者也应有更大的包容来让一些新流派的诞生。毕竟，没有他们，更多的好文章也只会胎死腹中。

梁：不敢妄称擅长写作，“最擅长的文体”自然还没成型。写得最多的是散文，最近刚开始写的两篇文章他们说是小说，莫名地拿了奖，算擅长吗？（P/S：奇怪，总是要拿了奖才会有人肯定你对写作的兴趣。）我们习惯在看到四面墙围起来的范围时就认为自己看到了空间，这似乎比较安全。在马华文坛的空间里小说与散文的生存应该不难。蹲坐在这四方小房里朝上仰望，上空枪林弹雨，偶尔掉落一些弹核，仍改不了自成的顽固图形。生命的终结在每个领域上都是最忠实的清道夫。只埋怨前辈们钳制了新人的发展空间，是合理化自己的不足的借口。真有能耐就应该创造发展机会。

席：我渴望被称为诗人，所以希望擅长写诗，尤其是与个体为本的诗。当个体倾向小众化，一切的断定都是妄定。自恋即完美。

许：最先写散文，然后小诗，极短篇小说，较后尝试写较长的文体，譬如说三四千字的散文、五千至一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长诗，但很多都没发表，或许发表时没人要或怕别人不要，不适合编者的胃口，等待有那么一天他们换换口味时，我也会投得较开心，不会这样懒惰投稿。最擅长的文体，蛮尴尬的题目，或许你认为最喜欢的，别人不一定赞同。但我会说暂时

最喜欢小说吧，散文也喜欢，诗呢，还待学习更多，或许全部都在探索时期，尝试阶段，实验性的产品会较多的新意。死气沉沉的话倒不如别写。小说在马华文学的成绩还不错吧，一直以来都有人突破，像黎紫书。至于在台湾发展的几位作家学者该不该算进去呢？像张贵兴，越写越好。黄锦树的小说已经很久没见了，不知进展如何。李永平还算不算砂劳越人？他的小说成绩就斐然。梁放也久未见新作。李天葆的还有……，至于成绩，我较注重用心努力才气，少些刻意造作，但很难做到，到底文字都不算自然的物品。散文呢，当然少不了钟怡雯，虽然有时很好，有时中等（或许自己的偏爱问题），但她掌握文字的功力技巧是没话讲的。黎紫书的散文也越写越好。至于其他文体，让别人谈好了。空间当然是无限广阔的，别人无法拔除你自己的羽毛，如果你自己懂得好好珍惜。打破空间时间一切，相信能飞得更远。

林：除了是一只四处逃难的壁虎，我实在没有甚么最擅长的本领。一开始我有想过把小说写好，但每夜狼吞虎咽的生活蚊子不够多（马华评论家注解：“生活体验不够”，后现代马华评论家不解：“为什么跑去吃蚊子？”），结果我时不时到处难产，零散产下一粒粒半透明还不成熟的“诗蛋”，较少人解破是可以理解的；当却被更多人不小心的踏破，这叫话该。壁虎如我，在文学的历史洪流里却信仰一种天真：我拒绝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拜托，文学的发展不是一场进化：写实主义 --> 现代主义 --> 后现代主义，我们不一定需要具备一个写实主义基础才拥有高谈“后 XX” 的资格。这是学院派的“新

窝臼”。我偶尔相信了王德威。他说你今日看到最土的东西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最前卫的理论基础。我们更要指出的是，那只不过是一场各种文学诠释权力的来回角力运作着，没有所谓的先后左右之分。我喜欢詹明信的一句话：“念旧是后现代文化的通常现象，因为历史感丧失了，时代每隔五年、十年便得再以老歌或当时流行的服饰、书籍、艺术或重要的政治事件，去纪念、追忆，对话在 90 年代的人来说，70、60、50 年代简直已隔了世纪之久。”因此我更关注的不是马华文坛老将要割让多少的版位给新将，而是整个文学意义诠释权力的运转，单交给两家大报的两位文艺编辑和让“硕果”仅存的老评论家与几个留台生互相叫骂着，是否有欠健全？当大部分的文学资金都被控制在“儒商”的掌上也由他们轻易随便发落，留台生紧紧掌握学术资源，这就是我们沾沾自喜的吗？

问：平时多读那一类书籍？最爱那一个作家？

许：床头书有《红楼梦》、《尤利西斯》、画册、哲学书籍、心理学、动物学。尤爱外国小说，卡尔维诺、马奎斯、米兰昆德拉、波赫斯、卡夫卡、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Umberto Eco。想读多点莎士比亚，评论书籍，总之好书就想读，没损失的，还爱看电影，VCD，宫崎骏的动画漫画、中文小说、西西、张大春、……。夏宇、罗智成、陈强华的诗集，艾略特的《荒原》……还有电影、文学杂志……太多了，就怕眼睛有天看瞎了，但这样丰富的遗产，相信它们也舍不得这块美丽的土地。

林：大学时读了相当数量的翻译小说，现在也

开始读大陆小说。在小说方面，我常读的作家有村上春树，苏童。春树描写的城市人孤僻心理其实也应该是和后代人类的一种交代现象；而苏童则善于描写如电影镜头般的背景和情节。除了书我最喜欢的还有电影。当然有很多现象不是可以从平面的文字中看到和感觉出来，而电影镜头往往成了最佳的，让作者的感觉充分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夏宇的诗中的美丽，是无法用简单的几行文字就能表现出来，还有诗中的境界，必须用心去体会。

席：惯性阅读范围盖括参考书、教科书、漫画与电脑杂志。课外读本是诗集、西西、大量红楼梦，以及少量其他文体，西西、夏宇、痖弦、波赫斯、卡尔维诺、罗智成，旧爱新欢，济济一堂。

梁：看的多是小说。没什么所谓的最爱，比较喜欢米兰昆德拉的自我，苏童的怀旧，张大春的虚无，张贵兴的固执，卡尔维诺的技巧和夏宇的不知所谓。

林：在文学的王国里，我非常花心。我现在的左手正想抛弃那个烟鬼罗兰巴特，要来个恶作剧出其不意推倒秃头疯癫的傅柯(Michel Foucault)然后让他撞向伟大满口爱的艺术的佛洛姆先生(Erich Fromm)，我吃尽奶力不学无术正要学人抱起萨依德(Edward W Said)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我奢望自己有一天能爱得“深入”“浅出”。牛顿说(不是林建国)：我们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待事物。没有必要咄咄逼人拆下巨人的招牌当鸡扫巴去追杀鸡群。创作和搞理论学术是两回事，文学不需要打躬作哈轻易屈服于理论的魔爪之下。因此更多时

候我更喜欢我的右手，它会更享受去触摸儿童刊物《黄巴士》、Homenet、北岛、莫言、卡缪、杨牧、浏览网站例如《涩柿子》也是一种阅读方式吧，虽然我们是在 VIEW 而不是 READ……其他的他们都提到了。我“妒忌”通元所拥有的时间，据说他可以花掉一个月的时间左拥右抱几十本书躺在床上尝试对照中英版本的《神曲》和《荒原》。我偶尔会以虔诚的眼光来看待林健文 VS 村上春树、房斯倪 VS 西西的用情专一。一个“花心信徒”如我的当然结局是：唉，没有最爱的作家，只有“共爱”。

问：谈谈最欣赏的同辈作家。

林：我应该是相当年轻的(至少在廿一世纪以前还适合写诗)，同辈作家认识不多，除了孤舟的朋友外，育陶、庄若等算是认识的诗写得好的。庄若的诗都习惯性的选择不华丽的字眼和身边琐碎的事情，感觉似乎他就在你旁边轻轻对你说话一样。而育陶的诗以剖析社会为主，但他所描写的现象通常都会由简单的动作或物体开始，诗中似乎一直从一个儿童的眼中和心里出发去看待一些他认为极不平常和不满的事情。

许：本地的有庄若的诗，他的影评如果能发挥得更长，别只写感想会更好。黎紫书吧。羡慕维贤斯倪能在新加坡图书馆借到这么多书籍，当然还有越来越进步的诗作品。有点难明白同辈的意思，是二十多岁的人，十多岁的人或三十多岁的作家算吗？写了几篇较好的作品之后又没什么长进的算吗？随便乱扯吧了。最近靖芬有很大的长进。外国的太远了。

翁：只有一些曾让我的思绪“雷电交加”的同辈“作家”。恰好他们都不是作家(尼采曰：最好的作者——是那些羞于成为作家的人)，比如林若隐，记忆中孤舟聚会惟一谈过的马华诗人就是林若隐，她的狡黠和她的形而上学。还有覃业展和潘鸿彬，才气逼人，会令我相形见绌。他们不幸都有一个共同点，产量较少，有些甚至好像不写了。他们“留下”的作品的魅力是：有很多无法、故意或者不经意未完成的“卡夫卡式”痕迹。

梁：同辈作家的数量屈指可数：黎紫书，钟怡雯，林幸谦。理由：不会那么遥不可及。

席：不喜欢与同侪比白眼，中指，免谈。喜欢文字稍为丰富、精练的杨嘉仁、许志强。私下较竞对象翁弦尉。如果林若隐和苏旗华是A，吕育陶是直追但步伐渐滞的B+。一面汗待等待某人把我列为B+，余者略过。

问：孤舟经验对你们的创作起了什么作用？

翁：孤舟当然不是TITANIC，完全没有让我莫名其妙一夜之间学会“爱”(文学)的全部。个人记忆比较刺激的是曾经一次聚会上，南生论述白先勇的《游园惊梦》，从中国最古老的昆曲谈到西方的意识流、佛洛伊德的精神心理分析。还有过后他连同南雁子一起策划的张爱玲特辑，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谈到许鞍华的电影。这些都间接激励了我在大一的创作。感觉上孤舟毕竟不是一个学术组织，我喜欢看到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众声喧哗。让一切文学与非文学、粗与细、好与坏的对话成为一种可能。

反而你写作不写作我想，那是很个人的事吧。如果你的“写作”需要在感觉到别人给予肯定过后那才算“写作兴趣”，我只是觉得这种“兴趣”很奇怪啦。唔，比如如果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得了一个大奖，我非得破釜沉舟这才算离去吗？我讲完了。

林：在孤舟的几年里，我学得最多的反而是想象能力。我由一个喜欢从口中说出批判(蛮像政治家似的)的人转变为喜欢观察和分析各种现象的人。我觉得在创作里最应该珍惜的就是想象，因为想象是没有限制的(现在很多东西都有了限制，像电影之类的)。而在踏入新世纪以后，唯一可以保留给后代的，除了一片荒漠的大地以外，相信就只有这些吧。而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也唯有这才能让我们继续和他们展开新一轮又一轮的对话。

梁：阅读经验的交流使视野扩展，另类音乐与绘画的接触让人能尝试不同的创作方式，也学会滥竽充数。

席：纯粹的直觉与灵感的反刍，在思维的齿轮间轧轧作响，这是以前自命不凡的我。以理论为经，架构为纬，这是进入孤舟以后仍然自命不凡的我。惟阅读类别的丰富性与多面性，成为我坐井观天的万花筒。

许：开发对书籍、电影、音乐的认识。建立起整个思想写作方向？应该算有影响吧。感激孤舟这么多年来栽培，还有认识到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最后我想说声谢谢你与你们。(P/S:这里所有的言说，纯属如今的立场，只代表现在的情况。)

当物欲狂潮淹没了整个世界，理想与精神被放逐，人类整体地重返原始的蛮荒时，现代作家不得不正视这一切悲剧与痛苦的根源，从而产生了一种对一切感应的敏动性，形成灵性的亮光，擦亮所有沉睡或渴睡的眼睛。

卡谬认为“现代作家必须为美与痛苦服役”，指向了文学对痛苦与悲哀的审美转化，这种转化把现实中的心灵紧张状态导向了震撼人心的艺术美感和内在深度。读过工大孤舟神话工作室的作品，发现到翁弦尉、林健文及房斯倪等人正努力朝“为美与痛苦服役”的方向迈进。

批判：一切始于关怀

诚如克尔凯戈所说：“只有关怀的问题在人的心灵中萌生之后，内在之人才在这种关怀中显明自己。”翁弦尉的《如厕书》一诗，在显示了他基于对人类的关怀，而激起的批判热情：

那些暴民们提出斧头潜进雨林 / 威逼每一棵树木交出一杯果汁 / 凶猛的思想锈钉穿插没有中心的树荫 / 意义的斧头

为美与痛苦服役

◎周锦聪

——评工大孤舟神话工作室作品



砍在木质的诗章上 // 另一根锈钉渗进读不懂的血水一起涌出 / 这一棵树轰然跪下诘问下一棵树 // 一场空气坚决持续它的败坏

字里行间，作者表面上写的是热带雨林惨遭破坏，其实另有所指——揭露印尼华人任暴民

洗劫、砍杀的真相。当血淋淋的场面触目皆是，“一场空气坚决持续它的败坏”是必然的。在人性泯灭的土地上，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在时局变幻莫测，道德宣告沦亡的今天，所谓的“诗人”若对这一切可悲的现象视若火睹，冷漠以对，无疑是玷污了“诗人”这个名堂。《如厕书》中的“诗人陆续涌现在神奇的火焰中 / 带起口罩诵读虚构的烟雾 / 年轮还没旋转成思想的火柱 / 乘电梯上去采集

意象的野果 / 无心见证正被火化的一场森林日出”，正是对于“闭门造车”式的诗人，提出了冷峻的批判。这一类的诗人将受到怎样的对待呢？翁弦尉这样写道：

达达诗人无所事事在城中栽种一百万棵树 / 假设这是一千本诗集盗用了那十棵赤藤的救赎方案 / 年轻的影印机拒绝读诗

读过翁弦尉的多首诗作觉

察到他在“意象”的处理颇具匠心。在其诗作〈纪念日〉中（《蕉风》483期，页57），为了表示自己对六四事件的刻骨铭心，“刷牙”也成了与“流血事件”产生关联的意象，手法高明：

你从京城寄来一樽完整的
/瓷瓶/呼吁我重新打碎记忆/
你不能要我如此学习忘记/即
使刷牙/也让我想起牙齿/会
不会再发生一次流血/事件

林健文写了相当多的情诗。细读之后，这些诗并不是纯粹的情诗。他的诗时而有股“甜”时而有股“酸”时而有“酸”“甜”并存；但在“酸”“甜”味底下，其实是一个寂寞孤独的灵魂，面对俗不可耐的大世界，想要破茧而出、展翅高飞而不得的忧郁。他在〈For Alice〉中如斯写道：

飞/翔/的感觉/还是如
你般美丽/而我在四个音符相
互舞起之前/渴望葬在向海的
悬崖/一直陪着你

诗句真的在为爱情起舞吗？其实，爱情只不过是配乐——飞舞的音符，向海的悬崖，让他

凝视忧郁，进而穿过忧郁看到死亡。

当爱情离不开现实条件的左右，而现实又日显残酷时，林健文对于爱情的憧憬显然少了分热切，多了分冷静：

一只青蛙跳上岸祈愿洪水
不再侵袭这片湖/而热恋中的
人继续相信/最伟大的爱情已
沉在大西洋海底（〈拥有〉）

确实发生的梦境总是比想像的现实存在着更多不明确因素/所以不再坚持浪漫主义（〈三部曲·失恋〉）

我总觉得/果树上结的/
比你给我的爱多一点点（〈时光隧道·多〉）

读了上述的诗句，或许有人会问：作者是在批判爱情？还是批判现实呢？答案也许是：内心脆弱不堪的人类。正因为心灵的脆弱，许多人乖乖地向现实低头，嫁给了汽车和洋房，任爱情溺死在海底而无动于衷。

向现实低头是失去自我的开始。失去自我无异于失去灵魂。林健文在其散文〈海市蜃

楼〉中写出爱情与理想的丧失，使他惊觉自己在文明高耸的城市中，早已失去了灵魂，笔调低沉而散发淡淡哀愁。“当然我一直坚持是繁忙的工作使我渐渐和整个世界脱节，可若如此每个人不都是如一条没有灵魂的鱼活在这城里？”作者在文中的自省，与其已发表的诗作〈意识〉（同上，页55），充分显露出作者“沉落”（Verfallen）于现实世界中的无可奈何：

朝九晚五已不再是一种工
作形态/它只是习惯性的生理
意识/让每个逐渐失去灵魂的
游鱼/继续快乐活在险恶的江
湖

对于飘浮不定的爱情，房斯倪善于以“讲故事”的方式经营，这中间会有一段过程，这过程是诗的重点——闪烁的巧思和繁复的意象，在这过程如层层相叠的浪潮般涌现。〈离异〉写的是一个妻子在离家出走一个月后，重返家园后，重新扮演家庭“煮”妇的角色时，并没觉察到假装阅读的丈夫在偷偷注视她，并在心中悄然分析着她：你唇边带香

槟色玫瑰香味/神秘的微漾波
纹/光线穿透你的身体/你的
瞳孔射放莲花与剑。站在“原
型”（archetypes）^①的角度
透视这些诗句，其中的意象在
人们的想像境域中，都含有共
同的旨旨：

香槟、玫瑰：暗示妻子与
别人相会。

波纹：含有馀韵袅袅之
意，暗示妻子犹陶醉在约会时
的甜蜜。

光线：暗示真相将会大
白。

莲花：象征纯洁、出污泥
而不染。表示妻子清者自清。

剑：具有锋芒、锐利的意
义。暗示妻子怒气未消。

当然“莲花”与“剑”也可解释为美丽与危险并存。绕了一个圈子之后，为夫者的猜测终归还是猜测，并且认为妻子“掌握通往异次元空间的钥匙”，那是“我所不能到达的时间”——妻子到底这个月来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在重重的谜团中，这段感情有待考验。

细微：一切从心灵出发

一篇好文章，除了要有好的题材内容之外，更要考虑其结构布局。作者在结构上所费的经营心血，最能使个人感喟，带来引人兴味、精致玲珑的效果。除此之外，许多文学作品能引起共鸣，是因为作者能灵活运用语言，细微地描写，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许通元在〈另一种方式〉一文中，正是“从小处着手”，细微地描写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试读读他如何描写朋友吃宵夜：

手指捏住长竹签，将尖端
部位往撒上花生碎与酱料的烘
烤豆干一刺一提，你不红的双
唇一会儿嘟起，一会儿拉长咀
嚼后，它滑进喉咙时，喉结凸
起的上下边似条虫蠕动。

文中的“捏”、“撒”、“刺”、“提”、“嘟”、“拉”、“滑”、“蠕动”都属动词，赋文句以活力。没有人微的观察为基础的话，文字就不可能发挥感人的力量了。当然，〈另〉的成功并不仅于此，更难得的是略带哲学味道的思维，不时穿插于细微的描写中，引人深思，

如“似彩虹般美丽的事，只发生于片刻，若长久起来，会渗入一丝丝悲凉的”、“用另一种方式聆人常人习惯性认为应该如此的事何尝不好”。

说到哲学思想，梁靖芬的〈失落的天使恋城〉正饱含着思想的光芒——“只待在图书馆啃书是永远无法了解人的。那只不过是人类化成铅字的省略号。而他们从来不在那里学会什么。包括，爱。”、“什么是爱。没有一种教育制度能有效告诉你爱的方程式。却有一大堆的观念让你知道什么不是爱”。无可否认，真正的爱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真心交往后才可能形成。可悲的是，僵化的教育制度，往往抑制了爱苗的成长——当教育制度培养出一群群“言论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爱在社会该从何建立？

梁靖芬说：“所有的生命其实活在这片巨大平衡的跷跷板上”，并非随意说说而已。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科学与宗教，都应该在我们生命中寻求一个平衡点，生命才能够趋向完美。一旦偏重于一方，我们将“因平衡定律受干扰而被抛上了天”——换句话

说，是自食其果，自取其辱。

结论

工大孤舟神话工作室的组员，大都具有与现实对抗、为理想发出呼声的热情。从大我的关怀，到小我的深省，他们的表现皆非凡。“用另一种方式聆听常人习惯性认为应该如此的事”，这何尝不是深化创作内涵所应具备的精神？由于这群年轻作者的创作力/欲仍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股后浪所能到达的高度，是难以限量的！

注：

①陈启佑《渡也论新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93-100，“‘原型’是反复呈现在历史、文学、宗教或民俗习惯里，以致于获取很显注的象征力的一种普遍的隐喻意象、题旨或主题模式”。

未竟之章

——读工大文友的诗文散记

◎刘育龙



得清楚的，这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

2.

这些作品里的爱情也挺“王家卫”的。彷徨、不安，流移不定的思念；难以驯服的欲望和颓废，感情生活竟让人感到倦怠，体会到生命的荒凉。这是新世代真实的爱情感，还是加了大量想像所虚拟出来的？

3.

翁弦尉的〈如厕书〉没有明确的主题（勉强可说成是与环保有关）、意象奇诡、段落互不相关、诗思常作大幅度的跳跃，结构

也别具一格，一些后现代诗的“招牌”词语当然少不了。这是一首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的诗，可我不晓得该用怎样的标准去“测量”（后现代的尺是游移不定的），只能根据自己阅过的后现代诗来做个比较。作者刻意用大量数字、森林事物来堆砌意象，却不能做到乱中有序（所谓的“解构”，其

1.

读了工大这一班年轻作者的诗文，不由得想起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那种浓郁、森冷的文学感觉，许多凄美、幽婉的片段，零零散散，难以贯接，也难以言传。所以，这一篇东西尽管写了出来，还有不少东西却不是今时今日的我

实是拆去表层的结构，并不是完全的崩溃而无骨架的），部份冷僻的字词以及自造新词（“温鲸”）无疑使得这一首诗更加难以接近。后现代诗写得好时让人可敬可佩，不少作者总为此故意把诗写得“冷”、“怪异”。其实后现代诗除了大玩文字花样，要写得让人可亲可喜并不是不可能的，像本地的陈强华、台湾的陈黎，不都写过一些有趣又有创意的作品吗？

4.

路加的〈海风来叩访〉第一节每两句甚至一句即自成一个情节，景象异常的凌厉、超现实（如“笛孔迸射一丝血雾”和“海风这时由睡梦中苏醒 挽着一把利斧”），但各个情节互不呼应，概括而言也与第二节没什么关连，说成是引言或楔子则显得牵强，即使全然删去，也不会影响第二节的自足诗意和精致。

5.

与这一辑里的其他诗作相比，〈棋局〉显得相当的传统。诗里的意象、布局、寓意都相当熟悉，如此似曾相识的思古情怀，毫无借历史影射时事或重写历史的意图。健文若有意朝这一条路发展，此诗可做为反面教材，时时引以为鉴。

6.

〈和你相约看三文鱼的午夜〉是这几首诗里自己最欣赏的。“鱼”是健文钟爱的意象，常用来象征爱情或欲望。这一首诗有淡淡的甜

味，语调柔缓，抒情之余亦不乏理性的冷静，款款深情中点出了爱情隐藏的杀伤力，颇能令人思索情侣之间若即若离、有爱也有伤害的矛盾关系。

7.

〈时光隧道〉由多首小诗组成，称得上精炼、精彩的只有〈藏匿〉；〈海〉的意境挺宽阔的，此外的作品都失之松散或平淡了。小诗篇幅短，乍看下易写，但一寸短一寸险，作者失手的机会也极大。老手如林金城亦不见得能质与量兼备，健文在这方面的造诣还得多多提升。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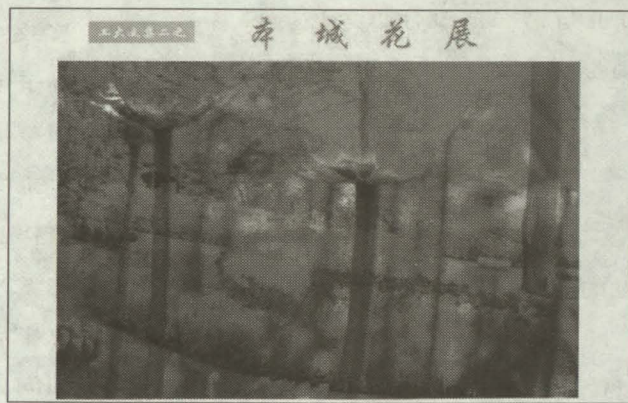
几篇散文里，〈海市蜃楼〉和通元的那两篇有《椰子屋》的风味，喜欢细细地描写一些念头或琐事。〈海市〉平静、自在中犹渗出几丝哀愁，全文也散发几分诗味，论表现要比通元的两篇作品出色。最具思辩色彩的是〈失落的天使恋城〉，不算影评，也不是电影观后感，称为看电影后的联想杂记会比较贴切吧？靖芬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虽无新意，但表现出来的效果挺自然、吻合情境的。文末把上帝说成是下棋者，人（或天使？）是不听话的棋子，除了别具巧思，也有挺强的讽刺力道。

29/12/1998

《本城花展》结合工大18位七字辈新生代作者的49篇各类文体的作品，这是18位有着相同或接近文学风格的新生代作者的集体展示，他们透过诗、散文、小说各种文类，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呈现出与传统主流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学面貌。这些作品一方面似乎在避开传统文章中所讲的价值功效，一方面也在质疑中间价值的存在意义，其中的语言取向毋宁更接近后现代文学观念中的“后设”、“解构”、“无深度”、“拼贴”……等等的语言现象。他们甚至有意打破文类的界限和藩篱，让文本自行交叉指涉，让读者自己设定误码/解码，比如书中南雁子的〈失眠记〉一文，诗不像诗，散文不像散文，全文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摆荡在诗和散文两个文类的中间灰色地带，更有趣的是写失眠的题材，作者不好好在失眠的中心题旨引申论述下手，却东拉西扯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写法在现代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有迹可循，近如台湾日本的后现代文学作品中，走这条路而粲然有成的也不乏其人，如日本村上春树、

一簇奇花异卉

◎张光达
——我读《本城花展》



如台湾的夏宇。在马华文学界，尤其是中年一代以上的作者或读者，对于类似80年代末新兴的文学流派的环境氛围并不如何熟悉，两代之间的文学品味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些传统评论者和读者开始面临窘境，如果他们在鸡同鸭讲的情况下犹不知难而退，还固执

的运用传统的评论工具来套在这些作品身上，反而坠入这些文字所设下的迷障和圈套，被这些作者的文本解构清洗掉，只暴露出主流传统的僵化无知意识。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其他作者的文章里，如林健文的〈回忆录〉、阿耶的〈西西的阿发的店〉、业展的〈试图简单故意犯错〉、英卡的〈风筝〉，这些语言文字的现象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讯息，他们透过语言本身的反思和扭曲，来松动既存的文学体制/文学传统，可说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策略游戏。但是在语言游戏的思想深度侧面，我们却窥视到另一种与现实若即若离的文学现实。这类

内含于文本中语言意念深处的意识状态和思考痕迹，并不具备鲜明清晰的性格，也不是作者可以朗唱叙述得清的，因为这一点并不在他们的策略游戏的范围内。关于这一点，才是最需要诠释者深入去挖掘出来，潜伏在文字语言中的个人

群体潜意识经验，构成了Wayne Booth的文学术语“隐藏作者”(Implied Author)。

透过一群志同道合、文艺观接近的创作者，推出一本文集，摆出“反主流”的诠释姿态，崭新实试性质的语言文字表现手法历历在目，倒也不足为奇，年轻写作者求新求变，他们对于传统僵化的单一模式感到厌倦，也对于文学与时代趣味的脱节感到不满。在世纪末的马华文学界，有人试图提炼现实主义中的写实命题，揉合历史纵深和现代派以降现代各类表现手法，在年轻作者笔下有更精湛的演出，比如黄锦树、庄华兴、毅修等，有别于老牌现实主义。这些年轻作者对于写实的体认实则已经超越了前行代作者的成绩，写实不再只是表相的描写，刻划平面语言模式，写实的历史纵深和后殖民思想融汇贯通，产生了文学语言的歧义性质，却也深化了“写实”的内涵本质。如此的企图方向，也表现在文集中的作者身上，如南生的〈木棉〉、翁弦尉的〈鱼死〉、胡锦涛的〈蝴蝶〉诸篇，写实语言的简洁俐落在南生的〈木棉〉

一文中令人印象深刻，证明作者有能力写出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同时也暗示读者他们在语言文字上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试看这一段：

挺拔刚劲的木棉，巍然守护着亚热带潮湿的沃土，落叶乔木，花期在寒暖之交的三四月间，叶子尽褪，枝上缀满红瓣黄蕊的花朵，仿佛无数火炬熊熊燃烧，花谢后重新长出叶子，天气就暖和了。

这样简洁有力的文字足以比美中学课本中任何一篇名家的散文，马华文学的写实体散文到了新生代作者手上，后继有人，而且更加凝练。新生代作者偶一为之却显露出不凡的造诣。翁弦尉的〈鱼死〉则透过写实和现代手法的融合，展示出现代生活中真相与荒谬的虚实困境——一个作者本人对于生命体验和社会现实介入的意识交感，如此的意识交感所构成的“文学现实”，存在于隐藏作者的潜意识经验思维中，蕴含着人性生命悲凉，具体写实而不见任何杂质：“在桥底下，一具一具色彩斑斓的珊瑚鱼，肚皮翻白，悄悄横死在海

面。”结尾时的白描写实，尤见功力，平实简明的文字隐隐夹有风雷之声：

你从海面浮起来，抬起头来眺望桥上船上，一脸死灰。摇晃晃的游艇站满热烘烘的游客。女人正垂身对刚跳下去的男人叫嚷：

“爬一条珊瑚鱼给我。”

一句话几乎把整座海洋弄得惊涛骇浪起来。鱼群四处逃散。男人疯狂拍浪追逐。

你双目圆睁躲在桥底下，看着，看着……直到一条一条珊瑚鱼，连同你，一起哀伤地浮在最后的海面上。

写实和意象重叠的象征手法平行并用，写实的本质因为去芜存菁而被深化，承载着历史思考和时代精神的纵深内涵。

马华七字辈的新生代作者在一个资本主义最蓬勃兴盛时期的社会里成长，又经历国家朝向后工业社会的“电脑资讯时代”的全面冲击，基本上他们的生活品味和经验，已经与六字辈以上的写作者迥然不同。这本文集中的18位作者也的确写出他们那个年代群体的生活境遇和思维特征，大量

俚直浅白的次文化语言性格，是这些作品的特色。一般上他们淡化了传统的真理道德观念，不再如前行代作家那般歇息底里的对文化焦虑的感时忧国，他们采取冷漠淡然的语言态度来面对社会现象，以俚直凡俗的对话方式来质疑真理和哲学，例如其中一个作者业展的诗〈试图简单故意犯错〉的第一首〈作态〉：“好的可以开始了么？// 嚷嚷的人群缝中 / 假想有你的眼睛在窥看 / 是趣闻录影吗？ / Smile! You're on…… / 我很努力很努力地安坐微笑 / 其实 / 我想睡觉 / 并且迷惘 / ……柏屏戏院过于简单的电影出来的外面下着雨…… / ……电话亭前慌张的你……// 竟然 / 有点虚伪的快乐 / 恍若 / 沐浴后的幸福”。这样的题材和语言也可以入诗，对于很多传统主流的作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大量凡俗简单的口语形式，师承自台湾的后现代诗人夏宇的诗集《备忘录》。夏宇诗篇中贯常带有的俏皮简单又略带自我解嘲的口语文字，在90年代马华的七字辈作者群中找到传播花籽的土壤。除了业展的

诗，其他作者如许通元的〈美丽的谎言〉、林健文的〈栖息〉和〈嘉芙——报告书〉等文都脱不出类似日常口语散漫俚直的语言文字。

总体来说，《本城花展》中的18位作者的作品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以下这些特征：

1. 有意识的脱离马华现实主义文体的写实单一模式，也反动现代主义作品的精深宏伟追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当代都市生活话语的特质，揉合了写实的生活姿态和（后）现代语言节奏心灵呼吸。
2. 传统马华文学的文化焦虑、感时忧国形式减至最低，淡化文化属性忧患意识，取而代之的是当代都市生活的次文化经验思考，后工业的两大次文化消费导向和资讯体系成为文本中的思考主轴。
3. 透露出当代马华新生代作者 / 读者的生活境遇和思维取向——潜意识各人 / 集体的社会写实，形成隐藏作者的文学真实 / 艺术的真实。
4. 有意无意间向读者 / 评论者展示（浮夸？）语言文字的后现代风格面貌和马华世纪末生

活的未来派精神面貌，以便跟前行代作者划清界定，探索一条异质的出路。吊诡的是，这个传统主流眼中的“异质”，却是他们从当代生活体验中汲取的。

我们看到这一簇奇花异卉，在世纪末的马华文学中绽放变异折射的光芒，若隐若现的光芒犹如欲言又止的深沉意念，总是要后来者拨开重重烟雾，厘清其中所有试探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未来马华文学的发展道路去除杂草的牵制。至于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新生代作者对文学的思想流变，如何在轻触当代生活的思维体系中，融合语言情境和历史意识，穿透现实的能量和心灵的限制，做到情感负载和意识投射的平衡深度。

//

你相信我了

◎石头

昨夜我失眠。

我担心。

担心如果以后只用手语表达的话，我的口气问题一定会很严重。

□

曾几何时，剪了个陆军装。自此，我顶着这种发型过日子。

曾几何时，当我送你去搭车时，你在后座轻抚我那被风吹起的短发发梢。我看不到你的表情，听不到你的声音。可是那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在心里是那么的踏实。往后，这一小束头发的遭遇，就不同了。可能是你留下的遗憾，我还没能清除干净，我总遇上喜欢抚摸我发梢的女人。我怀疑她们的动机。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关系被侵犯。可能她们是真的不知道，我已经把这特权留给了你。

□

前年。卫塞前夕。

我在巴士上认识了一个女人。

她说：“我喜欢你的声音。”

我回以一个笑容。

□

最近，我开始学手语。



失落的天使恋城

◎梁靖芬

那时候我窥见你忧郁不展的眼神，像个孩子似地发问关于触摸的奥妙。我发现我其实就站在你黧黑的肩上。虽然我不会飞翔。

我困在书本中出不来时也会想到你，像你可以随时超越墙门钻到我身后。我是知道你的，别忘记我会比较像孩子。别忘记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那时我捧着一颗心脏。死亡如果如斯容易那么请，请你回去，我们自己会离开。我们会从生命的棋盘上走下来。

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产品。我甚至怀疑你是失败之作。结果必需通过外在的可怜装扮吓唬人。但是你却抹杀了一个孩子的想象能力。你成功收起你的翅膀和头上的光圈，而且太老。老实说，你会不会怀疑自己被骗了？（有人把你与黑帮老大相提并论。）你知道一把失忆枪的存在吗？网络上也已流传一种切除感觉神经的手术。

电梯前的幽黯光芒在头顶不断闪烁。人类喜欢在灰茫的气氛里交谈，那是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而破坏那层保护膜的利器就是凝视的眼神。然而，如果你以为你已经掌握了那利器就可以在

沟通上无往不利，对不起，你还不具备成为这种高级生物的一份子的资格。这里的沟通方式早已被定下太多的动作。除了眼神，还比如语气，比如坐姿，比如遣词用字，以及沉默。一切就像被辅导者与辅导员接触的方式。

别又用那种眉毛倒吊的眼神看我。只呆在图书馆啃书是永远无法了解人的。那只不过是人类化成铅字的省略号。而他们从来不在哪里学会什么。包括，爱。

什么是爱。没有一种教育制度能有效告诉你爱的方程式。却有一大堆的观念让你知道什么不是爱。在爱成立之前必需先有爱的概念的前概念，的前概念，的前概念（请继续增加）。伯拉图的马匹如是诠释。当有人推翻这一切之始于概念的先存在的论调后，爱显然又得改变样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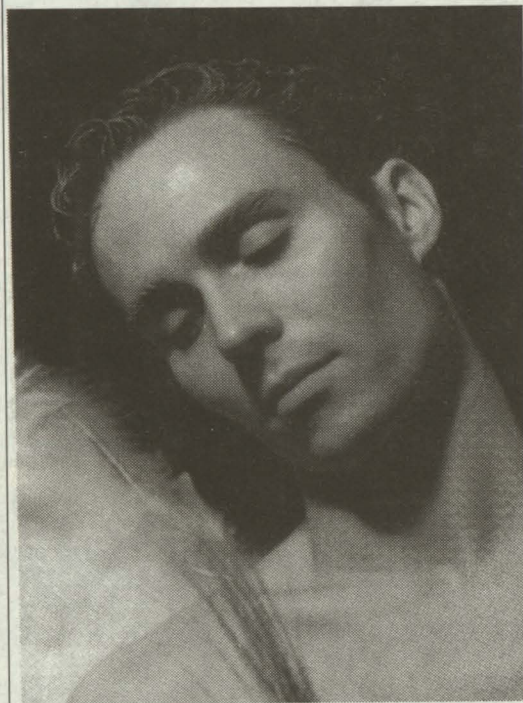
所以，你了解吗？尼古拉斯天使先生，你现在努力学习追求的，只不过是一堆随时代与权威兴衰而存在的变数。你羡慕的人们喜欢以理性知性和感性竖立一套学问骨牌，企图将一切合理化。然后等待时间的魔掌将它推倒，再以另一个

时代的权威从新叠起，乐此不疲。

如果最美的距离是两岸，那你实在不应该身在福中不知福。是你一直以为自己永远坐在高处。然而当我比你坐得更高时你察觉已经太迟。你已经不顾一切的跃下。你忘了，“虚弱生命的不断延宕也许正蕴涵了某种启示。”

所有的生命其实活在这片巨大平衡的跷跷板上，如果你也相信万物的主宰，那他的食指指尖既是跷跷板的中心支点。你我原本各占一方。（看，这也是一种合理化的例子。）不巧你成型的体重坠下时刚好让它的另一端高高耸起。我就这样无辜的因平衡定律受干扰而被抛上了天。我们都以为这样就能改变永远被动的棋路。

结果我在失去知觉那一刻抬头，刚好来得及瞥见云端上主宰大家的主人，像个孩子似地岔开双脚坐在经纬交叠的棋盘前，因为下放了一粒不听话的棋子而懊恼不已。//



桌

◎胡锦涛

启幕后，舞台上灯火灿亮，侧边的后台便黯淡下来了。

你一定不知道，当我握住电筒，独个儿坐着，将纸卡平放腿上，弯身修改讲稿的时候，其实也闲出一只眼睛往墙那隅搜索。汗水从额头流过眉毛颊唇角下巴，最后决定停靠在结了领带披着厚重西装外套的衬衫领口等待蒸发。身边不断有人擦过，张罗着灯光布景拉幕催场。每个人都属于群体，却又各自独立，忙碌却疏离；如同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你静立墙边，也在改稿。后台少量的桌椅已全被占用，你遂把纸卡贴壁抄写，挺吃力吧。我想你终究得停下笔，原子笔怎能横着写。而我只是枯坐，隔着河水般流过的人，瞅着你纷红蕾丝及膝长裙裹着的身子，站成一棵孤立的树。排练

一周，每天会晤两小时，我们除了对稿，是闲话也不多半句的。他们说，这怎成，得有交流才能配合呵。于是我就担忧了。既是搭档，



却又似各不相干，像一幕双人独脚戏。就是这样，演出前我们相互握手打气并分享可乐润喉，深呼吸数一二三，然后齐步踏出舞台。然而，你是不是也同我一样困惑，为这独程单向的合作方式？

树影移动。你不再坚持，搁下笔，举目向周遭搜寻。你竟朝我走

来，屈膝半蹲，把纸卡铺在我的腿部专注地书写，发现自己原来是一张桌子。一切都有了答案。终于明白，所谓的契合并不一定得有固定

的规则与形式可依循。这些日子来，一座无形的桥梁已在两个遥远的据点无声地筑起，当急流袭岸，这便是传递讯号的交流道，就像此刻你安然以我为桌而我本能地以电筒为台灯去进行共同的职务，虽然是静悄悄的。我，不再感到孤独。

后来，在赶课的日子偶然碰面，我们依然没有多余的话，交换了微笑即擦肩而过。你是否在想：多么奇怪的男子，可以沉默如石，也能任长长的台词在舌间串连。而我只想起一张桌子，以及一种唤作默契的东西。∞

◎素素

如果我打电话给你

我想，我会说：

噢，没什么事，爽爽罢了。

实在闷得发慌了（不是孤独。孤独我尚承受得了。不过像未病时嚼苹果的滋味。）拼命拼命的读小说，诗。那些男人女人的事情原来更教人烦心。感觉原来真的那么恐怖。那么亲的人，霎时间像全没了音讯。

现在是午后五时廿分。

如果予你真的是一种负担，好吧，我将会很忙，有许多正经事要做。（我尚来得及抽身离去。）

什么？

好了，不跟你说了。

Bye-Bye。∞



我不會再寫信給你了

最后，我对你说了这句话。

我这样的背上行李。很潇洒的走着。我一步一步地踏上巴士的梯级。我竟渐渐地失去力气。你轻轻唤我。我如往常回头对你笑。不必了，能不能。我如此制止自己。我不能再依赖你了。我必须背起所有的负担。你别再如此疼惜我。包括许多事情。和爱情。我正流失好多好多。力气。我坐在车座上。头顶的冷气向我袭来。我看着我扬着的手掌。会的我会的照顾自己。我会用力摩擦我的手掌好使它热了用来驱去侵袭我的脊椎骨的寒气。会的就像你那样。我瞪住你的手掌，把一种温暖深深嵌入骨里。然后慢慢回味一种温暖。你如此伫立在偌大的玻璃窗外。我会记住的，你泛白破烂的牛仔裤和紫色缀黄色碎小花的海盗巾。及你的疼爱。∞

◎许通元

另一种方式



栗色热美禄升起几丝袅袅轻烟，少了香烟呛人的刺鼻味，冷湿空气中掺杂芬芳可可香。瞬间眨眼的事，自己恨不得总有一大堆萦绕身旁。轻烟忽而即逝，空气却还飘散淡淡清香。似彩虹般美丽的事，只发生于片刻，若长久起来，会渗入一丝丝悲凉的。

手指捏住长竹签，将尖端部位往撒上花生碎与酱料的烘烤豆干一刺一提，你不红的双唇一会儿嘟起，一会儿拉长咀嚼后，它滑进喉咙时，喉结凸起的上下边似条虫蠕动。寂静无声于一旁的碟子只剩一

滩死水般的黑酱料与几根睡得慵懒的空心菜。

如鲑鱼繁殖季节密集于河流的上游般，吃夜宵最旺盛时，总在灰姑娘逃离舞厅遗留玻璃鞋于长长的楼梯那刻。箱子般的黑色长方体肆意地播放摇滚乐。此刻谛听一队乐手玩弄凌乱不堪、烦躁快速得捉不住字眼的噪音时，竟然是一种享受。是否因有你陪伴或风微拂的缘故？

马路上各色款式车辆似空气般流动后发出轰轰的声响，混淆于不是在豆腐般小的卧室，而是在户外开阔处，声量调整得最大的摇滚乐。你似给人强按住头颅般猛点头，边说在迪士可与一大班人又听摇滚又疯狂地跳着舞才爽。其实，吃夜宵时，手摇着红萝卜鲜奶汁，边听边饮也蛮不错的。用另一种方式聆听常人习惯性认为应该如此的事何尝不好。

雨夜下进行的一场电影

倾盆大雨交织成屋外景色朦胧一片，我透过铁栏杆望着你就在那刻踏出门口，似鸟飞离大地，最后连黑点也消失于我黑色的瞳孔。如你正离开的雨景，我初次见你时，雨也哗啦啦下得老大，仿佛暗示我你以后也将在暴雨中远离这城市。幸好我的眼泪没像雨般无止境的洒了一地，也没似朝露般悬挂于清晨草场的草尖等待太阳残酷的猛晒。

其实我是喜欢雨夜，喜欢某部电影里女配角在礼堂中，乘交响乐演奏未完，人群没泉涌而出，她无意间拿错别人的黑伞，撑开如森森朽木上蘑菇般的黑伞抵挡豆大的雨滴后，快步冲出大门。男配角发觉黑伞被某位陌生女孩取走时，不能没礼貌至在绅士淑女们正专心聆听

音乐会的庄严宽大大礼堂里放声呼唤“喂，小姐，你拿了我的黑伞。”所以，他死命的紧跟随其后。他在雨声混杂皮鞋嘈杂声叫唤她时，那女孩专一无干扰的俯首走路，越过街巷。就这样的，他在她无意间取走他的黑伞后，也无意间知晓她的住处。无论如何，初次登门造访陌生人，他迟疑的在门前的街巷徘徊，似我刚才在大雨狂风时回家般惨遭暴雨淋得湿漉漉。最终他还是硬着头皮将手指按上红色门铃。她直至他进门说明后，还不大相信自己所犯的美丽错误，结果展开了一段恋情。

你在冷风寒雨中离去后，我不晓得当时你淋起雨来的状况，但却忆起有天雨下得似新年的鞭炮般霹

霹啪啪时，我俩毅然冒雨骑摩多去戏院，纯粹为了看一部不是很好看的戏。此时我想，若果自高空往下跳，在半空中我是否似跳伞者按钮后噗一下就有了保障般长出天使白色的羽翼，不惧摔坏筋骨。万一不幸出了意外，你是否会走越一间奏着错综复杂的交响乐的礼堂，走过有人正屠杀切肉的地区，进入白色长长的走廊。每当一场电影就快结束时，经历千重万难的男女主角痛抱一块，而你依然不在我身旁，橙黄的灯依然照射在沙发椅上的我。空气中存有一股淡淡哀愁，不知是刚才最后的完美结局，依旧冲不散从头至接近尾端的艰难苦楚否。雨还是交织缠绵着漆黑的夜。



海市蜃楼

◎林健文

只剩下娱乐和软体新闻，没有人会关心哪里地震啦哪里海啸啦，反而注意哪个天王几时又换唱片公司了，于是我听从你的话不再相信报章上的事情。

一年以后，你和我分手到S城去。你给我的答案是简单的，寻找一片更美丽的天空。

我仍然可以好好地活着，纵然失去许多东西以后。我这样告诉你。

我仍然保存的仅仅剩下一次的回忆。

“若我卡在你的喉咙里，你想我爬上去抑或继续滑落？”

那是多美丽的感觉呵，你轻轻读着纸上的话然后看着我，我知道你在等着我的答案，但我会故意回避的，你必然懂得我是会选择留在你的喉咙里。可是没有一样东西会天长地久的呵，所以别太怀疑我是为了别种理由把头发剪短。

小学时读过的地理书本上曾说过的沙漠现象，海市蜃楼，是不是就像我现在想象着你在睡眠中看着我的眼神一样？

果的，S城的轻快铁没有这儿轻快。可能是有你在的缘故。我没和你说，我担心你会每个星期要我陪你搭一趟。

我懂得物品变质的原理，但我会常常忘记物质不变论这简单的道理，是不是天气已影响了我的思维？我甚至察觉不到几时起你手腕上开始戴上一条手链。当然我一直坚持是繁忙的工作让我渐渐和整个世界脱节，可若如此每个人不都是一条没有灵魂鱼活在这城里？

如你喜欢说的，报纸上开始

◎林健文

和你相约看三文鱼的午夜

和你相约看三文鱼的午夜

一切事情总是像发生在已布置妥当的程式里
等待被按下输入的键盘

(别太在意把某种动物刻意归类)

而我

其实一直都是善意的

和你等待着三文鱼产子

小心观看三文鱼游上一座悬崖

乘月圆交配

(嘿请别期待邮差会在午夜送来远方爱人的信笺呵)

五十万光年阻隔不了我幻想你的头发

是吗

应该停止游说灵魂出游了

“我的小说继续撰写童年的乡镇”

拟造三文鱼的传说虚构你的美丽

(噢三文鱼原来比你更需要一张温暖的床呐)

一切记忆总是像发生在已演绎过的舞台上

而你

清楚记得我设下的陷阱已被识破

在涂上剧毒的箭头射出前

逃出这座不存在的悬崖(或城市?)

黎明前会开始下雪

冻结三文鱼产下的卵子

for Alice

给爱丽丝：

嗨你原来一直躲藏在最深的海洋底下

弹奏着迷人的乐章

你眼睛闪烁着海水的蔚蓝

黝黑的长发飘成水草

舞

蹈

了

整个廿世纪

整个舞台不只是红蓝绿的灯光而已

我踏着雨后的彩虹而来

呵原来雨的味道是甜甜的

(绿黝黝的草地充满着玫瑰的香气)

扁嘴鸭飞来时会带来希望

所以

你等待着玫瑰长出花蕾

孕成血红色的花瓣

飞

翔

那天清晨我醒来时，我想你还没睡醒。

我看着番石榴在厨房里慢慢腐烂，时间像是一直没有变动过，我倒是在意你没有留神我头发的变化，是的，很多东西都在逐渐变成你不明白的样子，就像这个城市，开始出现了轻快铁，横直交错的高速公路。

你说我没有搭过轻快铁是落后呐，所以一星期以后我赶紧请一天假和你去，结果我发现某种东西放在不同的地方是可能有不同的效

的感觉
还是如你般美丽
而我在四个音符相互舞起以前
渴望葬在向海的悬崖
一直陪着你

拥有

于是
当国籍变成护照上的盖签
邮票从实在的金钱面值成为邮票本上的收藏时
跳跃在六弦琴上的
蝌蚪
(暂时属于五线谱的)
和电脑画面上的蝌蚪
(后来属于湖水的)
都将在经典的电影画面中
渐渐变成化石

一只青蛙跳上岸祈愿洪水不再侵袭这片湖
而热恋中的人继续相信
最伟大的爱情已沉在大西洋海底

我们每夜都醉在自编的剧情里
而隔天继续和时间跳起浪漫的华尔兹
(其实一直希望能拥有像电影导演般狂喊 NG 的权利)

时光隧道

1. 藏匿

你像水里的倒影
反射出我藏在你心里的
涟漪

2. 停留

萤火虫飞过流逝的岁月河流
盘旋着、回转着、飞……
逗着你童年的记忆傻笑

3. 憾

你的眼睫毛遮住了看清楚我脸上漩涡的视线
竟然
让我虚度了一个夏天

4. 操场

别说了，我记得的
操场被你偷走了欢笑以后
留给孩子的
剩下绿色的草坪

5. 多

我总是觉得
果树上结的
比你给我的爱多一点点

6. 海

假如
你说：别让一尾蓝鲸搁在浅滩上
只要你愿意(唱起响亮的歌谣)
鱼群会跟着你
游向大海的中央

7. 山

我们握着手(紧紧靠着肩)
太阳把泪水都蒸发
雨点伴奏成诗
年轻的宿命，一直呐喊
而我和你挥手道别时
竟然许着千世的诺言



三部曲

1. 暗恋

每夜子时
仰望无际的穹苍
找寻一颗闪烁微弱光芒的
北极星

2. 失恋

如此我被你放逐在一道没有标明指示的国界上
小心占卦向前或向后
移动
这是谁的国度 我无法任意摇摆身躯(灵魂)
确实发生的梦境总是比想象的现实存在着更多不明确因素
所以不再坚持浪漫主义
(这或是鱼群迟迟不来产卵的缘故)

3. 爱情

必须承认危险的讯号都活在这里(从来没有死去)
——红色的果、金色的发、白色的梦
“你养的欲望之兽白森森的利牙永远叫我恐惧呵”
是战争？是地震？是洪水？
是什么人的呻吟
传进园里来

我的肋骨在你体内逐渐变化
长成一尾雄气纠纠的 公鱼
必须游向更深的渊底寻找母鱼
交配
(遗传是不可耻的)
而你不需要再记起前世的事

棋局

历史已经是一杯烈酒了
“将军，起手不回——”

你大意输了一盘棋局
束手无策的宰相已无法驱一匹野马跨越辽阔的楚河
汉界已成番族的疆土
世世代代人民
将绑扎头巾遮蔽烧焦的额头
不降的主帅
纵然英勇如项羽
亦无法效高祖皇帝背水一战 忍辱负重
大局已定
残败的军车战马大炮小卒
等待被俘虏
烈士已绝望
既然 牺牲的不再被纪念而
被后代唾骂

“一子错，全盘皆落索——”
是的，历史已不能一杯饮尽

安西山*

不必对号入座
你说
年轻是最真诚的
再也没有伪装的指纹
广义的狭义的
爱
通通留在 825 公尺的峰上

发现你轻盈的脚步
踏在枯黄的落叶上
一点都不沮丧呵
走着
好像不倦的工蚁
不说话
——不必说太多虚假的话
(那时我在喘息，脸比血色的宝石更红)

的确
低水平线上的人体会不了我的快乐噢
尽管海面上的人自由扬着鱼鳍形的帆
(快乐，有时只是一只变形的虫)
历史没有记载的
我想要寻找的
山的心脏
在哪一个角落
假如
它一直存在的话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告诉你
或微弱的声音、或沙哑的呐喊：
“我爱你”

在日落的最后一分钟里
我们让
过客般飞鸟的羽翅展翔遨游

* 安西山(Gunung Angsi)—森美兰境内一座约 825 公尺高的山，接近 Kuala Pilah。

旧日

◎南雁子

假藉某专业领域的术语
问：可不可以同步发行
我的旧爱新欢
难于敲定
曾经属于某小街的步行
或者落日掉在海上染红的水
关谁的风采呢？
你的声音有感人的磁性
独欠缺诱惑力
别怪我 我想
你在城中踽踽独行时
会不会与我相遇？
趁爱情还没有枯萎的时候
我要选择死去

海风来叩访

◎路加

岛上嘶哑的嗓音
吟哦：□□□□。(竟然就)
(笛孔进射一丝血雾
抖成首个谱成挽歌的音节)
青蛇/一根绳索缠在枝桠间 扭曲
海风这时由睡梦中苏醒 挽着一把利刃

我正在梳妆
一直斟酌如何把寂静/荒凉/虚幻
抹上去或卸下来
风已一声不响蹑到我脑后
俐落地替我调好一抹艳红

◎翁弦尉

如厕书

这是一本书找到一张马桶的自序宣言

这不是诗

除非那是为了寻找

1 把斧头和 2 根锈钉

10 棵自愿走上前被砍头的赤松

100 名受困在森林焰火的达雅族猎人

1000 本重复被影印机阅读的不良诗刊

《一场空气的败坏》

你正翻至气味恶劣的第一页

三道尖叫的彩虹横穿马桶的瀑布

藏于水蕨的变色龙竖耳聆听

"火势无疑起自一座河流的源头....."

变色龙吐信卷入一截断虹

那些暴民们提着斧头潜进雨林

威逼每一棵树木交出一杯果汁

凶猛的思想锈钉穿插没有中心的树荫

意义的斧头砍在木质的诗章上

另一根锈钉渗透读不懂的血水一起涌出

这一棵树轰然跪下诘问下一棵树

一场空气坚决持续它的败坏

《你记录的每一天气候都严重缺氧》

请把第二页卷起来叼在嘴里点火抽取

这一句烟追问下一句烟缥缈的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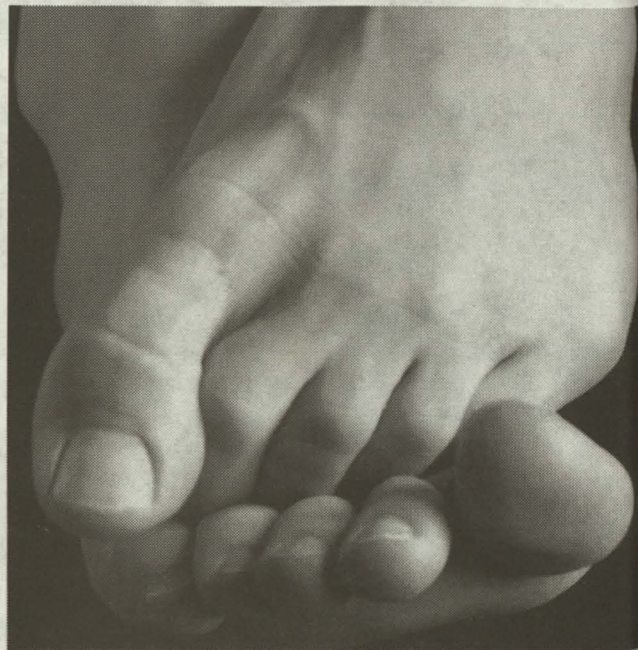
那是我们集体拙劣飞翔的方式

余烬的烂诗餐飧我们的日与夜

正如林火鲸吞了一百座瀑布的疲惫

达雅族猎人举起毒箭击中语言的刺猬

刺猬背起增添的一根硬刺狂喜而逃



猎人宣告迷失在后现代的雨林

诗人陆续涌现在神奇的焰火中

戴起口罩诵读虚构的烟雾

年轮还没旋转成思想的火柱

乘电梯上去采集意象的野果

无心见证正被火化的一场森林日出

适时的忧伤足以填补日常生活逃离的想像

《并且我们每天抽的那 40 根烟》

始终不知所谓的便秘一起放屁用厕纸后记

时而冒出狡黠偷笑的火星

火速终归沉默那是诗人昂然坐在

马桶的姿势

伐木商早已放下斧刀拿起诗笔

这是他们解构森林的温鲸方式

达达诗人无所事事在城中栽种一百万棵树

假设这是一千本诗集盗用了那十棵赤松的救赎方案

年轻的影印机拒绝读诗

空中诗人把巨形的喃喃符咒贴满云天

官方的喷射机撞落了一块阴晦不明的字符

一起着火坠毁在干旱喧嚣的雨林

《完全让你嗅到整座森林集体虚无的味道》

梦航线

“我捡到一尾蓝鲸
他搁浅在冰凉的东海岸。”

04: 59: 59 从冷湿的梦境站起来

乍醒的枕藉随着湿润的床单滑落

我忘了那是一块冰块

在你微凉的梦中

漫不经心的溶解

你站在一张照片里继续咬啮一粒青涩苹果

背景的松果无声飘落

你还踏草吗

那时候我愉悦地站在你阴翳的树荫里

其实我窃喜的

就是一棵大

树

偶尔我从窗内探头出去

树上是不是站着一只鸟

飞了?

我无意去明白

海龟涌入深蓝的大西洋倨傲漫步

你再次沿着任性的海岸线出走

梦中的鲸鱼一再轻言靠岸

我哭着捡着活着的贝壳

回来。

◎房斯倪

离异

出走一个月后
你于黄昏时分抵家
如常地束着围裙、翻动食谱
用温度瓦解冰箱里
隔夜的吵嘴
没有察觉
我在铅字后面冷冷地注视
你唇边带香棕色玫瑰香味
神秘的微漾波纹
光线穿透你的身体
你的瞳孔射放莲花与剑

因而我肯定了
你掌握通往异次元空间的钥匙

我所不能到达的时间



那时

亲昵一如剃刀舔过舌尖
在你卷缩熟睡的身体上
我读懂了一些醒着的欲望
像头发紧紧抓住床缘
膜拜的仪式开始了
食梦的蜥蜴
甲虫或马来膜或宿名的缘故
午后的蒲公英拦腰折断
我快要梦醒
记得上次，你说：“宝宝。”
摇篮里的世界激烈地颠覆
窗口开着，你的声音悠长
我寸寸收复失地
但已来不及
风信子的毯子旋即张挂而起
我将坠入其中，于一尾蜥蜴的
蓝色舌头上

天地混沌，我尚没有爱过你

1

陈添丁很想以自己的经验提醒好友吴雪青，转移她对生活的无知与渴求。她奢求自己，要使自己生活在那些从软性刊物阅读来的梦想里，她被无谓的描述所诱惑。可是，几许倾谈，他所得到的回应总是无奈，站在两者之间，回顾与看她目前的作息，自己还不是曾经如此过日子，如今，蓦然回首，觉得许多人都在玩弄自己，简直把自己放置在消费生活和广告的迷惘中。

生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至今，自己也没答案，模糊里捉着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所以，生活有所选择。

怎样选择生活？

晚上，十点三十分，上好超级市场已经熄灯，陈添丁站在路旁等候吴雪青，等候她从边门出现，然而，十一点了，吴雪青没有出现，他不禁彷徨，不可能的，她不可能这么快走向自己口中所说的那条路，这么快给自己的将来作决定，那是坎坷的不归路，青春岁月不再回来，将来的日子不如意时，回头还是踉踉跄跄路。

危急梯的倒影

◎沈洪全

2

黄昏时候，还和她一起吃饭，饭后，又步行和闲聊了半公里路，从打烟区的熟食中心送她来上好，然后，自己快步回满和超级市场值班。

吴雪青去了哪里？

不可能提早回家！

陈添丁感到无奈，对自己非常生气。

沼泽市在十点半过后，行人开始少了，尤其当超级市场附近的小贩收摊，人们散去之后，一条热闹的道路开始冷清，汽车不再蜗行，它们疾驶而旋起的风，鼓胀起的塑胶袋和随风废纸在路上翻滚，路上缺少了赶路人。

陈添丁望望四周，除了汽车和电单车的呼啸，路上无喧哗，幽暗的街灯像罩在路面上，那片光芒孤独又寂寞，等待谁经过能给它一份气息，总算有人匆匆走过，步声的回响，没有颤动幽幽的灯光，也没移位，灯光仍在那儿，待候什么事件发生？一只猫或一只鼠闯过？还是让夜归人来这里，像卡通片里的主角或配角，含泪耍点不甘寂寞的滑稽



动作；像圆圈里的猫头鹰，是盒子上的商标，也是这夜街某种意象，说不出的含义，这种等待演出的荒谬意念，这种荒诞场合和行动，他一直想像自己是只猫头鹰或是卡通狗，有勇气走入这光圈里哭一场也好，可惜，他夜夜匆匆走过，一步也没停下，他厌恶那黑暗里的主宰，主宰兴奋的窃笑，鄙视他，他总是感受到；他和许多人都被主宰排斥遗弃。

陈添丁感觉这夜路需要他，才显得路上寂寞和孤独。

以前有文章描述：这种夜街上会有条流浪狗和街灯，还有风和远处传来的车声。然而，如今已经没有流浪狗了，自从谣传那远方的野狗咬死了小孩，活在大街小巷里的流浪狗在官员指示下不见了，使他在回家的路上没个伴，没有追逐的对象。

以往有吴雪青相陪，今夜孤身只影。

他在街灯下快步走过，开始感受到身后的长影逐渐缩短，接着眼前的影子随着前进的脚步拉长，但在两盏街灯之间的幽暗处，人和影子陷入昏沉的境地，但不永久。不是时间和空间或者地位的关系，而

是人的处境和行动，前面虽有光亮的舞台，身后也有亮光的舞台，让你走进走出，可是从没那么停下来算一算在这条街走掉了多少时光，或者数一数身上的阴影。

但是四方的阴影十方笼罩，从清醒至梦里，日日夜夜，断断续续，从阴影中醒来走入阴影里，像影子一样，没休没止。

主宰喜爱黑暗，在黑暗里建立了高高的灯柱，洒下微弱的光明，这种英雄式的寓意何在？

陈添丁没有给自己的胡思乱想找答案。

夜在十方，眼前这街灯好像是唯一恩赐的象征。

他想，去翻阅从政者的剪报大略能感受到。尤其是以前的政客和官僚。

另一种寓意。陈添丁自嘲，生活总是矛盾，天天走的这条路，不知那一头是街头，那一头是街尾，他也无法告诉人家，他和吴雪青的关系，他无法告诉人家，他的工作是属于白天还是晚上，他总是白天从那边走来超级市场，晚上再从超级市场走向那边的房间睡觉。白天走这路目迷五色，

夜里走这路才知心里有些事要想，但都无济于事，只对黑暗有些遐想，那是一种伤情的想法，也不知是切身的还是与吴雪青有关的，或是这城市的，还是日常所闻所思所见的众生像，也不知是茫然、麻木还是愤怒。

黑夜是精灵的异界，它让世界空白，把黑暗留在晚上。

黑暗在四方窥视这些灯光，伺机同化它，或者有意消灭它，因为它有人为的强硬姿态，这种姿态意含街灯的强人形象，这些灯光，勉强给予的，不是应负的社会责任，它可以随时熄灭，把黑暗送到你心里。

在黑暗中挣扎求存的；而能存下的，都要像只狗一样，颈项褂个狗牌，处处显示有了生存的余地。或者像电灯柱一样，有个注册编号，才能明目张胆企立路边。

他常常感受这种生存的余地，也时时受到局限，这种局限不属于法律范畴，而是无形的，滋长在言论和形势之中，从某个时候的眼神或手势，就能领略到生存的含义。像身在街灯的光晕里，可不是画地自限那回事，画地自限还有那份

画地的自由，但在光罩的恩赐之中，唯有含泪微笑；比手划脚，向世人展示或示意，这是写意的生活啊！

生活里还有光明的前途，那就是眼前这条夜街吧！一路走下去，过程怎样？结局如何？

陈添丁思潮起伏，由阔步逐渐慢步。

生活是这样子吗？本来更有前途，无奈主宰时时设置障碍，让人回头愤怒，向前茫茫。

他感到疲劳，信心全无，厌倦生活，连吴雪青将何去何从，也无可奈可。

今晚的夜路好长呀！一辆电单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车后乘客向他挥手比拳、呐喊。

他妈的！

他也挥举双拳，呼叫。当他张口呼叫时，鼻梁上的眼镜滑溜了下来，急忙回手掩脸护镜，呼叫声只在喉里回旋，久久吐不出来，心里的悔意涌了上来，不禁害怕那两名骑士回头找他麻烦，这不是闹着玩的，遇上流氓挨打，算是倒霉，遇上非法入境的暴民，后果自负，与治安无关。

我们不应该强烈谴责人。

我们应该把爱和关怀送给他们。

陈添丁想着听来的名人警句，望望夜街的前方，回首看看夜街的来路，四下里又没有动静，放下了心头的不安。他快乐向前跑几步，来到街灯下站定，手舞足蹈了起来。

影子躺在路面随他起舞，形成直角九十度的舞伴，这种距离，表明了什么？社会？哲学？还是他和吴雪青的爱情？看来样样都不是，他现在心里空荡无物，看他几度招手向舞中的影子，高兴的哈哈笑，一直笑到路中央。

突然，刺耳的刹车声响自身后。

3

刚刚受了惊吓的陈添丁，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条街，慌张和激动的情绪才平和了许多，回想刚才如果被汽车撞着，他想象自己现在的状况，是病床还是殓尸房？都不是呀！他给自己找答案。

行尸走肉！

陈添丁给自己心里突然冒出的答案吓了一跳，他四处望望，怎么没有人影，路上除了

街灯和幽暗处之外，只有弥漫在街上的那股仍未散去的闷热，它似乎更迷恋路面，回荡于步行之间，虽然心里打寒颤，脸上身上却冒冷汗，眼前的景色似乎还冥蒙，幽光游离，这种景色似曾相识。他心里忐忑不安，身边还有股气若游丝的燥热在静寂里绕缠不去，虽然这路也曾抄捷径走过，但无接近午夜的经验，再行二三电灯柱路途，仍然见不得人影，只有两旁幽阴的高耸楼面，路边各摆了各种箱块状的汽车，一路深幽重叠，抬眼望去，路上灯光橙黄，橙黄的灯光里还飞舞着无可名状的漂浮异形。

他经过小巷口，猛然听到巷里有沉重的脚步声走来，心中不禁大惊，想起传言，这一区牛鬼蛇神会聚，以往是吸毒者和流氓，还有不务正业的中性人，时至今日，听说还来了非法移民和变态者。夜里，常人不走入这一区。

我怎么走来！

陈添丁警觉时，甚感无奈，刚才没被汽车撞死，茫然信步走了许多路，却走进了眼前这个境地，祈求自己能吉人天相快快离开这里，赶快回宿

舍睡觉，或者装个不务正业的变态者走去，想着，不禁笑了，自己不是常站在橱窗前，看玻璃里的映象，自己那消瘦的灵魂似乎留存在双眼里，削瘦的脸、眼镜和未梳理的乱发，形象也有几分。

他伸手往头上抓乱头发，再把塞在裤里的衣襟拉出，这时，心里叫苦，自己身上穿的还是超级市场的制服。

算了！还是向前走，回头路更漫长。

陈添丁快步，在阴幽里他听到了嘈杂回响，回头，有数人从后赶来，看不清有多少人，他们都浸在幽暗里，在那个巷口还吐出人来，他们在那巷子里干什么勾当？吸毒？聚赌？招妓？也不是，其中还有女人的身影，那是什么暗窟？他心头鼓动，寒意竟然从身上的毛孔涌出，冷汗从颈项流入背脊，他看到了吴雪青的身影隐现其中，不明确，这群人已向他赶来，他急忙隐身客货车的另一边，差点踏入边缘的臭水沟里，当隐住身子蹲在车轮旁，一手抓挡泥板，一手抱住车轮时，这群人已来到，但他不敢伸头看个究竟，只在两车停放的窄小空间看许多匆忙的

脚步走在幽冥的路面，向那路的尽头走去。

陈添丁远远尾随这群人，他想要在明亮处看清她是不是吴雪青，从身影姿态不能肯定，而她又隐约人群中，走着，路上又汇聚了一些人，看来他们都朝着某个方向前进，接着出现了车辆。

是了，他们一定是朝着那个传说的方向，一个传说在午夜充满活力的角落，在白天只是鸟雀栖息的旷地，在深夜才有必甲车流动小贩停止在这里卖冷热饮食，桌椅摆上了，各类人物归来，形成了传闻里的人妖市场，这地方离满河边的公园不远，听说有些不正当的交易在这一带成交，它们有同性恋者、妓女和黑道人物，最近听说还来了无声族和午夜牛郎，传说里它是个不堪入目的罪恶地域，这沼泽市的肿瘤。因此，在潜意识里，他不想再步入这使人唾弃的深渊，虽经友人数量邀约；吴雪青也曾提议前来夜游见识一番，他皆摇头，自己已经是个回头望又想前瞻的人了，虽然还寻不着岸，但也不想再涉水入泥，万一一又沾了泥泞，露了本来面目，跳入满河也浮不上岸。

他不安，已经放缓的脚步又加快，却沉重，前面的人们已经进入豁然明亮的境区，他还站在幽阴里，感到寒冷在他的皮肤上游走，眼前的明亮正奋力向他迎来，而身后的黑暗似乎不退让，使他处在两难的边缘。

他不想走入黑夜里的光明，那里好像有自己的爱人在泅泳，她正努力向前奋泳，却不知哪个方向有岸。自己何尝不是，至今仍找不到立身之地，面对怀疑的言论和多疑的面孔，只好忍气吞声过日子，那又怎样？

还有吴雪青，但不是相依为命或白头偕老那种，那又是什么？互相慰藉还是所谓爱情？

不，吴雪青一定在里面，这个水晶球里，这个水晶球里的人将向幽暗退缩，一直没入黑暗，然后等待白昼里的黑暗降临，再也说不出自己身在何处，心在何处。

面对眼前的景象，那股喧哗被罩在光明里。

他站在黑暗处，隐隐约约听那水晶里的闷声回响，像一出野台戏，乌合之众和低劣的音响，偶有尖拔的男声突破光

明向这里撞向黑暗，间歇里也有女人的尖叫，那是造作的，它们的目标坠落哪里呢？

看来，众多女人穿插往来在这片光明里，而这片光明里仅存的，就是男人，除了穿男性衣饰的女人之处，还有穿女性衣饰的男人，眼望过去，大多女人都是这类男人，它们有美丽的曲线和身材，陪衬着需要女性男人的男人，他们都在这里快乐，把那些需要男性或女性的女人遗弃一旁，偶尔有女人来找男人，或男人来找女人，他们似乎都有交易，只有把臂来此交游的两性不久留，匆匆来，匆匆往公园那边去，留下来的，可能就是这里的午夜话题了。

还有什么可以撞向男人的心里，无主的黑暗心坎，像他一样，他心里藏着吴雪青。

他站在这里；一个幽阴里的男人，对眼前的世界，即熟悉又陌生，他不要这个世界。

他心里还藏着不透亮的水晶。

吴雪青可能就在这水晶球里面。

黑暗里的光明，他向这光明里走去。

吴雪青会在那群人里吗？

他张望，入眼帘的竟然的大群外劳，印尼人和西亚人士，分不清是巴勒斯坦人还是孟加拉人，还有不知国籍的白种人交杂其中，本地人在他们之中宾主不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交流其间，男人和女人；也分不清他们的性别，他们身上的服饰已不能分辨他们的性别，只有那把嗓子才能分辨，这是单性世界还是性颠倒的世界，已经不重要了，现在要找的人，她来了吗？

吴雪青，你来了吗？别躲着我！

陈添丁在这半个足球场里寻觅，沉重的心情逐渐快乐，他在人群里回顾昔日风情，但已经被践踏过的，那段日子不再重演，今夜要找的吴雪青，不是无知无奈的过去。

他的肩膀被人轻拍，不即刻回头，犹疑，如何应付？肩膀又被拍了数下，只好回头，眼前的人使他心跳不已。

鬼主任魏杰圣。自命高贵的男人也在这地头出现冶游。

或许他也是来找人的。

怎样？找到了吗？

他摇摇头，脸上造作了个无奈的微笑，他知道自己的笑容会让这魏杰圣捉摸不定他的

目的，对这外号鬼主任的人，只有用这多年来站在镜前练就的面孔应对。

要我帮你吗？

你知道我要作什么吗？

不甘寂寞的人总会重提往事，走回头路，看你连衣也没换就跑来这里，肯定不是找老相好，一定是找人。

陈添丁不想多说，他抬头四望，人影和声光交叠里，不知哪里来的薄烟使灯光昏黄，其中还混了香水味、香烟和啤酒、烤肉和鱼、煎饼和大麻烟味也飘忽其间，还有泡沫剧里的那种罐头笑声，更回响着窃窃私语的沉郁，有如大堂里的宾客不敢张扬，大家都压抑着某种欲望，不方便畅怀豪放，在那四边的黑暗里，飘浮着某种不能名状的意念，它们出入其间，各寻所得。

你的孪生妹妹来了。

友英！

是呀！添丁有福是同路人！

陈添丁感觉寒冷轻贴在皮肤上，毛孔收缩，毛根震撼，他盯住眼前这人，想看透他心里的邪恶，但那双眼里藏了莫名的笑意，由鼻下的嘴唇勾出，他很高兴，撇嘴唇上的小

胡子，把脸上幸灾乐祸的神色描绘殆尽。

这样的人，应该死光。陈添丁心里嘀咕，不知怎的，自己脸上也接过对方的笑容。他笑了，笑的很不光彩，神色难堪，但在对方的眼里露出的怜悯的安慰神情。

他们走了，是一群人来，一个也没留下，也没带走这里的人，你放心，看来跟你一样，都改邪归正了。

我不知道她来，她没跟我联络。

陈添丁发觉自己语气沮丧，欲言即止，举目四望，希望看到吴雪青的身影，然而那憧憧叠叠的身影里，没有熟悉的背影。

想找老相好吗？

陈添丁摇摇头，不想多说，转身就走。

是不是找吴雪青？

陈添丁停步，回头瞪住魏杰圣。

你知道她在哪里？

当然知道。我是她上司，而且她跟我一起来的。

她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她跟另外的朋友走了。

你知道的，告诉我。

听他们有人说，要去醉者或梦乡，喝酒唱歌和跳舞，她就跟着走了，女人出走很难回头，你回去等她吧！

陈添丁摇摇头，他感到茫然，吴雪青真的出走了。

醉者和梦乡在哪里？

你去找得到吗？说不定他们又换地方风流快活，你找得到？

陈添丁不多说，快步往外走，他听到身后魏杰圣还在说话。

还是回去等她吧！她是个会回家的女人，我常听她说要回家，她是个听话的女人。

她是个听话的女人，她要回家。陈添丁心里嘴里咀嚼这些话，差点和人撞个正着。

她要回哪里？家乡还是现在的房间？

陈添丁离开那群人，在路灯下回头看，发觉外围都是外劳，不知有多少人非法入境，还是快点走吧，免得遇上取缔非法外劳的围捕行动，殃及池鱼，像当年，成了瓮中鳖，虽非法，却暴露了自己的隐私，那种阴暗的灰色感受至今未褪。

他陷入夜路，寻找出口。

4

陈添丁向满河边的方向走，夜，似乎更深浓，路面上的燥热好像还贴着地面，而空气里已经混淆了满河那边吹来的凉风。

他站在十字路口，向左转可以去夜里的公园，向右可以去河堤码头。他向公园走，走了一小段路，停步犹疑。

去公园做什么？他自言自语，回头向河堤码头的方向走，那里有条捷径可以回住处，不知怎的，想到宿舍，疲倦在身上扩张开来，他感到鞋子里的脚趾僵硬，手指屈收掌心心里不想张开，手指紧贴掌心的温暖。

他一路走下去，路灯显得荒凉，在这个城市里的夜，有不寻常的动态和景观，刚才在那午夜水晶集市里的骚动，在这河边夜街荡然无存，甚至午夜飚车也没出现，只有一个方向的车头灯指向公园，他现在正逆着车灯泅游而上，想找个停歇脚步的位子，坐下来，让身上的疲累消减，像那满河的流水，有涨潮退潮的时辰，有静止和波涛的时刻，有盈满与虚弱的时光，看那阻波挡浪的

河堤和露出泥沼的浅滩，它们都在生命的过程中歇息又前进，日日夜夜，不知何年何日，他实在无法再守护那生活的长流，他想坐下来，思前想后，自己的日子怎样过，以后应该怎样过？

可是每当坐下，吴雪青的烦恼就贸然就座。她为什么如此无知，把自己旋转在游乐场里摇荡，追求无止境的游戏。

他蹲在河堤小码头上，看着夜里的流水在河中微闪波光，不壮观，也没声势，更被黑暗笼罩，小码头下轻响；有老鼠或爬虫类在泥泞里觅食，它们要在潮水升涨前离开，看来潮水就要来了，眼前的波光轻晃，远处有渔火回航，河开始动摇。

他感到一切都动摇，身心动摇，微弱的波光在鼓动、呻吟喘息。他急忙闭上眼，耳里听到黑暗挟着风声推他，河上的波光正在旋舞迎他，明亮的河阳光普照。

吴雪青。

他睁开眼，想看清吴雪青是不是真的就在眼前。

眼前黑暗，波光微弱。

黑暗的风从河口吹来，含着一丝燥热和腥咸味，潮水开

始漫上泥滩了。

他仍然蹲着。

今晚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啊！只是生活里的小挫折，雪青她不回来罢了，她真的要远去，她说过无数次，如今真的远行，在黑夜，连背影也没留下，只留下不能实现的美丽憧憬。

他自言自语，手掌抚摸脸颊，感觉脸颊僵硬、冰冷，掌心温暖靠贴时，使自己清醒几分，捏了捏鼻子，吸股寒气，打了个冷颤，才感到呼出的是热气。热气在掌心化开，暖了嘴唇，喘口气，一口热气喷上掌心，温暖的掌心抚揉下巴，疏落的胡子在掌心刺了刺，眼角酸涩，眨眨眼，有了潮湿，眼睛才舒服点，不知怎的，一股酸痛来自双膝，伸手按摩，冰冷入掌。

他站起身，才觉得舒服。

回去吧！或许她已经睡着了。

一路街灯走下，他回首，满河已消失，还是一路街灯在身后延续。这是不可思议的现实，吴雪青，她和他，相差九岁，竟然有如此深邃的鸿沟，或许不是，只是两人生长的时代不同，魏杰圣说过，我们都

是那场暴动的冤魂转世的，三十年来，一直不受欢迎，一直做着自己和别人出乎意料的事，老是绕着人为的制约生活，发展着自己不想走的路，我们被压制得能深思熟虑，为前途悲观，而眼前的一代，被教育得没有深层思考的能力，当他们陷入叛逆苦闷时，社会就提供他们很多消费和发泄方法，在多媒体传播里给予安抚和谅解，给予理论和暗示出路，寻得短暂麻醉，

不去追究源头，暂忘现实的烦恼，也不知自己切身的权力，自己身处的时代，我们麻木了，你去问问吴雪青，她身处的地位，过去的和将来的目的，肯定的，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话语，甚至没有家庭伦理的观念，如果有也是从传统家庭来的。我们眼前所谈的，不是钱就是情爱，还有什么？

或许魏杰圣说得有理，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不知条理和头绪在哪里，分不清日子是被生活淹没了还是被人误导，大家一齐走在不归路上，失了分寸，忘了方向，不知道历史的教训。

如果一个人能回顾过去，会惊觉自己的时代是如此荒

谬。有人把鸡蛋攘在怀里，把它留起来，然后让它孵化再分配鸡蛋，这个过程是怎么一回事，想一想从鸡蛋生鸡蛋的历程，年代已经是二三代人的成长期了，我们就是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人，不知道鸡蛋在哪里；也不知道鸡蛋有多少，更不知道鸡蛋是否能孵化，有一天阅读历史时，蓦然回首，警觉我们失去太多，阻力太大，权力太小，只好寻找畸形的管道完成事业，形成了有酒今朝醉的逃避个性，也忘记了鸡蛋的存在，也忘记了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只能像今夜一样，在黑暗里独行。

吴雪青肯定要离开了，今夜如果没走，未来也会有远走他方的时刻，这是她近来的理想。她说，朋友告诉她，在那些大城市里有很多机会在等着她，人是不须要长久留在一个地方，到处工作才有前途，增广见识，经验丰富，才能成为成熟的女性。她相信这个论点，并且计划先走香妃城和凿石城，后去古城和首都，再走狮城出国，她也真的走访这些地方数次，增强信心。

看来，吴雪青不会回来了，或许，自己永远也见不到

她了，她说过：我一定要活得快乐，而且要满足自己，不亏待自己，作个时代女性。她为自己策划将来，生活里，她认识许多男人女人，一群把手提电话当荣誉棍子的人。她很羡慕那种在广告里拿手提电话的神情和姿态的女人。他也想要一个，他说，那广告中的风采使人着迷。

我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那么就去选读一科专业课程。

陈添丁记得当时这么回应她，她的眼神即刻出现嘲讽，嘴角掀起。

拿个专科文凭会有更好的前途，有信心。

不必了，没必要，已经两年没读书；开玩笑。

眼前要生活得好，只有不断求进步，你年轻，刚开始，苦读两三年，将来生活能更好。

我的朋友。吴雪青轻声回应，声调里带着轻蔑：我的朋友，没有专科文凭，他们有的搞传销，有的在卡拉OK工作，有的作公关，也赚了很多钱，很好，很写意，很快乐！

你说什么？

陈添丁惊觉自己的回应太激动，声调里充满了愤怒，他看到她的眼睁大，随即转头望向别处。

这是一场生活败战，生活中的挫折不应该是这回事，它让自己处在被击倒的境地。

被一个年轻女子的轻薄感情击倒值得吗？这只是萍水相逢，生命过程中的暂时座位，不可思议的现实，每个人都走着命运中的路途，在命运的过程中寻找指标和奋斗，改变自己的目的，就改变自己多少命运，也看沿途的因缘际遇，就会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将来。

自己的将来是个怎么样的处境？看来和过去不会有多大的不同，就像昨夜和今晚没有多大分别，一样黑暗，只有沿途的风景不同，就像初一十五的夜空，有盈有缺；有暗有明而已。每个人的生命，有一半的时光在这种太阴世界里求存，只好制造水晶世界的假像，面对扩张者的掠夺和被排斥在生活的边缘，另一半时光在太阳底下挣扎，捧着泡沫追逐另一个泡沫，也一样面对扩张者的掠夺和排斥，时时处在水深火热的心理之中，时时暴

露劣势，只好祈求黑暗到来，让心灵躲藏在黑暗时代，留得片刻安宁，待他日再作安排。就如今夜，才惊觉自己是个在黑暗里躲避又寻觅的影子，生活的影子。

这是不可思议的现实，一个活生生的人，要面对生命过程的生活枝节，匪夷所思，根源何在，都因那螺旋梯似的情欲，他在两者之间各沾着边，男女的情意，如太阴与太阳的世间，如水晶假像与泡沫幻影的情谊，不知几时如影随形在他的现实里。

今夜，或许就面对现实。

吴雪青会不会回那螺旋梯上的住所。

5

陈添丁抬头望那螺旋梯，幻想和现实的阴影重叠其上，那些旋转的小圈子黑压在心头，却也依着高墙边的柱子伸延登高，他必须沿着这根柱子拾级而上，那顶端就是四楼，不知吴雪青回来了没有，或许她已睡着了，那又怎样，将来就没事吗？她或许没有回来。陈添丁抬头望那叠褂的螺旋梯，不禁舒了口气。

陈添丁身在小巷里，面墙，墙上有门，门里就是那道重叠的螺旋梯，这是个怪异的建筑设计，怪异的居所。他常想，这是陈仓暗渡的小道。这楼底层是陈列室，二三楼是办公室，为一家公司所有。四楼宿舍，而住客要上四楼，只好从这危急逃生的螺旋梯上下，每次走这窄小的楼梯，有种亡命的感觉。

陈添丁看那高耸的墙，他房间的窗口在四楼，张着一块发亮的黑暗，像个兽口，还是一片拒绝他进入的盾门，有种说不出的沉重感。吴雪青曾说，爬这么高的墙，简直是在准备跳楼。

直上四楼的螺旋梯在黑夜里常常泛光，那是月光或街灯的映照。他每次在夜深时刻回来，在这小巷抬头看那露出半个光环的可见部分，它似乎是条旋入黑暗的天梯。吴雪青不止一次表示，那是一条绝路。

原本是在危急逃生的梯子，却成了每天作息时必通之道。

陈添丁感到疲累，抬头看一眼那倒挂似的天梯，心情沉重。生活在这样的天堂还有多久。他自问。这就是我们一生

的写照吗？这就是现在生活的寓意吗？或许，吴雪青走了，自己还要留下吗？可是，自己是不是因为吴雪青而留在这沼泽市？也不是吧！那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己何处不能安身呢？自从了解到这个社会没有诚意容纳不同的人，对人的存在是有选择的，他已被归类在不受欢迎之列，或许再来一番奋斗，还不如走捷径扶摇直上的人。社会史将会印证实事。

他想睡觉，四楼那长睡床，温暖的窝；劳累之后的唯一的归宿，当他躺下时，想到明天，生命就在哪儿诱惑他。

他抬头，上面似乎是天国，那个休息站似乎太遥远，它不会是终点，如果是终点，生活中到处都有这个标志，贴在每个人的脚底下，一步一步走向绝路，生活已经没有承传的脚步，只有物质和关注于荣耀，她会不会是这么样的女人？

我要的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生活，舒适的和一个能够满足的日子。吴雪青说过这样的话。

他从三楼螺旋梯向上望，四楼梯口那扇小门，就是他们每天必行之道，在这里出入的

削瘦灵魂，将来落户何处，是不是又要在固打制里等候窄门；一间廉价屋。

仅仅一间廉价屋，我的爸爸等了一生！

他永远忘不了吴雪青说这话的神情。

他再望了望那扇门，它被挤在螺旋的转弯处，黝黑匾窄，却深锁，不知吴雪青回来了没有，或许正在等他，或许已经睡着了，或许她未曾回来，这个时候是几点钟？他仔细看手表，表针停在凌晨一点半，秒针不再运转。

现在是几点钟？回教堂的早祷是否将要开始？

他给自己设定时间。这是寒冷多风的深夜，四周寂静，一片黑压，这不是沼泽丛林，而是有灯火陈列的丛林废墟，黑暗中存着一股微弱的沼气味，从哪里来？还有微弱的虫鸣，从哪里来？很久没听见叶子的响声了，那些楼房的窗都拒绝阳光。

这时候，有数辆电单车，猛然在巷外的直街呼啸而来，或许吴雪青回来了，因为有电单车停在巷口。

他曾在深夜站在螺旋梯上等她，那时候她从鬼号的电单

上跨下，走入巷子他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这危急梯上掉落。那夜，是农历十五的深夜，满河正在退潮，隐约中也感到自己的血也在退潮。他看到自己陷入狼藉的泥滩里。

这是多久的事？希望那是偶然忆起的往事，可是它却历历在目，好像是昨夜所见，那又奈何？爱是自在还是占有？他分不清，也不想知道自己置身何处，知道又怎样？就如自己是个爱家的人，而家人却把你当成有个名分的成员而已，利益分享就看那持家的嘴脸了。多年来，对爱情的感受也是如此，那要看对面的眼神了，这样的日子使人浮躁不安。

吴雪青的日子使他难堪，现在的，将来的，那又怎样？而自己又何去何从，去跳飞机作非法移民，还是当个游牧民族四处寻找生活，战战兢兢过日子？

吴雪青或许寻对了路子！

从这螺旋梯向下看，黑暗的巷子口走来两个人，一男一女，是吴雪青的同事和她的男友，自己的邻房。

陈添丁舒口气，急步向上举步，只跨数步，他停了下

来。

回房去睡觉吗？

面对将要展现的事，感到厌倦，一夜未眠，走入房里，或许吴雪青已睡着了，或许她在等他，等他回来诉说每天的烦恼和要求，或许看到自己未完成的千块拼图边有张纸条或录音带，那是一阵咕啾的语言或潦草的告别字体。

陈添丁转身下螺旋梯，快步。//

1.

深更的路和夜溶成一片，只有灯火可以将它勉强离析。深浓的雾气，如云一般浑浑沌沌，水湿冰凉。鬼祟的胶树，落叶时节，平日茂密墨浓的洒的黑，剩枝桠乱舞的寒碜高瘦，集体倾斜的主干，指出了长年的风向。新月的微光中，仿佛经过一场灾劫，不可思议的荒凉。没想到那么快。

沿路的每一片胶林中，每一条分岔小径的尽头，往昔日落以后必会见着一盏昏黄的油灯微暖的守着那一户人家，孤伶的守着夜——而今触目尽是嘿然，老一辈的泰半已过世，每一趟回乡都会听到熟人的死讯；园子大概早已易手。有时还可以瞧见废弃的铁皮屋顶勉强反射一点微光。

这里真安静。

不敢骑太快，不是因为夜的关系；路像久别的故友，彼此在时间中都已变了很多，不再无话不谈。

一如往昔，因为交通阻隔的关系，每次回到家乡都已是深夜。下了火车，先去找住在离车站不远的镇上的兄长，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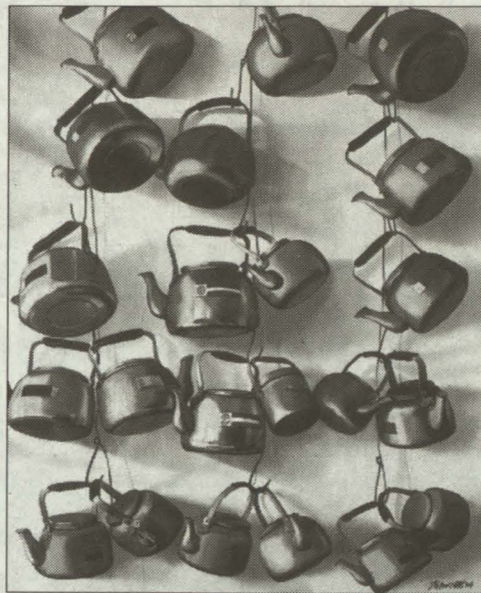
旧家的火

◎黄锦树

例是把他从睡梦中吵醒，免不了了一阵惺松着眼的惊奇和抱怨，因我素来没有事先通知的习惯，也不爱打电话，总是如鬼魅一般突然出现在眼前。“有收到我的信哦？”我点点头，“借摩托(车)用一用。”立即向他道明来意。“半暝了，阿母早就困罗，明早起透早再进去。”他示意我到屋里坐。我摇摇头。“我没有时间。时间不早了，(既然)回到了就(该立即)让她看到人。”他定定的看了我数秒，然后大步抄起挂在椅背上的衣，回头对甫步出房门搓揉着眼睛的嫂子说，“我带他出去吃一点烧的。”强挽着我的胳膊，“肚子饿了吧，至少先去吃点东西。”我略略迟疑了一会，“差没那几分钟。”他便关上了门。“还有几个吉灵仔^①摊还没收(摊)。辣的还有吃吧？”

猜想他定是憋了一肚子话要说。

暗黑的街边，露天的摊子，发电机价响，日光灯亮着。几个印度青年有的洗盘子，有的在收垃圾，有的把空着的桌子竖起，客人稀疏，时时露出殷勤的白雪雪的齿牙。胡乱的叫了盘炒面，他把双肘



搁在油腻腻的桌面，愁着脸，十分低沉的说：“唔是我唔和伊斗阵住。本来拢好好，阿爸的忌日刚过，有一天吃饭时，伊突然间小小声和我讲，‘阿X啊，我有话备和你讲，你听了莫生气。’我问伊啥么代志②？只要我做得到，一定照办。哪知道伊会讲‘我想备要搬回到芭里去。’”他十分激动的说。“搬回芭里③去？我目睷④马上大粒起来。住我这里不好？”讲到“搬回芭里去”声音变得很大，双目圆睁，且略略喘着气。“伊要吃什么，用什么，去哪里，只要开口，我绝对不会讲第二句。”“为了这，你嫂和我唔知冤过多少次，听到伊讲备搬进去，我心都凉了。”“看伊的样(子)不像是耍笑。‘你莫生气。’伊牵着我的手。‘你尅某⑤拢真孝顺，我想念那块芭。我想了几个月，决定把你爸的神位也暂时移进去，一个人住那，有狗有你爸陪，也不坏，平时也可以加减照顾你爸种的东西。’”他有点哽咽的说，“阿呢辛苦把两个老的劝出来，一个跷去，一个备再入芭。我平时备做生意，哪有时间进去照顾？也不可能搬到芭里和伊斗阵⑥

。你讲备安怎好⑦？”他睁大了眼睛盯着狼吞着火辣辣的面我。“伊一个人，年纪那么大了，万一出了代志，安怎好？”

“你册读⑧较多，较晓讲，伊也可能较会听入去。咱拢有嘴讲到无涎。”

这便是我此趟回乡的“重大使命”。

半个月前，突然收到从来写信的哥哥的来函只有一句话：“妈妈自己一定要搬回芭里去，我头很大，没有办法，有空回来帮忙想办法。”哥哥没念多少书，一笔一划写得非常诚恳。

“谁去劝伊拢没用。几个阿兄阿姐也有劝也有骂，伊只是笑笑，不讲话。”额头上的三道皱纹非常焦虑，说话中不时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时代不同了，不可能叫我人‘派’一个细汉的进去陪伊，太小的没用，自己都无法照顾自己，何况没人的老母愿意自己的团仔⑨细细汉入芭去饲蚊。稍大的又备读册，除非拜六礼拜，要不只有假期。但是伊人的老母又不会放心团仔留在芭内过暝⑩。”

2.

在鸡、鸭众鸟的叫唤声中醒来。吹熄桌上油尽的灯。凭记忆在该弯的地方转弯，切入小径时，两旁掠过的草竿人的高。流萤在林中划出几道线状的微光，小兽紧张逃窜的脚步声。然后便看到那一盏灯，昏黄，微晃着。大门早已打开，雾在外头漫游。当路与旧家成一直线，所有的狗都疯也似的冲了上来。熟悉的声音在喝止，大门开了，光泻出。母亲倚在门边，惺惺着眼，一张脸堆满了笑意。人似乎变黑也变瘦了，满头白发。父亲的灵位前，三柱香各已烧到尽头，我取了香，点了，插上。“我想说是谁，三更半暝，原来是你这只猫头鹰。”拉着我的手到父亲灵前，取了三支香，点燃了，递给我，“先和你爸讲一下。”“阿X啊，你团XX回来看咱罗。”语调之亲昵为往昔所未见。白日看得更清楚，粗糙的相片中的父亲一脸病容，是预感大限将至时赶紧去拍的，自己也清楚的知道那是遗照，目光略显狰狞无助，按下

快门的一刹那，勉力打起精神瞪着镜头的吧。因癌细胞的蚕食而左右脸不对称，嘴也歪了。望之令人鼻酸。据称早已被母亲丢弃的父亲的几管烟斗不知怎的好好的搁在香案上，旁边是数盒崭新的父亲生前常抽、母亲常诅咒的红烟丝。

踱到厨房。灶上炉里的柴火还烧着，半截柴露在外头，水壶嘴滋滋的急吐着白烟，伊笑嘻嘻的说，“其实这几日来灶内火噗噗笑，我就跟你爸讲有人备从很远的地方回来看咱罗。”我把烧剩的柴和炭移开。轻声叫唤母亲，厕所那头只有火鸡胡乱回应。几只狗奔过来摇尾探看。也不在大厅。当然更不可能在房间，整齐叠好的被子，大黄猫在床脚蜷曲着。窗外几棵斜树，横干垂直抽长出好长的一截新芽。

被唤为“新厝”的那间后来因子女众多而新建的铁皮木板屋，在一个风雨夜，被粗大的橡胶树拦腰压下，像一只被踩扁的甲虫，铁皮外掀，板墙迸裂，兀自摊在那里。好采那时我们没住在里头，要不就惨罗。反而因“新厝”而被唤做“旧厝”的这一间，还好端端的挺立。

的挺立。

旧家没什么变化，父亲和那在我出生那一年过世的祖父携手搭建的老屋，骨架依旧完好；其时所有的梁柱都亲自向附近的热带雨林向大自然借取，而今原始森林早已消失。屋梁间叠了厚纸皮，是父亲自镇上捡来纸箱，摊平了铺上去的。屋顶、墙脚等地，都容易结蛛丝，因而夜里着贴身短裤，拿着烧得明晃晃的竹脚烛，低头匍匐或爬上高处搜寻蛛网的父亲形象，和母亲斥骂的配音，是延续了极为久远的日常，贯彻了所有他们在这里的日子吧。

扣除那段因搬离而荒弃的日子，眼前的一切大体和更早的记忆吻合，打扫得干干净净。地也扫过了。墙上的铁丝篮子又装满了鸡蛋鸭蛋鹅蛋。

3.

母亲终于从雾里回来了，后头不远处，几只狗跟着。穿过疏疏的胶树。那一身装扮，着实令人吃惊。套着天蓝色头巾，粗花布工作服，胶鞋，手上握了把胶刀，腰背系了个五斤装的珍子。经过鸽子笼时，

俯身把鸽笼的栓子转开，扑扑的逐一斜飞出来，卷起一阵带着鸽粪味的风。而后停落在较低的枝桠上，排成长长的一列。

伊大声唤我到客厅大门后去杓一勺饲料来。

“东西都放在原来的地方。”

饲料未入槽，鸽子都扑打着羽翅靠近，使劲扑翅，在我们的身周暂留，像直升机那样。

“以前拢是你爸饲。”母亲皱着眉头挥动头巾，挥去飞鸽的绒羽。倒了饲料后立即往回走。“搬出去两年，第二年你爸就破病罗。人破病，自己都照顾不到，畜生更加免讲。没办法进来饲，鸽拢走了了。”叹了口气，走到门边。转头露出微笑。

“这几天，有十几鸽回来了。”脚底的泥在门外旧枕木上使劲擦去。“畜生讲是畜生，你饲伊伊还会认人。主人回来，伊也会知(道)。”

瞥见不远处高大蔽天的榴槿树下，一只舢舨长的黑皮猪在那儿专注的用鼻子拱着土。一身沙皮狗似的皱皮，悬着许多乾瘪下垂的奶子。

“那是——?”

“不知啥人丢弃的猪母，那些饲猪母生猪仔的，猪母生到不会生仔就送去杀掉，这只我看是逃掉的。有一天我在割胶，自己走来找我讨吃。”随即补充：“真乖哦，像狗那样，会听话。咱种的东西它也不会乱挖。刚来时，狗会欺负它，现在习惯了。伊也不敢太靠近屋子。那棵榴槿是伊的厝。落雨时有寮子给伊避。”

养猪的那些岁月……。

“你还有割胶——不是落叶了吗?”我忍不住岔开话题。伊笑嘻嘻的说，“我人的树胶还未落叶”，不过“得病死得差不多了，只剩百多棵可以割。”顿一顿，“割淡薄胶果。”

“闲着也是闲着，有事做日子比较容易过。”许多年前我们纷纷远离，或工作或求学，每次回家伊都说伊就是用这种方法打发日子的。用伊的话是“脚撑①坐未烧就又再起来作工，日头出来摸到日头落山”。

“饮咖啡么?”我点点头。“生这么多子女，就是你较爱饮咖啡。你爸也不爱饮。”伊找出咖啡粉，打开洋铁罐，杓

出几汤匙于搁着滤网的钢杯上，我帮忙提起水沸腾腾的壶，竟然很轻，愕了一愕。“我的手已经没啥力，唔敢烧太多。”

水一冲下去，一屋子都是咖啡味。加糖，略略搅拌，倒出两大杯。伊从碗橱里拿出一长条型红色的包装，是豆沙饼。

“来，咱母仔来饮。”

屋梁上一阵窸窣，是两只体型长长的颇为肥大的黄猫。

“喵喵”母亲向梁上叫唤着，猫也回应。“早上我看到你铺②顶有一只(猫)，原来还有一只。”

“那只是那只，这两只是这两只。”母亲又露出悦然微笑。“搬出远时，只有那只卡乖留下来顾厝，掠老鼠。这两只拢走去别的所在，找别人去讨吃。上个礼拜才回来。好似特地回来陪我的。”然后自言自语似的望向远方，目光一片空茫，喃喃念着：“猫也回来鸽也回来猪也……。”

一只惺忪的猫出现在通往房间的走道口，眯眯眼抬头看着我们。

“学堂放假?怎么会有时间回来?”

“刚好到首都开几天会，会还在开，偷跑回来看看，只能留一天。”

“唔是专程回来就好，了钱。”

“听讲你突然间搬倒转芭内……。”

4.

婴儿好么?身体健康——有饲母乳没?你好么?工作……

屋旁的铁皮寮子，灶里的灰还是热的。掀开木盖子，溢出一阵香气。“你阿兄每日下午会加减载一些人客吃剩的，或卖剩的，给我掺香蕉头煮给畜生吃。”盛了满满两个十公斤装的珍子，我帮伊提着，向着合奏已有好一阵的家禽缓步走去。

“还有饲这样多?”

“除了一只新鸡母刚刚孵出一巢九只，其他拢是老的。四只老鹅，还剩一只母的会生蛋。二十几只鸡鸭，三只火鸡，大半拢总老得杀了都没有

人嚼得动。放掉觉得可怜，也没所在可以去。便宜了那些四脚蛇啊、野狗、山猫啊。留着也是好，跟我斗阵。”

井边种了一盆盆的葱、韭菜、油菜心，一小畦黄瓜正开着数朵黄澄澄的花。一小畦羊角豆，茄子，人高的木瓜累累结实。一棵面包果树已经高大得足以单独供给树下的鱼池一日浓荫。半尺深、有半个厅子宽的水池，水十分清澈，看得出不久前刚换过水。上头罩着大格子铁丝网。十来只黄澄澄的金鱼。母亲驻步，指着池中的鱼，“我叫你阿兄帮我忙的，好看哦。”母亲喜孜孜的说。伊一直独爱金澄澄的金鱼。只见多肿瘤的巨头迟钝的前移，破塑胶袋般的尾巴颤晃着。而只喜欢自己从河中捞得的鱼，尤其是土生斗鱼。

“半暝不会给猫头鹰咬去?”

“你乌鸦嘴。”倒也并无怒意。

井的另一边长满短短的不知名的绿草，茵茵可喜。

家里从水桶汲水进化到用手动的抽水泵，也没有多少年。此后井就覆盖起来，避免落叶造成阻塞。而我终究怀念

潮湿的井壁爬满鲜嫩羊齿植物的情状，与及大雨后见着水满时的喜悦。

鸡舍也盖得像屋子，除了向屋子的这一边外，也都是薄木板墙。为的是防堵诸多可能的来自丛林的猎食者。

“搬出去那瞬，本来是你爸每日来饲，你爸病后、去了后，交给你那阿兄，三天两餐，饿不死，又没给东西咬走算好命。”

鹅、火鸡与公鸭都非常不友善。绒黄绒黄一坨坨鸡雏，可可树上几颗残果；四周是巨大的香蕉叶影。几步远，阳光明亮之处，那棵连叶脉、枝干都是刺的植物，原产于台湾地理中心，已长成一棵堂堂的树，靠近就可以闻到它的香气。肥大的刺像细微的瘤，一身钉子。那年回乡探病，千里迢迢偷偷夹带一株小苗过海关，给父亲，他皱眉头说：“是啥芭树仔?全身刺，有啥路用?”这是特别的植物，和咖哩叶一样，是一种香料。后来就搁置在镇上的家门口花盆之下，一直到父亲过世那天，才发现它已被安置在这明亮的一角。“这穢臭树比酸柑卡多刺。”母亲不经意的说。盯着

树梢的嫩芽，“安呢臭还有虫爱吃。”

“你爸苹果也种过。龙眼也种过。和伊讲伊不会听，‘没种种看哪知会种不会种。’每次拢是安呢。看到发芽伊就欢喜。人(家)种果子伊专种树头。”

父亲种植的观念十分原始，以为种籽埋入土地，会发芽就表示它被土地接受，也接受了这异乡的土地。

树长高了，则每天走过时都会张望它有没有开花、结果。最高纪录是十多年——他自己也数不清——那棵长成热带巨木的不育龙眼，最后还是忍痛被愤怒的斧头给处斩了。

那一年对岸的印尼除了森林大火，还处处烧起排华的狼烟。

另一处明亮地带，两棵黄椰子只人高，干粗大，结实累累。

父亲咽气那一天，要求哥哥载他进来，除了和他的爱犬话别一个声音说：要不要和你的狗说几句话?他点点头。白狗抱来了，乖驯的趴在他膝上，他伸出枯乾的掌抚它的头，嘴角抽动着。眼角淌下大颗的泪。之外，就是指挥我们

把这两棵椰子种在他指定的所在。之前他走不动了，便叫哥哥帮他种。哥说，帮他种了他还不放心，仔仔细细的问了许多次。最后还是不放心。

妈叹口气说，伊还是放不下这块芭啊。

母亲叹口气说，“伊还是放不下这块芭啊。”没想到那么快。

到了走不动了，整天赶我入芭去锄草、赶猴子、摘酸柑……。

我的脚风湿，不可以做粗重的，入芭做半天，第二天就走不动罗。

搬出去后，每天一早自己骑脚踏车进芭，摸草摸整天，中午你阿兄拿进去给他吃，伊傍晚才出来。

落雨天也同款，雨稍停，马上雨衣披着，入芭去。煮给他的狗吃，惊伊的心肝宝贝狗会饿死。

落雨没事做，躺着困整天也甘愿。病到头晕脚软，只要走得动，照样进去。全身无力，躺在床上，哎整天也甘愿。

愿。狗陪在窗口下。

到了真正没办法了，人倒了，不会进芭，狗整日在半路等。我进去饲，跟我入去吃，吃饱了又到半路去等。等到天暗了，才回去。

淡蓝色的绣球花开了一片。那时还只有一棵。那年回乡结婚，为了节省开支，妻剪下唯一的一朵大绣球做她的新娘棒花。而今遍植在微凉的树荫里。

父亲过世的第二年，我们的孩子在他乡诞生。受斯地的陈旧国籍法限定，他不能拥有该国身份。生为当地之人，一出生即为当地之外国人。

走到哪里都有几只狗跟着，摇头摇尾伸舌，处处都是狗蹄印子。

压在新厝的那棵树，伸到屋外的较细的枝干都被整齐的锯下了，锯成两尺来长的一截，堆了好大的一堆在屋旁。没料到它竟然已默默的衰朽到这个程度。

搬出去几个月后曾回来探亲，并不觉得有多大的变化。只觉屋内有一股很重的霉味，板隙和所有梁柱周边，层层叠叠的蛛网。不同种类及大小的

蚂蚁，成行成列的殷勤搬运着什么。其时也有那种感觉，失去了内在的光与热，废弃的屋子恐怕无力独自抗拒那无声的摧残，只怕很快的就会被大自然所回收。

往年雨季来临时，父亲忙着烧被雨水困在窝里的红蚂蚁。长长的竹竿梢头裹了麻布，蘸了火水，伸向树梢头，连串细密的爆响声，和一阵酸涩的焦味。

母亲在屋里屋外搜寻蚁群钻出砂石的颗粒及香脚大小的孔洞，灌入滚烫烫的沸水。

教诲：不论是眼镜蛇、蜈蚣、蝎子……凡在视域内出现的，格杀勿论。不然，不知道何时会被咬着。

草也不许靠近屋子。一律清除。叠在火堆上烧出浓烟，好熏蚊子。

“好采当时没人住……”母亲自语似地说。没想到那么快。

被压着的铁皮棱角反射出皎白的日光，雾不知何时已失去了踪影。四周渐渐的热起来了。

这里真安静。

5.

父亲一直不愿意离开这里，这是他退无可退的最后立足之地。

孩子渐渐长大，一个个各自为前程离去。很快的，必将没有人陪伴两老，尤其在叫天天不应的森森的胶林的夜。

“这里太安静了。”即使住在镇上，兄长们也没有意愿回到胶林。“朋友联络不方便，生意做不动。”类似的理由。

“暝时静得像死的。”或者如此抱怨。

要不是这块土地，怎么把你们这么一大群养活？每张嘴都是要吃的。

没有电话，没有政府的电，若有猝然事故，必将不可收拾。

轮流劝说抱怨了许多年。

母亲早早的就答应了。伊一向尊重儿子的意见，甚于丈夫。

“伊人有读册，要不有在外面和人交往，不像你，一世人关在芭里，像一只山龟。你想备把仔关在芭内一世——像你？”母亲经常这么念着。

有一天——就在难得的家族聚会，他六十大寿之后的闲谈中吧——他突然点头答应了。他说，住外面可以，白天

他要回来照顾他的种植。不可以让草长起来。

在没有树可以遮阳的镇上住了没多久，他晚上经常失眠。雨季除外。然而雨季起来起短。“热。”他抱怨。“快热死了。”常常夜里四处走动。

夜里在树林中四处走动。没有方向。没有灯火。

然后是牙痛。然后是头痛。“热。”他说。“芭内足凉，不会像这样热到要死。备烧起来罗。”

“牙烂光了。”一个儿子说。“一天到晚烟吸不停，又喝茶，又吃辣，牙齿又没刷乾淨——一只牙刷用了几十年，牙刷毛都掉光了，还不甘心丢。”

“刷得有感情了——牙齿不烂光才怪。”

然后是喉咙痛。医生说，长了瘤。烟没断过。

开刀。还是痛。

肿大。开始无法清楚说话。

西医、中医、马来巫医、印度巫医。和尚庙、尼姑庵、基督教堂、天主堂、回教堂、土地公庙、关公庙、观音庙、天帝庙、阎王庙……。

一天天的瘦了下去。只剩

下骨头、皮、血管和迟滞的血。烟也吸不动了。

“要死了。”他一天到晚喃喃自语，皱着眉头，抚腮踱步，或者摊在沙发椅上。说话时嘴角散发出渐渐加深的死尸气味。“没搬不会死，搬出来现死。”无法入睡，所有人入睡后的夜里，独自在门前抚腮蹲着。或者偷偷回到树林，独自摸黑在自己的园地中胡乱的走动，裸着上身，往返时惊吓过不少夜归或早出的人。“爸，莫去吓人，好么。”“我去捉虫。”消瘦的速度越来越快。头也渐渐缩小。手掌和脚板明显变大。然后走不动了。

没想到那么快。

然后便躺成一具尸体。没想到那么快。

死也要死在芭里。

6.

帮着母亲把被压垮的屋子底下的木板、木方等等用铁撬、铁槌等缓慢的清出，分门别类的叠好。“坏的捡来烧火煮饭，好的捡起来可以补旧厝，要不补鸡寮也不错。”母亲坐在旧家门槛上，胀红着

脸，汗流未歇。卷起裤管，使劲搓揉着小腿。身旁备了壶凉开水。太久没做粗活，半个钟头左右，便喘吁吁的，淌了一身大汗。来来回回大杯的喝水。

“每个人拢没闲，厝倒了就等它给白蚁吃成一堆土。”

我也怀疑这么短的时间内，自己可以帮伊整理多少。

“老了，做不动罗。”脸上有一股淡淡的哀凄。那年，预感无力供我留学时，也是这副表情。你自己要想办法。挖老本送你飞出去，你自己想办法去找虫吃。

“拿笔的……”看着我笨拙的行动，不禁感叹。

狗、猫各自钻进倒屋的空洞中探险。自己要想办法。

钉子从木板中拔出来的声音十分的刺耳钻脑，牙根也跟着发麻。自己要想办法。

一直做到日头赤艳艳，汗水也淡薄了。

很低的屋顶，阳光也很低很低，热气丝丝蒸腾上升，即使是铁锈也折射出凄厉而耀眼的光芒。自己要想办法。

午饭前哥哥进来了，提着

煮好的饭菜。

燥热的厨房，一面淌着汗水一面吃着最容易买到的海南鸡饭。

“很久没吃罗？试试看，这摊做的不坏吃。”

从来没有这么冷清过。

“以前嫌吵，整间厝拢是囡仔，骂来骂去，打来打去，安怎喊拢喊不会听。现在是静得……”母亲又露出那种空茫的神情。哥哥乜了我一眼，大声打断：“吃吃吃，那些有的没有的不用想那么多。”静得像鬼屋。

没想到那么快。“乌仔大只了，每只都要离巢，不然哪有虫吃？”一面大口吃饭，一面向我打眼色，虚声道：“讲得安怎了？”

我摇摇头。自己要想办法。

“阿母啊，”他对母亲大声说道，“这里没电视没朋友，暝时静清清，不如出去陪子孙。”母亲一语不发，默默的、徐缓的咀嚼着。

“查某人……”哥欲言又止。

“发电机拿去修理好，将晚进来帮伊发动，伊讲不要。嫌吵。一个人不需要用电。惊

伊无聊想三想四，电视机搬一台来，伊也不要。小台的电子游戏机，用电土的，我也去找一台来，伊也没兴趣。”自己要想办法。哥哥自顾自的说着。母亲突然没有了声音。“收录音机也不要。”啄木鸟远远近近啾啾不休。“又不识字，又不看公仔书。唔知想什么。”

母亲突然没有了声音。

“住里面多麻烦咧，我今天拿一次进来给伊吃，有时拿一点鱼肉给伊自己煮糜。暝时就闲罗。暝时静得像什么，唔知伊怎样过？”

7.

疲惫而躺在昔日父亲午睡的木板床上，很快的就昏昏沉沉的，窗外是淹没一切的暴亮。猫在梁上睡。坚持不午睡的母亲，不知道哪里去了。仿佛可以听见伊的脚步伴随着锅碗瓢盆轻微的碰触之声，或远或近的，塑胶袋的窸窣。

风过竹隙，健壮的枝节磨括出喉头尽处的嘶声。一根乾透了的细枝坠落，断成三截。许多风在驱赶着落叶。草丛中

四脚蛇迟疑的抬起第三只脚，因有所犹豫而变了一半颜色的蜥蜴，青涩瓜瓢里苏醒过来的米状幼虫第一次蠕动，一朵矮云被快速蒸发。

一颗黄梨突然熟了，自千百只眼中迸射出葱涎的香气，蜜蜂眩晕乱舞。

番石榴微微胀大，枝梢徐徐下垂，指天椒红了，一棵石榴迸裂。

壁虎在笑。墙上挂着几年前没撕到尽头的蒙尘日历。一箱箱昔日的旧衣，壁虎蟑螂已经第几代了？

母亲突然没有了声音。

在极其熟悉的，浓郁的印度烟味中醒来。腰酸背痛，张开眼，四肢还熟睡着，好似与情人过度缠绵后的那种疲惫疏懒。我也老了。怀念的烟味。

自有记忆，父亲就已经老了。枯瘦，发半白，恒衔着烟斗，大口大口的吐着白烟，一种相仿于热带咖啡的浓香。

天未亮就在胶林里，忙半天。午睡后光着脚荷着专用的锄头再到那瓜果混杂的一小片地，烈日下，锄草捉虫填土搭瓜架等等，下午茶时间回来喝杯凉水，喊声热，吃几片饼乾；或者取出口袋中的铁盒子

里，将烟丝添满。或者带一盒新的火柴。然后再回到园中，只有狗紧紧跟随着。他在哪里，就在哪里生起火堆，焚烧杂草和泥土；坟起的土堆吐出白烟，口里也吐出白烟。烟在哪里，他就在那里。一直到天暗了，脚趾头与土地的分际已不分明，方再度荷着锄头，柄的尾端以茅草为绳，系着一把瓜果或青菜。往往只见远处一点星红细如萤火，一闪一亮的靠近。然后是一股浓呛的烟味。他早已化成了一团印度烟。

8.

不见母亲的踪影。日头仍晒，大概锄草去了吧。

荷着把锄头，沿着并不分明的小路寻下去。隔没多远就是一两棵高大的榴槤树，稀疏的挂着水雷般的刺果，仿如威胁着什么。老木瓜树干上垒垒的瘤，高处低处都有分枝，也都结了奶状的果。酸柑也结了满树，深绿色晶亮晶亮一颗颗，皮表油性光泽。香蕉永远是那个样子，有的刚开花，有的结了一大梳；红毛丹树上剩下几颗残果。一排高大的咖啡

树所有的枝桠上都缀着或红或绿樱桃般的果，山苦瓜密密的爬了一地，处处开着黄花。然后是蕃薯藤，几棵零星的高粱和火把似擎天的熟果，枣红色。黄或绿的指天椒，每走若干步就会遇上一丛。整齐的两畦树仔菜。走了一阵子，见着某个地方升起白烟。果然，被一顶大草帽遮去大半个身体的母亲拄着锄头，蹲着，低着头在畦旁拔草。火堆不远的树荫下，几只狗伸着舌头，一个铝壶和蓝布包裹。

听到脚步声，母亲手里捏着一把草，抬头问：“困醒啦？”起身，走到树荫下，脸色胀红，一头一脸是汗。喘着，招呼我过去和伊一道坐在树头，从铝壶里倒出凉水，用壶盖盛着，自己喝了大半，再递给我。一切好像回到了从前。“做一阵，就得休息一阵。”伊苦笑。“人卡输给草。”好一会，才恢复正常的呼吸频率。解开蓝布包裹，那年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中型钢杯，里头是滤网，滤网里头是咖啡粉和砂糖；两个有耳小钢杯，另外还有一个小布包。

“喝咖啡么？”伊问。

原来我一睡已是下午茶时

间。取两块石头垫着，折来一些榴槌的枯枝，钢杯里头盛了半满的水，生起了火。“咱母仔来野餐。”母亲笑嘻嘻的说。微微有一些风，烧了许久水才滚。放入咖啡粉和砂糖的滤网，折一小根酸柑枝，冲了水，搅拌一番。咖啡味又溢开来了，只是烫得不能马上入口。解开另一个小包，是两块豆沙饼。“几十年拢不曾在芭里野餐。”

“时间过了足快。所有的囡仔声拢消失了。”

邻园有猴子的啼声。

喝着咖啡，伊突然表情认真的看着我问道：“我看你这次回来，好似有话要和我讲？”

“是这样……你突然间搬进来，大家拢不放心。以前你两个老的斗阵住芭内，咱已经唔放心，现在一个人，唔是……”

“专程回来劝我？”

“也唔是。听讲新厝给大树压扁，也想念以前住的所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伊自顾自的说：

“住外边，方便是方便，就是太闲。你阿兄什么拢叫我别做，整天日头出来坐到日头落山，坐到全身酸疼。也不会

饿，也不啥想吃。过一日，就像过一年。租一堆录影带备给我看，看到头晕目眈花，整天坐着打哈欠。伊某又……”马上转移，“回来自己的芭较自由，也较自在。整世人住这，安怎讲也较熟悉，每日有做不完的事情。不会坐到脚撑疼，人也较有精神，心情较好，较吃得落。”

沉默了几秒，有点哽咽的说：“你爸病重时，一直讲要是没搬出去，就不会死。”盯着我问：“你看，要是那时听伊的话，不要搬，你讲你爸今日是唔是还好好的活着？”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医生诊断，父亲的癌症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芭内凉。日时就算热，晒整天，暝时那么凉也不要紧。你爸惊热，每天天暗才冲凉，冲的拢是水井的冷水，就算是落雨天也同款。”目光渐渐又陷入空茫，喃喃地说着。

“早知道伊没几年可以吃，是不要搬较好。伊根本不想离开这块芭。顺伊的意不是好？子女大家联合起来逼伊，连我也……”

语断。泪珠大颗大颗的滚下，大声的抽泣，急急的呼吸

和喘气。轻轻拍着伊的背，重复的细声劝说，年岁是注定的……。

忍不住又诉怨。

“爱吃烟。吃了一世人的烟。才会得彼款病……从少年劝到老，就是唔听我的话。吃烟又不是吃普通的，是吃伊款吉灵仔吃的，尚臭[㊟]彼种。”

“知道伊没通救了，想给伊吃，却不会吞罗。”

谁也没料到事情会发生得那么快。

以前父亲还健康时，每回返乡，都要花上不少时间陪着母亲做伊的日常性工作，聆听伊对父亲的连绵抱怨。新的连串不是，加上数不清的所有陈年旧债，使得长久以来信任母亲的我们都认为父亲有着种种的缺失，诸如不体贴，不疼老婆“从来不曾问我吃过了没有”。可是你们合作生了那么多孩子。不疼自己的孩子，连抱小孩都不会，每回去镇上买菜，他经常从遥远的地方带花花绿绿的糖果回来。孩子比他的狗还不如。父亲常拥着他的狗说亲昵的话，问它们“吃饱没？”仔细的为它们捉寄生虫。父亲听到了也从不争辩。顶多是尴尬的露齿笑笑。“没才

调。”母亲经常如此论断父亲。然而，他可以锄出最平直丰美的畦。那年我们一块种植，他的瓜果都特别的大。他会挖水井，盖房子。

父亲不会唱歌。

父亲病后，母亲的抱怨顿时减少。

突然也就不再抱怨了。

好一阵，渐渐的止住。眼眶略略红肿。静默了一会。

“这芭内，到处拢是你爸的脚印和汗水。数十年走来走去，至少也有数十万遍。在这作伊那时做的工，烧一堆火烟，伊种的东西都还在收成，开花，感觉伊好像还在这芭内。……伊到备去还放不下，叫我要替伊照顾，伊种的那些会生果子不会生果子的，会开花不会发芽的。当时我唔敢答应伊，我老实和伊讲，我老罗，没那个能力罗。”

而后伊含着泪发了好一阵子愕。少年人才有办法呀。工作粗重，又赚没得吃，谁愿意留着，一辈子让妻子埋怨？

确实，父亲没有其他的技能。一辈子在树林里，只懂得一些基本的种植技术。不识字。一张政府的公文就会让他惊慌失措。和大多数人一样，

生平琐屑，乏善可陈。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那些年的排华风潮，于封闭园林里的他，如一阵骚风，最多不过是略略撩动衣角。没有野心，也不曾冒险。这是他唯一的舞台，有着清楚的界域，明确的物质表征。而他终于也必需失去他的舞台。没有子女敢于继承他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原是自然的一部份。我们也必将失去我们记忆之最初的舞台。两代的缄言：找土讨吃，莫要找入讨吃。

树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今是鸟的时代。

然后各自低头除草。

不断的在将熄的火堆上增添柴枝与草。

随着人的移动，就近生起其他的火堆。生起浓烟。

一直到日西斜。

荷锄归家途中，母亲突然说：

“带你去看一个所在。”

沿着园的边界走。长方形的园子，园与园间的浅沟都是父亲挖的。为的是不让邻园的树根或茅草根蔓延过来。好一阵子，到了处榴槌树较密集的所在，树旁有座黄土堆成的小

丘，树的中央地带盖着几片和屋顶上所盖的一样的铁皮。

“就是这。”

母亲蹲下来，示意我帮忙掀开覆盖。

是一个八尺左右长、五尺来宽、五尺左右深的长方形坑，有一些黄浊浊的积水。整个坑子泛出森森之气。

“还没人注意到。”伊淡淡的说。“我搬入来时巡芭才发现的。”

“阿爸挖的？”我直觉的感到毛骨悚然。脚底被黄土吸着，感觉怪不自在。

“要不还有谁？”

“什么时候……？”

没有相当健壮的身体，怎能挖出这么样的坑？是的，在他还健康的时候，难道他想……。

“知道就好，不要讲出去。”

9.

到墓地时，那早已雇人挖好的圪坑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也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黄土坑。草草搭了塑胶遮雨棚，随风作响。

一块毫无情感依据的土

地。从来没走过。所有的植物了无关涉。与记忆无关。大家都一样。

往下一尺左右深处，四壁都凿出一个方型小洞，里头各明亮着一盏油灯。

所有一身黑服的孝子孝女一脸的漠然。堆在一旁的黄土吸吮着行者的脚，每一张鞋底黏满了坟地的泥土。

那是一片新开发的坟地，原来也是小园主私有胶林。二十来个新坟，一迳俗丽。左邻的已埋好，黄土略略坟起，毫无遮蔽，一任雨水洒落。右邻赶工铺水泥。像个垃圾场似的。握着手提电话，脖子戴着条狗链般粗的金链的肥胖年轻人过来兜生意。“保证用唐山进口的石头。福州的。”

微微的下着雨。漫天的苍蝇。祭拜所用的鸡肉猪肉糕果等等，一揭开覆盖即被苍蝇着成晶亮晶亮的黑色。

俗丽的棺木放下时，我们被令转过头去。

被穿上戏服般的长袍马褂，一层层里里外外的套上，从头到脚，瓜皮帽子，黑布鞋。生平第一次做规定的中国人的打扮，远离了世俗的日常，躺成一具中国人的尸体。

俗丽的衣装。

洒一把象征的泥土。上香。烧成堆的纸钱。

我们掉头离去。你安心的在这儿长眠吧。

原谅我们无法将你还给你所选定的自然，那记得你的土地。

因为它不是坟地。

它是被遗弃的家园。

离开不情愿离开的，去不愿意去的。

10.

炉灶里火依旧噗噗作响。水壶喷吐着白烟。天已全黑了，不远处高大的榴槿树下朦胧的黑影蠢动。所有家畜都喂饱了。饭桌和客厅都点上了油灯。

“要点大光灯么？”

母亲摇头。“看得到路就好，不用那么亮。一个人没用到那么多的火。”

旧家灯的进化史，最原始的便是蜡烛和油灯，后来进化为大光灯，80年代以后买了小型发电机，就有了日光灯和电视。进化都属于新厝。而旧家一成不变。当年我们读书，

都亲身经历了这不同的进化。发电机只能发动若干个小时，大光灯耗油，考试前开夜车或赶功课，都只好用烛光或油灯。

“明天早上几点的火车？”太快了。

四方的夜无穷无尽的，让微明的灯火陷入微芥的零丁。

“下一次回来看我唔知是啥时？”伊感伤的说。下次……

“仔大了，年节大日子也只是三几个轮流返来。”有人过世才回得齐全。

猫头鹰咕咕的报着它的时刻，回教堂的诵经声突然在高音喇叭的放送之下，凌厉的划过夜之静谧与微吟。

“囡仔好带么？你某没经验……”

户外错乱的踩着狗的脚步声。猫儿摸黑抓老鼠去了。

“几时带返来给我看一下？”

“明年吧，”我回过神来“等他再大一点。太小出远门……”伊点点头。“住太远，见一面都不容易。”然后极其轻微的说：“只怕我等不到。”又快速稍微提高声量，掩饰似地说：“带回来给你爸点几支

香，给他看看，生得有像你么。”

母亲突然没有了声音。

伊早早入睡。

客厅的油灯将火焰调小，厨房的吹熄了。

伊的房里墙上也挂着盏油灯，灯光只有米粒大的一线细焰，仕女身材婀娜的玻璃灯罩。还是伊当年的嫁妆。一切照旧。

我睡的这间原来也点了盏灯。

为了让夜气流通，让雾进来，我把窗打开。

在微明的灯下赶着会议的讲稿。一会双眼就疲乏了。需闭目养好一阵子神。再继续，再休息。可是很快的，眼睛就刺痛得不能再看文字了。

阿母啊，平时在这样静悄悄的夜里，你都在做什么？

我早早入睡。

可是离我惯常的睡觉时间还很远。只好斜躺着，听听虫声。而后，倒有点迷迷糊糊了。而后陷入沉沉的夜里。有一股印度烟丝燃烧的气味。

隔着板壁，厨房传来许多说话的声音。

板隙穿来一片片薄薄的光的明亮。

一群白衣少年围坐在灯光里，说着、笑着。

公鸡持续啼叫，回教堂的诵经声。

父亲头上戴着煤油灯，在胶林深处割胶。

惊醒，紧盯着窗外。确切无疑：在黑暗中那棵树干后头，清楚的飘出一阵浓浊的白烟。有一股印度烟丝燃烧的气味。

夜里在树林中四处走动。没有方向。没有灯火。/

注：

① 吉灵仔：华人对印度人的日常蔑称。

② 代志：闽南语，事情。

③ 芭、芭内：华人对离开市镇以外的地方的习称，一般在森林内，或邻近森林。

④ 目矜：闽南语，眼睛。

⑤ 尪某：闽南语，夫妻。

⑥ 斗阵：闽南语，在一块。

⑦ 安怎好：闽南语，如何是好。

⑧ 读册：闽南语，读书。

⑨ 囡仔：闽南语，小孩。

⑩ 过暝：闽南语，过夜。

⑪ 脚撑：闽南语，屁股。

⑫ 铺：闽南语，床。

⑬ 尚臭：闽南语，最臭。

一块钱的慈悲

◎廖宏强

“亮，明天是强强的生日，别忘了他的生日礼物。”玲边说边把摺齐的衣服拿进房，顿了顿又说：“现在行情这么差，你就随便买个玩具哄他开心就好了。”

“别操心，我自自有分寸。你和强强先睡吧。”亮笑了笑回答。

“你也别捱得太晚。来，强强，跟爸爸说晚安。”玲抱着强强亲着亮说。

“碍于目前的经济情况，本公司已做出一番行政上的调整，请所有员工于明天早上九点准时于公司大门前集合，董事部有要事宣布。”

仔细阅完后，亮把公司今早派发的声明胡乱塞进帆布袋里头，紧闭双眼小歇一会，直到妻儿均匀起伏的沉睡声断续传送过来，亮才轻声缓步的摸索上床，对着月光筛过叶隙落入窗廉的幽黑暗影，久久无法入睡。

第二天清早，亮在薄雾迷漫中，披着往常那件深灰色的夹克，领着帆布袋走出家门，他把工作场所的连串钥匙轻轻摆入口袋，以免匙扣相互撞击的清脆声响惊扰沉睡的妻儿。伴着

陈旧皮靴，踩着积水淤泥相混石级，逐步逐步扬起的低沉稳重喀喀声响，亮推开围篱笆，眼神犹自不舍的越过饱含晨雾，花蕾满布的牵牛花丛，默默望向晕黄灯光衬出妻儿沉睡的身影，在雀鸟断续的鸣叫，稀疏的脚踏车链声以及清晨扫开阴郁夜色的第一道光中，迎着寒冻的晨风往大街走去。或许是过早的关系，除了几位身著格子裙的印裔女生，街道间杳无人迹，两旁业已枯干的大榕树更显得孤单荒凉。亮来到公车站牌，摸了摸口袋，犹疑一会，看了腕表，转过头继续往市区走去，雄浑的可兰经诵声正悠扬的响起。

来到工厂门前已是九时三十分，门外早已充塞深灰色的夹克身影，亮左闪右晃一路细心听着工友之间的谈话。

“听说厂方要裁员。”

“不是听说，是真的裁员，还是几百几百这样裁。”

“如果中镖就完蛋了！”

“对呀！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找份工都难。”

亮挤到前方，先向熟悉的工友打听集会的目的，接着也加入讨论的行列，一些失去耐心

的工友也开始鼓噪叫喧，情绪显得相当激动且与保安人员挤推拉扯，就在场面越趋混乱时，扩音器及时响起一把苍老的声音：

“请大家安静，总经理有事宣布。”

“各位员工，由于经济不景，本厂也受波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本月薪水挪至下月一起发放，并且将裁减员工。”

此时，早有预料的员工们已按耐不住，纷纷挤向大门，撞开保安人员的围墙，情绪激动的高声喊叫请厂方解释清楚，场面一度失控。在一批资深员工的竭力阻止之下才推选出员工代表进入厂房与厂方谈判。随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所有员工先领半个月薪水，也只有小部分的员工才会被裁，为了公平起见，公司率先公布员工被裁的条件，并且在傍晚时分才公布被裁员工的名单。

亮领着半个月辛劳换来的工资，本以为从之前的小厂转来这大公司当仓库管理员，除了经济上获得改善，大公司基础稳，饭碗也不会丢掉，却没想到一场经济大风暴竟也扫到这。以自己不足半年的资历，货仓存货不及以往十分之一的程度，上班时间大多数在拍苍蝇的情况，在公司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加上上个月强强大病一场，自己又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如此算来，实在是符合被裁的条件，唉，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亮把帆布袋里头的电费、水费、电话费以及一些待还的单据按次还清时已接近傍晚时分。市里人潮稀疏，百货公司也不见人影。亮踱到橱窗，这才想起强强的生日礼物，摸了摸口袋，叹口气，慢慢踱回工厂大门，就在街角转弯处，一位身著格子裙的印裔女孩拦下了他，亮记得

是早晨那裙女孩其中的一位，他用生硬的手语比划一番，亮看了看传单才约略晓得大意。

“我现在这种情形实在是无能为力。”亮说。

女孩似乎不晓得亮的意思，她把手中数朵牵牛花编织的手环高高举上，亮看着女孩深凹眼窝埋着的清澈双眼，搔了搔头，往口袋摸去，把身上仅有一块钱轻轻的放在女孩手中。

“谢谢你的慈悲。”女孩笑着比手势示意，同时喉头尽力的发出声说。

亮也苦笑着。

回到家门，夜已深沉。亮推开围篱，藉着街灯的亮光才惊觉围篱上的牵牛花全失了踪影，跨进家门，玲体贴的接过帆布袋说：“正等着你一起吃晚饭呢。”

“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亮凝视着玲，干咳一声说。

“公司裁员。”又说。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会被公司留下。”

“那太好了！”玲握着亮的手，这才发觉他手中紧握的手环。

“那不是今早我织的吗？”玲拿起手环，仔细瞧了瞧，接着道出事情的原委。

“是这样的，今早有一群印裔女孩上门要求损钱帮助不幸的聋哑儿童，我身上没钱，只好编了些牵牛花环，希望有心人买下，尽点心力。”

“就当是强强的生日礼物吧！”亮说。

◎雨川

车祸

他在说着他的心事。就好像在说着别人的事一样。娓娓而谈，毫无激情。

我静静地听着。在咖啡店的角落里。下午。店内冷清。小贩们都在收拾用具。涤洗声哗哗。还有锅与盖的碰撞声。砰砰。我和他在这快打烊的咖啡店里喝咖啡。各自一杯。水已冷。咖啡失去醇浓的香味。这像不像人生？在下午时分，太阳西斜，即将西下。过后便是夜晚。昏昏冥冥。是寻梦的好时光。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他有一个梦。各人有各人的梦。你甭向我叙说你的梦。我也不必向你叙说我的梦。他也不必。各人有各人的梦。到了该梦的时候，各自寻梦去。管你的梦无色彩。管我的梦一片灰暗。也不必管他的梦黯淡。各有有各人的梦。各自拥梦去。

所以，咖啡冷了。还是各自呷着各自那杯失去香味的冷咖啡。不要说经济。不要说裁员。不要说离职。不要说儿女不济。不要说家无隔宿之粮。不要说明日的事。总之，且喝完这杯冷咖啡。只是，当喝完了这杯冷咖啡，是不是也等于喝完了我们的人生？

才呷了一口咖啡，耳朵里就絮絮聒聒响起了小贩们的议议论论。都是在议论昨天下午这

里发生的一宗车祸。一个退休老人，在过马路时被汽车撞倒了。那个小贩，对那个被撞倒的退休老人似乎很熟悉。但见他口沫横飞：“也不知是不是那老人是不是自己去寻死的？平时他过马路时都很小心，左看右看，看到没有车才走过去。说不定昨天是鬼遮眼吧！他在这里喝完一杯咖啡，就低着头横过马路。一辆汽车刚好驶来，就把他撞下去！”

另一个女小贩接口说：“他最近有心事！银行调低利息，他的存款少了一半。又碰到他家里有事，儿子生意周转不灵，借贷无门。总之，诸事不顺！”

咖啡店老板说：“难怪他最近每天只来一次，连香烟也省起来了！”

听到这许多议论，我和他都相对苦笑起来。

“你见过那老人吗？”

“见过！”

“他也是刚退休？”

“唔！在几个月前！”

“是不是和你同时？”

“是呀！差不多同时！”

“唉！”

杯底只剩一口咖啡。揣起杯。一口喝尽。

苦涩。无味。退休老人被车撞死，那是他的人生。滋味如何，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也轮不到我们去探索。起身。回家。过马路。我看着他低头横过马路。一辆汽车驶来。把他撞倒。……

病

他的儿子去医院接他回家。在车上，儿子接听电话。“哈罗！是谁？唔！是的！是我！在路上！什么？你说大声一点好不好？唔！你是说支票到期？唔！对不起！我刚从医院接我父亲回家！是！我知道！不过我父亲生病，花了一笔钱！最近手头紧！请你跟老板说一声，请通融两天！两天！明天、后天！后天有一个客户答应还我一笔钱，我收了马上进银行！一定的！拜托！老顾客了，不能通融一次吗？我知道！最近行情坏，账难收，大家都是一样辛苦！我进你们的那批货，还卖不到一半呢！是！又遇到我父亲生病！就两天！两天！一定的！是，是！谢谢你！”儿子听完电话，脸色很难看。他嗫嚅地：“什么人？”儿子好像听不到，全神贯注地驾着车。又似有所思。恨不能成为他肚里的蛔虫，可以摸透他的心事。于是，他只好把视线移往车外。车外的景物不断地向后退。前一秒跟后一秒看到的東西全不一样。这好像他几十年来的遭遇。身体好时，他有一份工作，享受着公司给的福利。病了，医药费由公司支付。自从经济衰退，他被裁员了。拿了一丁点儿补偿金，他回家来。儿子刚做生意，

资金短缺，起初还能勉强支持。谁知同样逢到经济不景，生意大受打击。偏偏自己又病了。有病不能不医。医药费只由儿子支付。但是儿子还能支付多久呢？再下去不是要拖跨他的生意？实在是自己病得不是时候。但病要来，谁又阻止得了？人家说他的病是愁出来的。有工作的时候，倒是很少病痛。现在没有了工作，病痛才来侵袭他。这不是雪上加霜吗？他实在不想要病，如果能够逃避病，他一定逃避。但是病要来的时候，是能够逃避的吗？他实在想不出一个良策来。他只好想另一个问题，儿子到底急用多少钱？他想开口问儿子。但此刻他正全神贯注驾着车。而且，知子莫如父。他素知儿子脾气。在他不称心的时候，问他什么都休想他开口。那么他到底急用多少？只好自己瞎猜。可是猜了半天，又猜不出答案。他于是想起，他还有一笔私房钱，是他的女儿给他的。他的女儿给他这笔钱时，再三吩咐：“爸爸，这笔钱是给你的，只能你自己用！”他当时唯唯诺诺的答应了。回到家里，他找出存摺，就颤颤巍巍地自己摸到银行去。提出那笔钱，到儿子店里，把钱交到儿子手中，然后上了一辆巴士，向渡轮码头而去。……

◎黄远雄

风水

关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关于风水，关于气势
他说乘风而散，界水而止
因此家居，因此形势
因此生活，因此运程
他——替我把脉，——剑挑刀戮
直到他指头落在不远处
我近年来运气阻塞主因
其中罪魁祸首已呼之欲出
巍巍而现

据说那是一棵充满敌意的树
披头散发，枝槎纵横
有万箭待发之姿
风起处，发出魔咒之声响
正正中中
直指我家大门
直指腑脏

他赠我
一把除妖的桃木剑
一台辟邪的八卦镜
一座降魔的葫芦
或者

一樽去根断肋的毒鸩
任选其一

我婉拒了他的好意
大门不动一石一木
居宅不阴，树木无罪
我动土不向鬼神请示
我不卜而居
祸害由我招惹
灾难自然来
与运数无关

从此，我裸衣而坐
敞开胸襟，坦荡荡
笑看浩劫从家门经过
笑看兴衰进出
笑看人物迁徙
笑看天地

爱情

初遇是一种偶然
相聚已是一场必然
激发了无数的邀约
岁月殷勤灌溉摹拟
筑成一座座缱绻的
双人椅，必然凸现
难掩的自信，惊喜

不断涌激，催促
爱情终终颌头
从此，一条崎岖道
另辟

一区
一排列
簇簇盛放火红的
凤凰木，不息地
燃烧一个二十年
又一个二十年

高速公路

一座由南至北的高速公路
允许我用平生最激烈
一百六十公里的时速
沸腾我冷寂冰冻多时的际遇
就是要那么一口气
一口气
才能鲸吞河岳的气概
才能淋漓致尽
完成北上的壮举
唤醒心中的太阳
烘干潮湿的意志
蛰伏的形势

◎龚伟成

当你迷信蚊虫能飞善迁的本能

我轻扫过的水纹已开始
温热的荡远了，在莲叶下
沁凉是一尾鱼以自在的
心丝缝织而成的

断断折折的水面可作显微
甚至能扩大蚊虫趾间
扑扑的沙尘

你竟把他一骨儿吞下了
仿佛吞食一宇宙的浪迹
在鼓胀的肚皮上
只瞧见脐圈里锁上的自识

你骄纵的声响在湖上
乱敲恬静的水面
渐渐掩过了风的哨子
那年少惯有的音调

而风还是荡着水纹来
探我。大片云投身下来
拥抱我

◎白点

乡

——送给祖母

落日以后，被风放逐的云
醉倒在南方群峦翠绿中
家是北方最牵肠挂肚的
思念

清风不在 茶香不飘
清水岩的香火
不眠
小小的方寸邮票 一枚
竟把天地引向黯然的
回首

五十年乡情的流放
每一步都走稳了
连生命也彩排过了
等待着某一天
夕照中重临故居
上香 泡茶
并
迎
风
而
立

注：婆婆13岁由中国福建安溪南来，
对南洋存有理想，这些理想实现之后，
没想到老来竟对故居存有更大理想。

人生



风是岁月的外衣
在时间的流河里轻拂
芦 因而染白了
两岸

你终于知道
浮游在树与树之间的
野烟
悄然在夕照里
掩去身影

◎邱玮钧

某夜十二时

我握住呼吸围观
那个当众偷偷录下
半夜十二点钟声的男子——
他以参与葬礼的严肃
悄悄地
也录下我
不小心泄漏的一声
与钟声相比下
微不足道的叹息

初春

所有人都显得 有点
焦急
异乡街角的小咖啡馆
冷清的咖啡香 然后
有我以不变的坐式
院着黯绿色的墨镜
和 咖啡香
看春天模仿冬天
笨拙地
排练自己

童诗 3 首

◎宋飞龙

a. 电灯柱

工人叔叔在马路两旁
竖起一根根电灯柱

飞过的麻雀很奇怪
吱吱喳喳议论：
什么时候
道路两旁种了
那么多棵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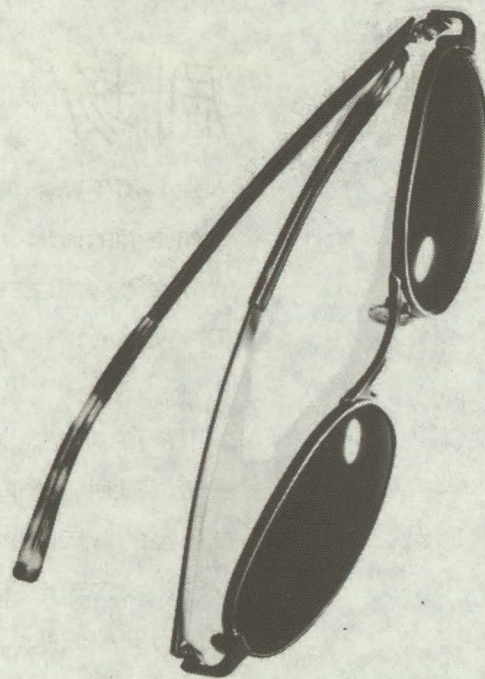
b. 风筝

一只风筝
摇摇摆摆飞上了高空
飘过的白云奇怪地问他：
你是鸟吗？

风筝说：
是的
我是从孩子们心中飞出来的
一只鸟

c. 云

云，
是天空的头发
风这发型师
天天替她设计
新发型



◎辛金顺

人生

鸟声从昨夜的梦里漏滴下来
在清凉的晨光中，随着空气
漂浮成四散的音符

我的童年刚刚起床，靠着窗口
辽望着远山，青青的一线
像未来的岁月，牵引向亘遥的前方
而有人在巷口呼唤，如风吹过
许多岁月的脸都纷纷转老

我套起了鞋子，出门
时间在后面急急的追赶
少年、青年、中年的背影
都相继闪入我的眸中
然后，悄悄消逝
这时我看见，死亡
就在前方温和的招手

通过回忆，我终于
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
在早晨，在
鸟声漏滴下来如音符四散的
梦里！



剧场

人生必须不断颠覆，荒诞
一如空洞的眼睛，所以我把悲哀收起
置弃在心房靠左三寸的地方，并学习
用冷漠的心情，对抗时间……

如果梦可以拼贴，生命的主题：
爱情、孤独、信仰，以及死亡
在角色的背后，该如何去演绎？
或许，我应该选择遗忘
把身份匿藏起来，走进别人的眼睛
然后，从如潮的掌声中拱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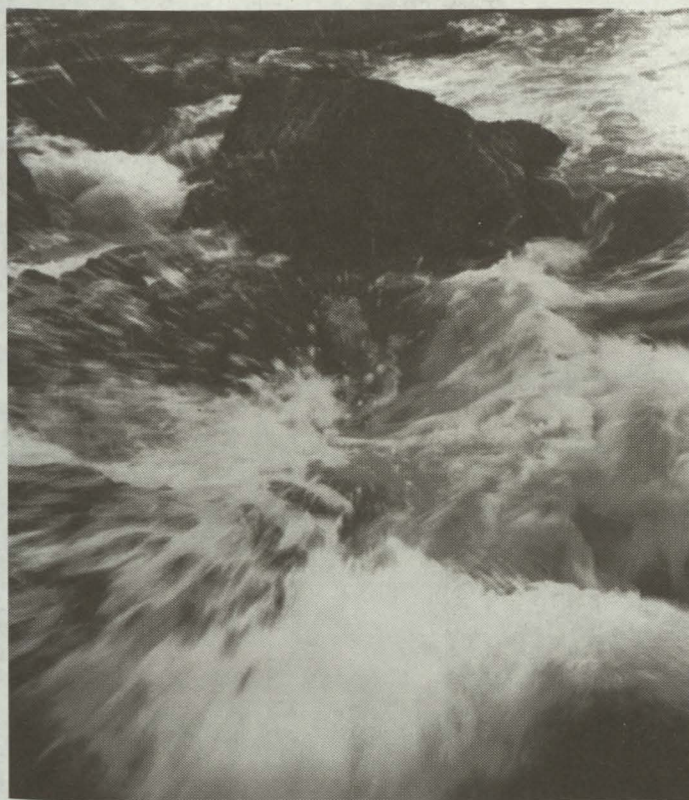
是的，我不断在拼贴
故事，用尽我底岁月和诗句
穿过虚设的迷宫、都市、小镇
穿过这座岛屿，寻找
存在和不存在的证记……

死亡

熄灯以后，黑暗里我听到自己的呼吸
在厅堂寂静的空气中徐徐飞翔，像神
存在和不存在的问题都已被收缩在胃囊
和着被嚼碎的晚饭不断消化下去

在这没有边界的国度，我来去如夜游的盲蝠
穿梭过梦，在岁月的废墟上筑巢
白天苦苦收集的荣誉和足印就任它散佚
像光一样，闪亮了过去就不再留下痕迹

而你还在等待什么呢？明天——
明天，一切等待将在床上预见死亡……



伤曲

在岛屿的边缘
阅读你逐渐模糊了的影子
一切的思念都从我底心里飞翔出去
你看，在夜里
都成了守望着你窗口的星子

如今，已不想再捎些讯息给你
像水面上的风，轻轻走过
我已不愿牵起你梦中的涟漪
只有回到诗里，静静
把自己放逐到记忆的抽屉

夜里，把所有的爱情
让萤火带走，只留一袭瘦瘦的风衣
在寂黯无人的庭外，在
风里，啪啦啪啦
用力的拍打着自己

想起父亲

父亲，
我渐渐走上你当年的路
明白你的困境
未来对你的索求与压力
有时让你犯一些过失

你的梦很多
梦却让你失望
当一条路直直杀过去
怎样都回不到你错过的小站

远航

告诉过你要去远航
当我回来回到生长我的地方
当渐长的发
当老去的心
当城是一扇关掉记忆的窗
因为记忆容易沉睡
我希望你记住我

当我回来带回我的爱
城市已垂暮
青石板上三轮车被扔弃于横巷的角落
青苔爬上了墙
年轻女子悄悄老去
带着我年轻过的记忆

我或许不该唤醒沉睡的记忆
当年轻的我曾经刻画阳光的笑颜
当我们青春似水的流年
或许，走过以后
我们只有高歌直往前头踏步而去

◎林武聪

梦幻诗坊

想在梦轻轻转弯的巷尾
经营一片精品廉价诗坊
勇敢地搜寻、采购、摆卖
那些走过天堂，走过地狱的诗，
对着闹市咄咄逼人的声音微笑，
透视黑洞之外的天空里所有可能的过去，
魔幻的现在熟悉的未来；
对着人来人往微笑，莫名其妙地相信
人走过了，一定会转身回来
与梦一起回来，回来再看一眼
看诗如何颠覆天堂与地狱
如何若即若离，徘徊，徜徉
在梦与醒之间，不知何时打烊



——看到那家伙我就想扁它。

一只野猫凭什么那么骄傲？只要它路过，马上就扇起一股令人咽不下的傲气。走路姿势、神情、长相，甚至尾巴摇摆的幅度，都在在说明它的不屑和无礼，好像多看这世界一眼，都有损它尊贵的猫格。

其实它不过是一只长相怪诞的公猫。那种奇怪的面相，根据我阅猫无数的经验，其实是绝无仅有的，如果猫也有面相学，那它合该有那么跬的个性。原则上它是只黑猫，但错在四只脚跟是白的，像穿上白袜，却忘记穿鞋就走在路上瞎逛——这点确实犯了

我的大忌，难怪我老看它不顺眼。它不友善的黑脸上，有几撮长得很欠揍的白毛，一块在左脸颊上，一撮点在两眼之间，状如惊叹号，千不该万不该，嘴巴还环了一圈白毛——难道，

这也是它跬起来的理由？难怪每个路人见了它都要行注目礼；并且好像为了配合它额上那点惊叹号，不得不发出由衷的叹息，这么怪的猫，真少有啊！

它也仗着自己独特的面相称霸称王。除了对人类还以睥睨之外，它还厌恶所有的同性，凡它所到之处，公猫止步。不必怀疑，它肯定

不是同志，是货真价实的异性恋者，而且凭着旺盛的精力不断开疆辟土。短短几个月，附近的巷弄全都沦落在它的魔爪之下，更虏获无以数计的后妃，捞过界的不识相公猫都被它打得落荒而逃。难怪它走起路来都

跬

◎钟怡雯



有风，一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滨”的土匪相。

这样一只自以为是的家伙，当然不会领人类的情。当所有的野猫对鱼罐头发发出迫不及待

的叫声，它却视若无睹的走过。为了证明它天生的倨傲，我不惜放下身段把罐头送到它面前，它头一撇，只差没发出不屑的“哼”。

这只土匪猫果真有帝王的本事，后宫三千之外，它的皇子皇孙只只都是同一个印子烙出来的，长得欠揍之外，连个性也如假包换。眼看这社区即将由一群怪里怪气的猫来统治，我不得不由忧心中。那家伙大概能感受到我的忧患意识，也许因为身为一只猫，而能引发人类的不安而自得。下午它巡视王土时，竟然斜眼看了我一下，啧啧！那眼神，够跼！



偿

睡前我一定要做一项你猜不到的功课。

床上一共有五只宠物，按照年龄大小来排列是这样的：七岁的老猫西门咪咪，只有巴掌大的三岁印尼狗西门小狗，一岁的贱狗陈健狗，另外一对是只有两个月大的蛮生鸭子岳飞和文天祥，它们怒发冲冠，正气凛然的样子，确实名符其实。因为床不够大，所睡前我得请其中三只委屈下床，两只获宠的留在床上，虽然一觉起来，它们也不知为何沦为床下囚。醒来后，除了把绵被叠好，我还得把地上的三只

再捡回床头，并且重复已没有什么意义的道歉。因为每一天，相同的场景总是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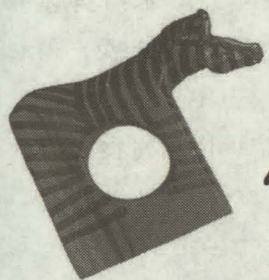
床已经非常拥挤，一些和我不甚投缘的成员开始被新宠挤进书房。两个音响各坐着一只名为“罗斯福鹿”的麋鹿，以及一只“唯命猴”的猴子。麋鹿是一个圣诞节前夕，在罗斯福路上的精品店捉回来的，猴子的名字则来自被封为“违命侯”的李后主。因为要成为我的家庭成员，它理所当然得收起顽劣的个性，对我唯命是从。

书房已经没有玩偶的容身之地，一些失宠的可怜家伙就只好住在书架上，包括两只龙猫和一只哈巴狗。到书架上找书，我会顺便问候它们。多年前它们也曾是我的密友，如今时过境迁，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也心照不宣。

但是我仍然很贪心，即使买不到，遇到毛茸茸的玩偶还是忍不住流连。只不过我对洋娃娃一点兴趣都没有，她们娇滴滴的看来很难缠，那种会哭会笑会眨眼更休想进入家门，我可没功夫也没耐性去伺候她们。从小我的伙伴不是猫狗，就是脏兮兮的男生，女生像豆腐，动不动就哭，破坏玩兴又令人心烦。

那时候非常羡慕有些伙伴在外撒野之后，回到家里又有玩具无休止的玩乐。羡慕归羡慕，我却从未向他们表示。每只玩偶是主人的跟班，他们沾染主人的习气，每一只都有主人的魂看管。也许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浏览陈列架上的玩具，常常我得一忍再忍，按捺下把它们带回家的贪念。

那填不满的缺憾，大概出于一种下意识的补偿吧！前几天，朋友表示要送我一只大麦町，我在电话这端欢喜得点头如捣蒜。隔一天立刻再去电提醒他，“不万不要忘了啊！那只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和你一样聪明的大麦町。”



懒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习惯牵着一只肥硕的包背，像牵着一只腻着主人的小胖狗。背包有一身健康的皮肤，两条背带是又壮又牢固的臂膀，总能紧紧抓住我露骨的肩。喂得胖胖的肚皮，常随着我的大步一颠一颠地，十足肉颤颤的相扑。朋友们对这样一个实用远大于美观的背袋非常好奇，常要追根究底。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见面，看我仍旧钟情于当年那个虚张声势的大背包，忍不住挖苦我，什么时代了，还从一而终？

按照我促狭的个性，应该编派过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譬如这特大号的背袋正好装得下家里六公斤重的大猫。遛猫时，它可以脚不着地舒舒服服看风景，不怕弄脏了回来还得洗

澡，所以我也弄不清楚是猫遛我还是我遛猫，总之遛了那么多年的结果是我越来越瘦，猫越来越肥。朋友们打量我一番，点点头。老老实实说出真正的理由：“懒！”他们反而嬉皮笑脸，以为我在开玩笑。

其实我很想告诉他们，连男朋友我都懒得换，大学时代交的男朋友后来变成了丈夫，更何况是非关幸福的背包？当然，懒惰实在不是什么光采的事，朋友们宁愿相信胡言乱语，我也实在懒得牵动舌头和嘴角去分辨。他们忙着嬉哈说笑，没有看到懒惰如顽劣的跳蚤，此刻正把我身上的细胞当床铺，摊开肚皮睡大头觉。

所以讲电话时，我的声音通常是呈水平状的，因为躺着远比坐着省力。当然有机会坐下可别指望我站着。冬天和夏天的懒惰程度又有差别，因为冬天和夏天的懒细胞量不一样，就像辣有大辣和小辣之分。要是你没什么想像力又不吃辣，那么去观察狗吧！比较它们在两季不同的睡觉时数，可以得出正确的懒惰指数。

天寒地冻时我总是习惯憋在棉被里，露出一个头和一只捧书的手，只需劳动两只手指头去翻书，尽量避免干扰另外一只正在棉被里冬眠的手。床头摆着一杯水，非不得已不下床。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之后，我开始迷迷糊糊的滑入梦乡。冬眠是顺天应时，我总是睡得理直气壮。一顿好眠之后，哎！懒细胞又更孔武有力了。



梅雨一来，身体里好像有一座火炉开始燃烧。雨势时而号啕时而低泣，皮肤也永远黏黏腻腻，那是散自体内的水蒸汽。每天家里的除湿机排出两三桶水，部分来源是我的身体。

我总觉得热，不断喝水，不断排汗，身体变成一台蒸汽机。热在身体打转，热在心里流窜。盆地的热是黏稠的，纠缠不清的十分讨人厌。不像赤道的灼热，流一身汗就算还了债，体内的热火会逐渐熄灭，脾气是火爆了些，倒是个干干脆脆的汉子。有些人脸上笑说没关系，可却一辈子记仇，梅雨就是这样，每年五月它都记得来讨债，又闷又烦。

这季节连猫都嫌热。每天除了倒掉两三桶空气的汗水，还要清理令人疯狂的猫毛。空气中总有成团的猫毛结伴飞翔，地上也有一撮一撮在追逐嬉戏。临出门时，猫来脚边磨几磨，裙子便沾上毛边。为了快点结束捡毛的折磨，干脆买把柔软的梳子帮它们梳毛，或者说，加速脱毛。两只猫一次梳下的毛，简直可以缝成一个柔软的睡枕。两三天后，同样的毛量令人冒火。每次梳毛完毕，我无奇渴无比，恨不得把浴缸里的水一口吸尽。

那是身体里的火炉在燃烧，而且火势会随着气温升高而变旺。从来没有喜欢过夏天，心里老是一把无名火，常常那火焰“蓬”的窜到

喉咙，只差没从嘴巴冒出火来。我总怀疑火焰熄灭之后，烟如草蛇在血管里乱钻，焖出辣人的脾气，闷到全身酥软无力。

这时节做什么事都不对劲，写稿写出一身汗，连思绪都闷得软趴趴，好像过了火候的啼膀；一场午觉醒来，似在梦里跑过马拉松，也是一身汗。鼻子太过娇贵，吹不得舒服的冷气，只好勉励自己，忍一忍，省下挂病号的麻烦。

实在忍无可忍，就去冲凉。水打身体流过，好像在灭火。最高记录一天冲六次，得意洋洋告诉小妹，赤道再热，也不会让人觉得身体有一大滴油快被焖出来了！说完觉得自己无聊。小妹立刻回嘴，大姐，你真闷骚。

想想自己以前心情不好就关上房门，闷到房里快冒烟了，才出来透气。按照小妹的说法，房里应该也有些闷骚味的。那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呢？我抹着汗，嗯！大概，像是狐狸味吧！

◎ 郝眉

赤心

在父亲的小菜园里，看见遍地结满了艳红的小蛇莓，绿油油的嫩叶浓密地覆盖着地面。

我轻轻拨开细叶，要算一算蛇莓的数量。发现沙地上有一些动静，立刻定神凝视。

原来是一只小甲虫。它匍匐行动，胡乱摸索，在沙地上东转西拐，像在耍戏的顽童，而地上竟因而出现不规则的天然图案，瑰奇美妙，好比抽象图画，又像迷宫，范围有一张纸般大小。

我一时高兴，拿起树枝，在一旁画个分数：85%

妹妹自学校回来，发现沙上细纹图案和一旁的分数，不禁大笑起来。

大自然经常创造美丽，只是忙碌的人类将之一一忽略。



松鼠上课

我曾在一间乡村学校任教，一放学，这儿便人迹稀少。所以周遭的小动物并不怕人。

楼上校舍最角头的间格是图书馆，有一扇窗是关不牢的。假期回来就发现一只松鼠住了进去，它时常在走廊上走动，俨然住客一名。

它全身褐红毛发，色泽光滑。孩子们常常喂它吃零食。

后来，又多了一只松鼠宝宝。

小松鼠那身浅褐红的软毛，蓬松细密，比松鼠妈妈更美，鼻子嘴巴也没那么尖，头稍大，大眼睛两旁上翘，精灵可爱。

有一天，铃声响了，孩子回课室上课，小松鼠也跟了进来，坐在最后的一张空椅下，用它那漂亮的眼睛看着我教书。那个模样多像小人儿！孩子们看了也在笑。过了些时候，再看看它，原来它已睡着了！

寂寞

◎葛格

梅雨季节。终日阴霾的天，连绵不绝的雨，湿了南京的街道。我终日守在案前为考试做最后的努力。小小的唱机送一点音乐，配合外面的雨声，有一种写意。奈何无人共赏。搁下手中的书，望着被雨点染的玻璃窗，突然觉得有点孤单。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陪我说一会儿话，应是最好吧。而听说雨要飘一个季节的呢。终日潮显的空气，如心情。

突然想闻茶香。沏了一杯茶，也不喝，只为闻那茶香。有时候觉得寂寞也不过像茶叶，泡了几次也就淡了，不再强烈。

(雨还在下。突然希望你。)

想念

那一天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给你打电话。“有没有想念我？”你问。“那有没有打哈啾？”我反问

你。那是我们的约定，关于想念与哈啾。“有啊那一阵子我猛打哈啾，连续不断的……”我笑。我说，那是因为我在骂你，怪你迟迟不来的信。

放下电话后我抬头望望耀眼的阳光随即笑了起来。那阵子莫名地对你牵肠挂肚，是不是害你感冒了？

而，当天晚上我竟连续不停地打了几个哈啾。我笑。是你在复仇吗？

交趾胡

◎刘汉

我再不要和任何人有感情上的点滴企图，因为这个，最后，变成什么都不是。情人没有，朋友也不然。避免尴尬挺好别说话别见面别说笑别联络。我们都小气。但永远搅不清是谁背叛了这场游戏，或世界遗弃了我们，或时间开了玩笑，或互相抛弃。你说你再不要想起我，我说求之不得，有些恨意在空气中扩张，凭添心脏的

压力。都年轻，都不年轻了。都在乎，都不在乎了。我无法伪装那是一场梦。梦也没告诉我它是真的假的。但这伤害我的骄傲。于是我的骄傲也报复式的踩回它。而这都是浪费人生的十种方式之一。有人特别喜欢用它来打发时间，免得寂寞。但其实不是的。其实只有增添无力感。但你却告诉我不会。但我们都浪费了彼此的精力。我

们都恨着对方。我们原是恨自己的。就是这样减了寿，巴不得没有发生过，只发生一次的事等于没有发生过。活着亦然。我们仇视的瞪着对方。因为被永恒愚弄了。短暂骗我们说那是永恒，误解骗我们说这是相配，结果我们都上了当！被挑拨后怒目而视着过往。仇视着。

考试，图书馆与联想

◎小健

一个小时是如此短暂也那么漫长，当自己从十字大楼走出来后就往图书馆去，心坎内涌起一股释放和莫名其妙的痛快。

据说，图书馆里禁锢了许多学术精灵，而我总选择考试后或开学时造访，寻找一些失去的知识和感染一些精灵的气息来应付学期末在十字大楼盛大举行的烧考会。

每一次的考试都把自己考得疲惫不堪，头昏脑涨。学术在这场仿佛无用武之地，关键是如何掌握考试技巧然后巧妙的发挥，以在烧考会上争取名列前茅。憔悴的笑脸只能在考完最后一张试卷后舒展，可是忐忑不安的心需要等到邮差叔叔送上成绩后方能平静下

来。最后却惊觉念过的科目仅留下一个等级，其他有关学业的知识都被抛在脑后，残缺不全。总在这个时候感到愧疚，痛苦和无助，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摊开双手迎接这种心情的到访。

记得初初来到的时候，还以为这里是理想主义泛滥的天地，拥有一片属于年轻、有干劲、有方向的学子们寻觅梦想的好地方，可以让自己在浩瀚无涯的学海里寻一个真我。

奈何经过这座学城的洗礼与熏陶后，察觉思想僵硬如筑起这座学城的凝固土。人变得混沌和冷漠，有限的年轻在随波逐流、迷茫与考试中度着。对文学的热诚停放在文学院后座四楼阴暗的长廊，而对学术

的期望只好摆放于图书馆尘封的书堆。

走进图书馆，有股寒意和凄清的感觉直袭心头，偌大的空间只有寥寥几人，我随意找了个位子坐下，自己又不经意地胡思乱想起来；时而回想刚度过的两个星期考试，时而探讨忙碌的目的，时而试着分析我国现有的经济困境对自己毕业后的影响，时而想着现有的位置和踏出校园后该何去何从，时而感叹人生，还有理想。

突然惊觉理想的人生不再是崇高的象征和目标，在种种权力架构的影响下，仿佛遗忘了独立的思考与创造未来美好宏愿的能力，甚至不再是社会的一部分，只是资本与物质的

奴隶罢了。良知与道德在这时代备受严峻的考验，历史的进程是地球无情公转式的移前，一些人保持沉默直到老去，多数人就以内兽性的疯颠方式狂欢对待生命，并以狂欢来解放和慰藉心灵的空虚；少数人还是默默地耕耘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继续追求生命的意义和真理，而我却彷徨和不知所措……

永远止境的冥想就如在沙漠上无方向地踽踽独行，导致身体与脑细胞都极度疲倦，头也有点昏眩。于是就扑在桌上歇息一会。当睁开惺忪的睡眼往腕表看时，发觉已是傍晚六点了，抬头四处张望，一个人影也没有，自己也匆匆地离开这里。当我走到往底层的楼梯口时，见到网络电脑室里坐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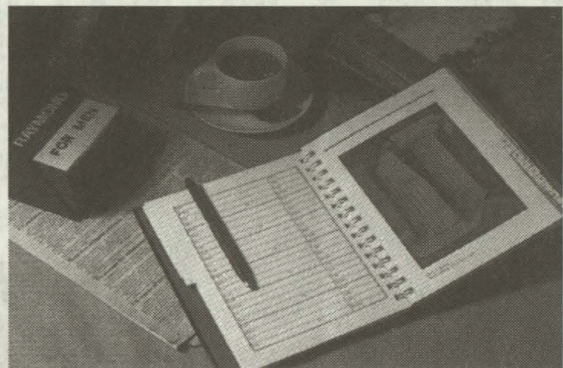
了人，与刚才的情景有天渊之别，难道知识也需以先进的方式获取才能显现其价值与内涵。

走出图书馆，转向后面的摩托停放处，夕阳的光芒越过马六甲海峡泻满一地，对面文学院里几株不知名的老树翠绿的树叶闪耀着凌乱的金光。而文学院像位苍白的老者停驻在面前，以沉默的智慧来安慰在这里默默求知的学子。理学院的学生成了这时代的宠儿，文学院只有等待苍老的命运。对经济而言，这是符合资讯科技爆炸，并以“讯息就是力量”为口号的年代。

世纪末，科学为资本服务把文明送到黑暗的真空，人类步入高物质享受的野蛮时代，我们还能以怎样开放的思想去

面对先辈们留下的丰富文化与社会遗产。土地被判为资本家和发展商的专利品，热带雨林被告为非法居住者，被驱逐出它们植根了千年的土地，而土地将盖上钢筋水泥无生命的建筑物。人们把科技视为万能，微弱的生命当成赌注和被诅咒的对象，并以玩票的方式集资，以荒谬无比的手法把发展说成是人类迈向美好人生的唯一途径。一个大问号从我的脑际袅袅升起，自己是否也将成为包装好的服务工具？

把视线投向文学院上澄黄的天际，见到一群回巢的乌鸦从文学院朝着经济学院的方向飞去。我也拖着杂乱无章的思绪和长长的黑影子回家。



辞梦书

◎章昕

1. 暗房记

他仔细端详女人怀里的婴儿，粉红色的皮肤衬着那头乌黑的柔发，长长的眼皮微微翘起，安静地卷缩在母亲怀里，仿佛那儿便是安全的栖身之所了。

他望着女人怀里的婴孩，眼眶倏地有点湿，他这就是孩子的父亲了。孩子身上流着他的血液，遗传了他面部的某些特征。他细细端详着，那小小而又不失宽阔的额头，那浓黑而厚的眉毛，像极了。他用手指轻轻触摩着孩子小小的脸，孩子微微颤动了一下，那娇小的身躯一旦离开了母体，对外在干扰显得多么震惊与害怕啊！

这个孩子，他暗自发誓要用生命全部的爱来照顾他。他看着女人产后那苍白疲倦



Man Ray / 摄

的脸容，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与怜悯，他的生命，这以后，是与女人与婴孩系系相连的了，谁也不能与谁隔舍。

他永远都不要像他的父亲。那个无数次赌输酗酒后，把他与母亲当沙包一样打的男人。他对父亲的印象是由许多恶梦连成的。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是父亲戴着手拷被警察押走，太阳仍旧热烘

烘的照着大地的午后。他站在人群中，目送着父亲离去。父亲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一眼，就上了警车，自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年少的时候，他竭尽所能要把父亲这个人从心中摒除掉，他生命里容纳不了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他不愿提他，偶尔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只肯说：那个男人

……

纵使他多么痛恨父亲，他的某些部分却继承了父亲的影子。尤其是那眉毛。多少次他站在镜子面前，狠狠的拔除那浓浓的眉毛，他多么不愿听到别人说：看，那眉毛，多像他父亲！他望着镜中的自己，心底的激痛又狠狠刮过。

多少次他把手狠狠的捶在那镜子上，暗自嘶喊那从不敢在母亲面前流露的话：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害怕因此伤了一个母亲的心。但他多么恨自己长得像那男人，那个男人永远都不晓得他的痛楚。

他是独身主义者，这辈子好坏都是自个的事，与人无关。女人是怎么与他开始的，像海洋般，用爱与关怀围绕着他，让那么多年建筑的独身瓦片，在她面前，纷纷坠落。

他后来娶了女人，也因此分享了女人怀孕与生产的痛苦与欣悦。他发觉自己是越来越期待这小生命的诞生。他曾经多么痛恨自己的脸孔像那男人，如今，他看着婴

孩那浓密的眉毛，心里却微微热着，这个孩子长得多像他，是他的孩子啊！他因此决定要尽一生的力量来照顾这孩子。

孩子一天天长大，有回问他：爸爸，公公在哪里？怎么从没见过公公？他看着孩子，怔了一会，答道：公公死了。

他发觉迈向中年的自己，对父亲的恨愈来愈淡泊了。时间的溜逝，到底把记忆里的某些片段，压碎、变得模糊不清了。但他仍然时时告诫孩子：永远不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2. 失宠的雅典娜

她的荒凉感觉开始萌芽，那种仿佛在水中载浮载沉的无助感。

那时，她与他的恋情已经走入末世纪时期了。午后，她刚阅完《荒人手记》与《孤独岛屿》那两本书，坐在院子里的短柜前，心中的荒芜感觉日益扩大。

她望着天，荒凉的天；她望着地，荒凉的地；她淋着雨，荒凉的雨；她阅着月

色，荒凉的夜……；荒凉的感觉无处不在，荒凉得让她想安静地死掉。

她是后知后觉的女子，因而必须承受命运里的这一环结。男人要求分离的话，仍然里；历历在耳。她从来都不知道，男人是如何计算着他们的感情。

每天，男人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工作上，为他所追求的荣誉与利益耗命，除了面对她。

爱情对她是一份早已过期的保险单，为了远离那种载浮载沉于水中的荒凉感，每天，她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端坐在屋前的短柜前，拟想哪天、哪天就可以安静美丽的离去。

他们的关系静止得连吵架的导火线都点不燃。男人曾经爱过她，如今不了。沉默是男人最直接的抗议，男人只有一个要求：还我自由。平静的关系里带着风暴扫尽的气息。他们是两个生活在同一座城却毫无牵扯的人，各自生活着。

她的青春、美丽与爱恋，像风吹过一样，了无痕迹。

她跌入的是一个大泥沼、堆满感情残骸的大泥沼，深不可测。她是水里的霉苔，无谓哀乐，无谓未来。

许久许久以后，她才从那湿漉漉的荒凉感中挺醒过来。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狠狠地清除伤口，该除的地方就除，该缝的地方就缝。这以后，她是一个失婚者，生命的起起落落是自个儿的事，与任何人无关。

3. 那年的月色

若干年后，撑着伞走在这寂静的小巷，回忆仍然像雨丝一样，滴滴嗒嗒的没完没了，仿佛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些夜晚。

那年，她刚升主管的位，常常为了职务上的事，绕着这条小巷，到后街的租屋去找他。就这样站在巷口处，商讨会务事。那年，她是一朵刚盛放的花蕾，青春与美丽兼备，属于浪漫与哀愁的年龄。她带着那与生俱来的灵敏，敏锐地感应着身旁的事物，还有那份若有若无的情感。

许多个夜晚，她踏着月

色回去。纵然只是隔着一条街，他也总伴陪在旁，直到她关上铁门，方才离去。与他在一起，她有着某种被人呵护的喜悦与感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承诺，仿佛一切就这么自然地延续下去。

直到那个雨夜，为了向他求证坊间盛传着、关于他的流言，她拎了把伞，找他对证去。寂静的巷子里，那夜雨像掏不尽的泪滴，缓缓下着，黑暗中那双可值赖的眼睛，显得如此黯然无光，他沉默不语。她愤怒地摔开手里的伞，雨丝纷纷落在身上。第一次，她感受到那种风寒冽骨的悸痛，冷在心底。

是那回以后，他们的界线横划得清清楚楚。仿佛是那时开始，彼此都不再联系了。

那年的月色，像镜中的倒影一样，经过岁月长久的淘洗，逐渐地变了样。如今，她是青春不再的女子，处在三十未婚、不老亦不年轻的尴尬年龄，她所选择的男人，最终背弃了她。

如果不是今天的偶遇，她也许不会再走向这条小巷。

她是在梯阶入口处碰见他，站在那拥挤的阶梯旁，身后的背包数度被人碰着，他看在眼里，不由分说地与她交换位置，她站在那里，恍若回到了多年前那些被人呵护的温馨日子。

重逢，让那原以为早已模糊不堪的记忆，又再一次清晰的浮现出来。如果当年，她选的是他，如今，那又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

花谢叶凋，燕子已老，他们都回不了从前。安然道别后，她独自走在这寂静的巷子里，生命匆匆，到底也无法遗留什么，除了记忆。

∕

◎王伟基

1. 审判

把肢体扭曲成问号
你我都活在彼岸了吗？

重新解剖一具肉体或尸体
有人质疑血是热的
却略带腥味

(血在管内恶性循环
繁殖堕落和欲望)

2. 爱情

煮滚一片湖水
自己被裹成粽子
粗绳是心情
紧紧地捆绑着千年以前
曾经发生过的一桩爱情



3. 真相

裂缝自胸膛撕开
热流向外生长
火一样红
烧过整片肌肤

每一个毛孔
原来都是一个恶梦

4. 海洛因

当我兴奋于自己的成长
他们却告诉我
抵消3公斤的罪恶
只有一个方法：

站到39号B路
重复死去200次

◎柴可夫

Y2K 端午

屈原跳的江流的是
千百年的传说。粽子
是法定证人。五月初五
网际网络传播粽香 所
有的年轻人都反对传统
他们说：传统将纳入神
话的鞋子。类似灰姑娘
的玻璃鞋 浪漫用神话
包装 是一场美丽的天
气 于是粽子被包裹成
心形 成为隐喻神话
的定情信物 在十二点
过后失效。

我的志愿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飞机师
拥有 101 架纸飞机和 202 种
飞行花式。纸飞机的飞行角
度善意地迎合风。当我苦练
第 19 种降落方式时 天空的
云朵正追逐着开始一场捉迷
藏游戏。我只能驾驭颤抖的
飞机用第 16 道方式降落在你
家窗前解体让文字轻轻向你
吐露我这么多年来愿望。



◎淑莉

寂寂的夜空
闪着
沉默的星子
踩在云端
看见自己
躺在湖中的家

原来 家
在夜晚 已变成
遥不可及的
一滩眼泪

隐形问题

◎阿租

静止活动 潮湿粒子围绕着复杂的心跳
低温度急救这可终止的速度
距离只是一堆沙中两颗小石
所有住在心底的苦闷都溢了出来
在没有斜度的土地溜达
清晰听见撕碎的声音
隐约嗅到土地原有的纯白色

生命依靠水获得延续
水用一颗雨降落地球表面的时间凝固
坚固的外壳保护着颤抖的心
颤抖的心勇敢撑着一把伞不允许湿透

外壳承受的重量是文字言语的内涵

躺在土地的苦闷啊
只像蚂蚁 病了
只像蚂蚁 死了
冰溶化的时速相等于金星绕太阳一圈
心结束于冰的旁边
流星在黑色的夜空划过留下只能回忆的影子般
和一只鸟对话它只需用翅膀终止你的话题

“你真的以为你是对的吗？”

冰在水面上游泳

◎莫泽明

底片

冲洗前
秘密在暗中过滤
等待时机
暴泄

日记

把我豢养的诗虫
压在枕下
耳畔聆听飘雨
击痛了瓦片
如果雨过天晴
黑夜也会有太阳
洒过心窗的扉页

把我长大的诗虫
排成一座彩虹桥
卧读繁星如斗
总有几颗
坠落的哀愁
串起吧，激情
渲泄以后
才不会遗忘

自杀的狗

◎曾翎龙

良久思索
你终于坚决
天空的云显现无与伦比的悲伤
你抬头
乌鸦飞过
树犹在微笑
车子驶过黄昏
草丛有蚱蜢
作消耗生命的跳跃

你穿过路堤
引发蚂蚁一阵骚动
寒风吹来
抖了抖，
你忽有所思
剧烈摇晃身体
跳蚤掉落
你要
孤独地死掉

16轮的驶来
缓慢如同世界背弃了的时间
你知道这不是凶器
哀鸣只能一声

摩托以140公里的时速诱惑
不成
你不要任何陪葬品
你等待
等待终于
终于乌鸦回来
你疾走

云群早散
树笑开了
蚱蜢继续跳跃
蚂蚁鱼贯回家
跳蚤妒忌

你的死只吸引了
竞相走避的轮胎

灵魂金属化前的嘶喊

◎刘富良

在大考的风声铿锵萧索杀气弥腾的前刻
生命对我来说除了影印讲义参考书籍往年试卷以外
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就连写诗的魔鬼也没有
一天24小时放大两倍而书桌上的闹钟滴答放大十倍
整日挂念书本拼命剪裁吃饭冲凉大便睡觉的奢侈
洁白无辜的墙壁上什么王菲汤克鲁斯统统锁进抽屉
然后换上笔记还有努力加油之类的催命符
屁股乖乖地贴住座椅它说我们好久没有接吻了
杂货店的老板必定惊奇世上竟有如此神效的强力胶
我说这简直可比拟地心吸力紧紧吸住灵魂像贴紧地表的鸭子
偶尔天真地幻想自己是海鸥岳纳珊想要高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
在十五分钟九百秒的短暂颓废沮丧后重新旋上发条
终于承认自我不过是机械文明发展史的抵押品
任是封建主义启蒙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代主义
也不过是形式架构上某种不同程度的人性箝制
于是唯有每天将灵魂打造成金属铁
在苍白的天空下继续忙碌继续盲盲路路
继续向有限的生命预约庞大的虚无
密密麻麻的簿页上排满一些不是自己想要的
然后替敏感的神经大量注射麻醉剂以麻木
反复告诉自己不要思索不要怀疑不要叛逆只要习惯了就好
明天冷漠规律的太阳再度升起时候
赘馀的情绪将不再梦呓甚至不再
存在

故校

◎巫群香

1. 绿意丘

宏伟的新礼堂披上最
隆重的礼服
哀悼
惨被腰斩的山

2. 长廊

即使健身千百次也
回复不了往昔修长的婀娜
左近肥肉横生的课室
挤
挤得我憔悴，消瘦

3. 布告栏

商量了许久仍决定不了该
以何种方式来欢迎你的到来：
尊贵的陌生客人

聪明的暗角灵机一动
以蛛网串成花圈 用十五年的相知为帖
请出了大隐隐于尘灰的“华文学会”横匾
演一幕故人重逢

4. 重逢

重逢是一杯劣质的 Espresso
含在口中 苦
吞入喉内 涩
落入胃里 酸
没有齿颊留香
不堪回味再三



现代性与文化属性

◎张光达
——论60、70年代马华现代诗的时代性质

马华现代诗的“现代性”是西方/台
港文学技巧和思潮混合的移植特性，
交织着一些乡野传奇的本土特性，它
有别于西方高度发达/腐败的资本主
义社会文化，也有异于中国性现代主
义自我流放的现代感性。

1. 缘起

温任平在《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中说：“马华现代文学大约崛起于1959年。那年3月6日白垚在学生周报137期发表了第一首现代诗《麻河静立》。关于这首诗的历史地位，最少有两位现代诗人——艾文和周唤——在书信中表示了与我同样的看法。……”①迈入60年代，马华现代诗倾巢而出，大本营在蕉风月刊，形成马华诗坛的第一波现代文学运动（包括创作、笔战、专号等），1974年由温任平主编的《大马诗选》是这个时期的总体成绩。马华现代主义文学风潮，持续到70年代后期，已呈饱和状态，开始停滞不前，一些作家犹在“现代性”中自我重复，另一些作家则陷入“中国性”的泥淖深渊中不能自拔，更多的现代派诗人却已经意兴阑珊停笔掉队了。

马来亚在1957年宣布独立以来，虽然大部分的华侨都变成公民，然而华人在这块土地上的基本权益却节节败退。首先是1957年所草拟的宪章，马来人的特权从15年的期限改为永久性的特权，在语言文字的合法化方面则定马来文为唯一的国语，而华文及淡米尔文被概括性指成“非官方语文”。1961年教育法令立下一个令华文教育寝食难安的阴影，就是华社家喻户晓的第21条（2）条文：任何有必要的时候，教育部长有权命令任何一间国民型学校改制为国民学校，走的是国家单一的马来化教育政策。1962年国会修宪，重新划分选区，增加乡村选区的数量，保留城市选区的原来状况，显然是针对减低华人选民的投票能力而设计的。（杨建成，1982：178）1969年的种族动乱，乃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有名

的“五一三事件”，被官方列为敏感课题，政府制定“新经济政策”，推行国家文化（土著化）政策，一切马来人特权、官方语文、回教、土著、固打制（Quota System）等问题被列为“敏感问题”，任何其他种族不能商谈和检讨其合法地位。华人的政治权益和文化属性过后只能退为消极的保卫与防守。（黄锦树，1998：113）

60、70年代的马华作家诗人，由于面对政治现实和文化属性的危机感日益深化，这些外在和内在的困境深深困扰着他们的思想观念，久而久之形成某种情绪表现，他们又藉着文学的表现形式表现出来，对此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要数60、70年代的现代诗人群。活在“自我”屡遭挫败的政治现实，对于现实敏感的题目不能抒写，现实环境层层的政治禁忌，无形中某种程度上迫使诗人更进一步认同和接受60年代开始输入的西方和台港的现代主义文学。一反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为了政治禁忌写一些表面公式化的歌颂国家政策作品，马华现代诗人开始走入内心世界，勇于发掘诗人的潜意识面，寻找一种内在的心理的写实。（温任平，1986：2）

西方和台港输入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其时颇流行的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意识流技巧对马华现代诗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语言观念。他们在厌烦于现实主义作品的肤浅表现，又在面对“自我”的政治权益和身份属性的焦虑彷徨中有所期待，因此现代主义的出现正好弥补了他们精神上的失去指引。除了个别诗人有意识的仿习，蕉风月刊有心引介

也助长了这股趋势。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品，时常表现种种人类存在的“现代性”：虚无、苦闷、迷惘、孤绝、焦虑、彷徨、疏离、荒谬等状态，因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于西方经战乱后重建废墟、人的思想价值混乱的年代，及其后来兴盛的西欧资本主义。香港学者刘小枫在讨论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时指出：“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某种宗教理念及其建制形态，而是一系列经济、地缘政治乃至生态条件的偶然聚集的综合因素，是诸多历史互动和制度因素的偶然性互动的结果……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于以奢侈生活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性文化，这种文化以城市享乐为基本特征。”（刘小枫，1997：214）基本上西欧资本主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现代性（Modernite）有别于现代（Modern），一般指的是西欧的启蒙运动思想，以法国大革命为政治标志，以工业化及自由市场为经济标志的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同上：206）我们这里对60、70年代的马华现代诗的“现代性”解读实无法含盖整个西方的现代主义特质。因为基本上当时的马来西亚还是农业国家，社会也缺乏物质享乐的生活条件，马华诗人虽然身处在一个没有发展现代主义条件的环境，但内在的文化属性被剥夺所形成的苦闷失落，正是现代主义文学所强调的心理的写实、深入的挖掘人性和内在的必需表现，无可否认的提供了他们表达现实困境和文化情结的理想管道。② 60年代的马华诗人，和60年代输入的西方（台港）的现代文学一拍即合，他们书写的隐晦文体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这类异化的文体语言是退而求其次的，为了躲避

官方的敏感课题，为了躲避陷入现实主义的肤浅文体，为了心理表现上的需要，因为诗句中的“现代性”是有策略的异化而求得委屈的自我。换句话说，“自我”的取径过程是扬弃一部分的自我（不得不）而换取一部分的自我（不得不）。今天我们后见之明，看到了两个下场：（1）自我在异化的过程中逐步被他者同化，失去自我，成为“他者中的他者”。（2）自我在异化的过程中，作出调整重新定位，与他者一起异化，成为“他者中的自我”。

2. 西方文化病 vs 马华文化属性

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取经，主要以引进西方思想和写作技巧，为60年代马华诗注入一股新奇的声音。西方思想最为东方文化界诟病的是它的思维中所常表现的文化病，包括焦虑、紧张、反叛、自我怀疑、虚无、疏离、荒谬、歇斯底里等精神上的病态。如果以这些特征来看60、70年代的马华现代诗，诗语言文字所表现的外在情绪可谓相当接近，究其实这也是一种横的移植，一种西方文化霸权的后殖民产物（60年代的台湾文学就是一个端极的例子）。③ 但就马华诗中所表现的文化病态语言文本，有一点是与西方或台湾的现代文学不同的：60年代的现代诗不能单纯的视为“西化”或“异化”，它与马来西亚整个历史时空和政治现实有很大的必然性。政治现实和华人传统文化的困境深深困扰着诗人的思想意识，为了避免踩踏政治地雷，他们藉现代文学的象征语言来隐匿文本的指涉，往个人内心世界深入挖掘，在现实主义横行的马华文坛，这种语言

文字的隐晦性质却反而带来文学技巧表现的提升，或者是一部分现代诗人所意想不到的。④ 以下我们将检视《大马诗选》中的诗例，来窥探60、70年代马华现代诗对于西方文化意识型态和马华文化属性所产生混杂的影响焦虑。

艾文的诗〈困〉首节就表现出一种神经质的面对莫名的恐惧感。诗第一节和第二节：

醒来的时候 / 听到乌鸦在屋顶上 / 黑暗的阴影便蒙下来 // 禅坐在那里抖擞 / 同样看得见听得到 / 驱逐的办法就转不来 / 一部重卡车轰入门槛 / 隆隆的声音怎样也化不开（温任平，1974：43）

诗人面对黑暗的阴影，产生一种受困的恐惧，异化的场景（乌鸦），使这些诗句轻易地弥漫着诡异的危机。诗第二节深化作者受心理压迫伤害的感觉，面对强弱悬殊的暴力欺侮而不知所措，“看得见听得到”是诗人意识到这里头的问题是怎样的一个问题，“一部卡车”的力量足以摧毁一切徒然与之对抗的动作，诗人的权益争取和文化属性问题只退为护守，护守仅有的书写身份。

同样的表现在诗人黑辛藏的〈隔离症〉一诗中，受困于文化意识的压抑，形成一种焦虑心态，在诗语言中化为一种私有的隐晦影射的巫术语言：“有幢幢牢狱向你掷下 / 比嵌紧罪恶还要孤冷地结着 / 你底来路与去路”（同上：187），这一场隔离症是诗人面临政治文化的危机病症，“来路”已经回不去了，“去路”也笼罩在层层阴影之下，不见得有丝毫的明朗化，诗人只能以隐晦象征的语言文字来抒发心

中的苦闷焦虑。对现实政治和传统文化属性产生焦虑失落的心境，因此他们的诗中也无可奈何的渲染着种种的文化病症，企图寻找“自我”，是诗人当前最重要迫切的思考方向，但现实政治的困境格局，他们在寻找自我的努力过程中可以预见的面对各式各样的挫折，艾文的〈传说〉也提到华人文化对他者的困境：“他背的皮囊 / 裂开陈年八卦 / 他迷离的网 / 张一口深渊”（同上：40）。艾文的皮囊内所装的是一个陈年八卦——古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意味着诗人有意追溯文化属性的源头，但现实的压抑就像一口深渊在等待他掉下去，他的文化属性面对他者的异化/同化。在〈声音〉一诗中艾文便以隐晦的语言和图像来构筑他内心世界的挫败感，和追寻自我所面对的一道阻碍：围墙，这座围墙层层阻挠诗人的追寻意志力：“布道的声音 / 阿弥陀佛的声音 / 蜡炬垂泪的声音 / 腐草堆里一滩血肉的声音 / 枯堡上空黑蝙蝠哀恸的声音 // 存在冥冥天地间 / 说不出种类的胎儿们 / 于子宫残废的声音 / 他都尊敬用左手盛之右耳 / 右手盛之左耳 // 这些的声音 孤绝 冲刺 / 有一座围墙”（同上：49），道尽追寻自我的种种努力和困境，自我被异化成他者的危机近在眉睫，胎儿认不出种类，意味着文化属性的混淆失落，子宫已经残废，再也没有机会传宗接代，护守文化属性也成了问题。这些声音几乎遭到封锁，对于文化属性的最基本要求，和对政治权益的法定地位已经成为不可能，因为这些都是敏感课题，有如一道围墙层层被封闭起来。

诗人走入内心世界，寻找自我，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他们忍受心理上的痛苦，他们受困于政治化因素而累积的文化情结，也因此异化了诗中的传统文化语言，甚至被他同化了而变成一种文化扭曲病，一种歇斯底里的病态语言，比如艾文的〈白灾〉诗中所描述的：“午夜午夜以后 / 忧郁的唱诗班 / 唱一些残废的故事 / 唱一些断发人 空虚 / 可怜的瞳眸 瞳眸 / 唱一些念珠的 / 孤独与寂寞 / 吾人脸色苍白起来 / 更接死亡”（同上：48）。越接近认同死亡也就是越有可能失去自我的定位，整节诗的语言文字都是病态的，“唱一些……”的覆沓呢喃语调更加把读者的思绪推向不快的愁闷，这种情绪化的巫术语言为当时的现代诗人竞相书写。

3. 寻找自我→失去自我→寻找自我

60年代马华诗人在追寻自我定位的过程中，随时面临失去自我的身份的危机。他们担心在政府所采取的政治化语言文化政策下，会丧失自己的语言族群和文化属性；马华文学也在一种不受官方承认的情况下自生自灭，坚持写作乃成为所有马华作家对华文教育和文化属性的最后“收复失地”的共识。^⑤马华作家知道，如果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身份权益也会消失殆尽。套张锦忠的话，便是：“身份纯成隐匿的，妾身不明的书写人——失声导致失身。”（张锦忠，1995：531）为了时时警惕自己失去自我的随时发生，诗人透过诗句文本表现出不断“自我”反省的紧张挣扎心态。艾文的〈沙漠象征〉强烈表露出一股失去自我的矛盾挣扎：

他那样固执的家伙呀 / 且燃着一缕枯黄的轻烟 / 在一座孤绝的调堡 / 徘徊 / 他没有籍贯 / 骑在他背上的古老骆驼 / 始终要逼着他在沙漠行路 / 除此莽莽黄沙 / 他看到巨大仙人掌小小土拔鼠 / 有时 一只不老的野猫 / 疲惫的从仙人掌山峰摔下 总是 / 逃不掉流血而挣扎 / 挣扎 / 挣扎而流血 / 他 没有指纹（同上：50）

诗人追寻自我显得固执和孤绝，意味着他的行动是义不容辞择善固执，但是他所面对的文化属性危机是那么的强烈：他没有籍贯，他没有指纹。没有籍贯和指纹令诗人失去身份，失去自我，这两句的直接告白宣判了华族的死刑。

诗人追寻自我到失去自我的焦虑挣扎，不单发生在艾文身上，也同样表现在其他现代诗人的诗句中，这是当时所有华人族群的切身问题。李有成的诗〈不快〉写自我的身份追认，写他者挑衅自我的定位命题：

你看见那些不快 / 他们附在你的灵肉上 / 一层又一层地繁殖 / 直到你变成枯草，或者一只 / 难看的兽，他们 / 唉，就是他们（同上：55）

诗句中的他们，就是他者——自我的异化/同化收编者，诗人对于他们带来的“不快”和“难看”感到不忿，但同时现实上却是百般无奈，“你”的渺小孤单与“他们”的强大欺压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表现弱者和强者的地位处境。诗第二节描写“自我”的悲惨命运下场：“他们，那样子向你推销 / 如何去看见自

己 / 如何去撕裂命运的外衣 / 然后，然后又如何让他们 / 在你身上 / 一块又一块地割下”（同上：55），面对这样愚弄的折磨方式，诗人的“不快”也只能是一种认命的姿势，退而求其次的成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注定要（也只能）“在剥下与繁殖之间睁着眼”，他者和自我的强弱悬殊，彼此的主客关系似乎已成定局。

沙河的〈停尸所〉哀悼一个军人的殉职，这个军人的身份大抵可以确定，因为诗中描写死者时提起“枪声是他的陪葬品 / 他们在他身上装饰 / 以铁勋章的一层冷意”（同上：92），死者是否华族，诗人没有说明，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诗人凭吊哀悼死者，通常都带有咏怀自比的含意，以示对自我的警惕作用，或感慨彼此的处境之相似。对于这个死者的保卫国土而牺牲殉职，沙河采用一种反讽的语调：“那人在谢幕之后 / 便如此躺着 / 躺出一页空白 / 一页不属于自己的历史”（同上：92），透露出死者追求理想而最终却失去生命，死者死后也没有身份地位和文化属性，这真是一大讽刺。自我的身份定位模糊不清，“一页空白”和“不属于自己的历史”都是自我属性被异化或同化的悲惨下场，诗人的体认是深切的：“踩过国家的泥泞 / 踩过壕沟的泥泞 / 如今 / 他要踩过他自己 / 身上的一团泥泞”（同上：93），死者踩过自己的身体，诗人也将面对同样的命运，泥泞的意象已暴露出情势的无可挽回，“收复失地”的构想更是遥遥无期。

对自我的身份定位引起的破碎思维，最终感到一股巨大的绝望悲哀，60、70年代的马

华现代诗多有触及，沙河的〈脸〉一诗中也隐约的自我哀怨：“嚼草根的嘴 / 咀嚼着绝望”（同上：94），还有〈齿轮〉写出生后即刻面对阻挠和挫折的处境身份：“一根脐带 / 一个名字 / 给你一面栏栅 / 给你一座无法超越的墙”（同上：95），这道墙正是和艾文〈声音〉一诗的围墙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层层地把诗人族群包围起来，不能超越也无法保存名字，失去了自我的身份定位，诗人的绝望成为整个族群的命运。从追寻自我到面临失去自我的危机浮现，在他者和自我之间徘徊不定，有人企图在两者之中寻求一条折衷的定位，扬弃一部分的自我文化属性而涵摄一部分的他者文化属性，自我成为异化的文化属性，就是所谓的“他者中的自我”，而不是自我终结的“他者中的他者”。在焦虑彷徨面对失去自我之际，赖瑞和的〈渡河的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他是一个食月光的人 / 子夜里还划着一艘船 / 叩访并投宿于：河流的家 // 沿岸的苔藓和水草，已为他织就 / 一袭岁月的缕衣，披在他童年种在 / 心中的一座果园，一排排 / 秃老的树干 // 等到河流都涨满了 / 他从果园里砍下一排 / 可以漂泊的树干 / 编成一个木筏 // 他终于遗忘了一条 / 古老的河 / 试探另一条河道的冷暖 / 他已在暗礁重叠的阴影中 / 熟悉了：河流的身世和年代（同上：245）

“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普遍的文化象征，“渡河”是为了寻找自我的定位，渡河的过程本身就象征着一一种“超越仪式”（Rite of Passage）。月光或月亮又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另

一个普遍的象征，诗人自许为肩担中国传统文化和心怀文化情意结，“河流的家”一句道出诗人的文化属性一脉相承，绝不轻易迷失。通过渡河这个象征性的仪式，他“终于遗忘了一条古老的河”，从“古老的河”过渡到“另一条河道的冷暖”，并且“在暗礁重叠的阴影中”，“熟悉了河流的身世和年代”，宣示作者不再认同古老文化中国，那是遥远陌生而不切实际的，诗人开始为自我寻找一个全新的定位：马来西亚本地的华人。虽然这个全新的定位仍然是危机重重，因为国家实行单一政策，非马来人的一切都是边缘 / 非主流的身份定位。赖瑞和的〈渡河的人〉比艾文和沙河的寻找自我到失去自我又跨出了一大步，他不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自怨自怜，也不在面临失去自我的焦虑中被他者同化收编，他采取一个象征性的超越仪式来试探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行性。我们读到诗人的语言情调是舒缓平静的，没有其他现代诗人所惯常带有的神经过敏气急败坏心绪。我们看到诗人从追寻自我和失去自我的影响焦虑中，如何企图突围而出，不放弃自我，但也不得不失去自我，将定位重新调整而尽最大努力寻回（一部分）自我。

4. 鬼魂与死亡情境

对于死亡的观念意识，对于死者的敬哀信念都是文化心理最基本的原型。对死者敬是因为死者已矣，对死者哀是因为节哀顺变，更多的是对死者的哀痛转化为对自己的哀痛，因为我和死者有着同样的信念，同样在追寻自我，同样的分分秒秒在面对死亡的命运——失去自

我。古代的人以某种礼仪形式的动作不断重复，来祛除人们内心对于死亡的恐惧感，也藉此减轻对于死者的怀念和痛不欲生的情绪，帮助人们去除内心不平衡与哀伤的意向，这些礼仪通常表现在传统的丧、葬、祭的形式规范上，称为“超越仪式”。人类文化学研究者认为，通过超越仪式，我们可以找到一切“生”的价值信念和泉源。死亡作为一个被感知、被体验的对象，实属精神活动中的表象性内容，具有非实体性和超越时空的存在形式。这就说明对于死亡的认识、体验、承受、全然存在，展开在人的精神意识领域之内，可以支配的思想与情感，可以影响生存者的心态与意向。所以死亡观不仅仅是文化模式，价值系统中的核心部分，而且也是人类确立自身意义世界，获得自我理解的重要或主要的观念形式。（李向平，1997：10）我们在这里透过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谈了许多关于死亡的价值观念，主要是为了解开60、70年代的马华现代诗中的鬼魂意象和死亡情境的谜题。

沙河的〈停尸所〉最可以成为这一类诗的典型代表，通过一道超越仪式，诗人和死人在精神上产生某种共识，认同死者的死亡价值信念，也就是诗人自身将要走的路向，在精神上无惧于失去自我的危机，因此在这首诗中我们读到的是讽刺，冷静而不错乱愤怒。除此之外，沙河有很多首诗皆提到死亡和死尸，如写给自己的生日的〈齿轮〉：“三月三日 / 母亲的阵痛 / 或许给大地带来一阵震撼 / 或许给荒冢添多一具弃尸”（1974：95），出生（生日）和死亡（弃尸）的并时交替，正说明了超越仪式对

诗人们所拥抱的生死信念：以死生之间的非连续性还原为连续性，把死亡的反文化转为文化性。死亡意味着失去自我的文化属性，但也同时延续着自我的文化属性，这一切透过诗歌文本来加以阐述。死亡乍看之下是文化体的毁灭，但透过书写不断强调和重复死亡的进行足以让人透视死亡的再生意义，让人看到超越死亡的可能性。

另一位诗人艾文也有同样的死亡体验，比起沙河，他的诗更多一层阴森寒颤的气氛，渲染死亡予人一种恐惧的压迫感，他写〈烟〉居然幻想成鬼魂：“那年初秋的洛水 / 那抱枕寒冻的人 / 凄然看见缕缕众烟魂 / 自水面袅袅上升”（同上：39）；另一首诗〈死结〉对死亡作出多层面的探讨，全诗充满冷酷阴森的气氛，语言文字也布满病态的不可思议，试看诗最后一节：

水肿的脚 / 且长满片片磷光 / 且交叠于旋转的赌盘 / 轧拉轧拉的滚动 / 直到黑驴马和红袈裟 / 拖着一箱小堡垒 / 到了阴阴的山腰 / 等烟火冥纸纷飞 / 他们的耳目已老 / 吾人 / 淤入纷乱的蚁巢（艾文，1973：89-90）

艾文在他1973年出版的诗集《艾文诗》里大量提到死亡的题材，诗的主题离不开诠释死亡及存在、战争的阴影、物我及人生观照、自我心绪的投射。往自我内心探索的结果，加上作者的人生观和现实政治无奈，形成了诗人以死亡来观测存在生命的意义，甚至超越死亡来达到生之要义。这是艾文和沙河等人的企图方向。我们今天以后见之明来检阅，对于诗文本内的

艺术评价和政治文化因素互相印证，是非成败一时实无法草率给予回答。

江振轩的〈他要涉江而去〉藉涉江这个象征符码，来交代寻找自我的超越仪式，如同赖瑞和的渡河仪式，涉江和渡河都有着同样的企图，两者取经的过程也颇相似：

危险因此必然 / 潜伏，如鳄之 / 静待灵魂的
到来 / 可是他要涉江 / 可是他要涉江 / 那必然
美好的对岸 (1974: 77-78)

对自我的追寻认同，明知危险因此必然，随时葬身江水中为鳄鱼裹腹，成为一具没有身份属性的灵魂也在所不辞，诗人面对死亡的精神寄托令他不惧死亡。

政治现实和文化属性的双重困境，压抑着诗人的文明思考，而死亡有意识或无意识却成为一种压抑的工具管道。透过诗中的死亡意象，我们在《大马诗选》中读到最多的神经质、不安定和死亡倾向的病态语言。周唤的〈短诗集〉渲染浓厚的死亡倾向：“虽然他存在 / 左右手却系着死亡 / 死亡里 看那些人在风里添血”，“断臂后想毁灭自己 母亲不允 / 因血肉要归还她 虽然她已死”（同上：104），诗人的思想意识充满死亡的丰姿，死亡以各类面貌呈现在诗句中，死亡后回归大地的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在周唤笔下表露无遗，母亲与大地之母的形象在死亡情境里显得格外悚目，透露出这是一条天无绝人之绝路。艾文的鬼魂更加匪夷所思，〈绝路〉一诗中的超现实的镜头加上杀伤力的语言节奏：“某人 / 从冷却的灰烬 / 跳出 / 双手紧抓 / 祖宗的辫子 / 在空中 / 你灵幡飘扬 / 纹身的

手臂 / 流着 / 点点 / 血路” (1973: 26-27)。这里诗人换另一个角度，从“死”的角度来理解“生”，把人的有限生存放在任何人都有的死亡可能性中来感受，以死亡过程所带来的文化价值作用，及其对于死后价值观的设想来界说此在生存。透过对死亡现象的感知和体认，产生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机感和时代感。意识到死对生的威慑作用，因此在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诗人的死亡观是自我感觉得以稳定的一个基础。正视死亡而在死亡中自求生存，人的精神也会因其在死亡中的自觉和不死，突破自己的界限，由原有的领域（生）扩展到另一个超时空，超现实的领域（不死），回顾原来存在的生命现象和现实世界，重新审视，严厉批判的知识意向。对于艾文、沙河、周唤、李木香等人诗中的死亡情境，也可作如是观。他们的诗已展现了从现实到超现实的异化场景，语言文字夹带一层超现实的象征意旨，但我们没有在他们的诗句中读到严厉批判的知识意见，因为政治现实上已经把文化政治化敏感化，他们只能在压抑和禁忌的喘息夹缝中，以一种隐晦象征的语言手法来表达那一代人的若闷失落。他们面对自我存在的失落，意味着一个人孤独在面对一切生和死的大课题，在现实上既然“生”已无法作出选择，只好在“死”的形上索求方面剖析操纵，突出废墟和荒坟的鬼魂幽灵。这些诗在60、70年代的马华诗坛涌现，数量可观，是各个诗人孤军作战的集体成果，也是时代性质的历史产物。

5. 异化的中国性

60年代后期温任平把中国性带到现代主义里去，形成另一种现代文学的现代感性，与艾文、沙河、周唤等人的西化的现代诗风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在温任平的大力鼓吹实践之下，一时风起云涌，天狼星诗社诸诗人子弟周清啸、黄昏星、方娥真、蓝启元、张树林等纷纷景从，他们诗中的中国性/古典中国风浓得化不开，古典诗词几乎成为陈腔滥调，才气较高的诗人如温瑞安方娥真者流也无法避免以上所说的弊端。关于现代主义和中国性的血缘关系，黄锦树对此有很精锐独到的见解：“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透过中国性而带入文学的现代感性（虽然还谈不上‘现代性’）有其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细致化，提炼了马华文学的艺术质地，重新以中国文化区（台湾）的现代经典为标杆，一洗现实主义的教条腐败气，然而却也在毫无反省、警觉之下让老中国的庞大鬼影长驱直入，几致让古老的粽叶包裹了南国的“懦弱的米”，极易沦为古中国文学的感性注释。”（黄锦树，1998：131）这种中国性的滥调诗风在作者毫无意识之下，对中国性的文化符码大量采用，而并不具备有实质的历史具体性，是马华文学作者的集体“不见”，其中的跟风心态和文学集团互相影响可谓历历在目。

有别于天狼星诸子的中国性诗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却一反传统，代表人物是艾文、沙河、周唤、黑辛藏、李木香、紫一思、方秉达等，他们的诗语言一般上有以下这些特质：

a: 超现实语言运用，包括潜意识自由联想，反

逻辑思维。

b: 纯粹通过感官的体察。

c: 晦涩艰深的语言文字。

d: 用众所周知的事物为象征系统符码，赋予个人色彩。

对于超现实的语言运用和纯粹感官的体会，女诗人李木香最能够表现这一切，她的〈发〉一诗的最后一节：“常欲越狱者 / 是一片赤裸自己的黑 / 浓浓地 / 发黑乃背阳之植物 / 雪雪地在阳光下呼痛” (1974: 67)，这些诗句乍读之下感觉上颇不合理，违反了传统语言的运作逻辑，但我们再三的细读之后，于不合理的组合中，也可发现些许脉络，“发黑”乃承接前节的“一窝云”而来，背着阳光的地方通常指黑暗，刚好发的颜色是黑色，所以“背阳之植物”与“发黑”能够拉上关系，这自然是一种超理性的运作。李木香采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和身体感官，赋予个人色彩，表现了强烈的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西化现代主义色彩。

除了李木香之外，类似的超现实诗语言在艾文的诗中也俯拾即是，甚至中国性的传统文化象征符码到了艾文等人笔下，也染上了异化和超现实情境的中国性：异化的中国性/中国性的异化（他者中的自我/自我中的他者）。举一个例子，月亮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一个很普遍的文化象征符码，一般在古典诗词中象征美满团圆，或者是女性的温柔冰清个性，和游子思乡情结的庇荫所。在温任平中国性现代主义的诗笔下，对于月亮的书写还是很传统的情感，〈怀古〉一诗中的月亮是古中国文化的月亮：“群燕已经不是王谢堂前的了 / 二十四桥的冷月

在烽火中炎热 / 点滴的雨犹似屈原的挥泪 / 历史的沙滩, 时间的潮汐 / 许多无形的足印啊” (温任平, 1979: 131), 典型中国性的月亮, 交织着天狼星诗社的偶像人物: 屈原, 这一类的诗在温任平的〈河〉(同上: 89)、〈水月〉(同上: 109-110), 甚至他的散文集也题名为《黄皮肤的月亮》, 都是循着传统古典的语言意境来发挥运作。然而在另一个诗人艾文的笔下, 中国性的月亮意象却成为一种异化的语言情境, 异国情调和现代病态紧密相随, 《艾文诗》集中有多首诗触及月亮, 甚至以月亮为主题, 包装在现代性的西化病态阴森气氛中, 月亮成了惊悚诡异的死亡意象:

浓茶 / 酒香 / 自疲乏的手 / 升起 / 一轮 / 红月 / 阴飘飘 / 露着 / 整座饥饿的牙齿 (〈月亮又升起来了〉, 1973: 13)

升起来的月亮居然是红色的可怖场景, 充满着异化巫术的语言文字, 与中国文学文化的普遍象征意义大相径庭。在〈猫〉一诗中猫和月亮的意象并置, 产生奇异阴森的画面, 而月亮在猫叫的鬼影下, 却被处理成性爱的象征影射: “头发都散光了 / 她还没有走 / 有一个青青的月 / 有一个可爱的他 / 猫又叫 / 每逢月流 / 便有一束黑长的毛发 / 梳着溪水” (同上: 22-23), 这里的月所象征的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月, 而是西方文学中所惯常表现的意象。在〈惊梦〉一诗中, 满月的天空充满鬼影, 令人惊吓: “他猛坐起 / 愕然望见 / 一幅磷光闪闪的骷髅 / 就在满月的天空 / 幌呀幌” (同上: 67)。艾文诗中病态语言在〈月〉一诗中发挥到极致:

“脸朝着 / 矮树上空 / 残废的黄月” (同上: 74), “他乃跪月 / 干吐 / 想吐 / 某一些空洞的 / 头盖” (同上: 75), “一整夜 / 月光下晒苦了 / 他就用手 / 剥自己焦黄的 / 脸皮” (同上: 76-77), 温任平的“黄皮肤的月亮”到了艾文笔下, 成了残废, 意味着诗人的文化属性已然失去, 政治身份的定位又遥遥无期, 诗人只能吐露一些空洞而无法实践的思想感情, 最后他唯有剥掉自己焦黄的脸皮, “自废武功”, 自己成了〈致黄昏〉一诗中所说的“从煮酒的太阳 / 至琴棋的月亮 / 依然不属于什么 / 什么也不属” (同上: 113)。“什么也不属”的艾文最终逃遁到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病)中去也。

除了艾文, 其他诗人也有类似的倾向, 翻开《大马诗选》, 类似以月亮为暴力、惊悚、畸形、病态的象征语言也不胜枚举, 这里也不再多举例。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符码, 到了艾文等诗人手里, 居然一变成为异化的中国性符码。另一个中国文化符码是灯火意象, 这是中国传统中一个最普遍的象征, 传火和烛火燃烧意味着薪火相传文化传承, 在古典文学中多得不胜枚举, 在民间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道德责任的仪式。天狼星诗人及其拥趸者所走的中国性现代主义也常喜爱灯火的意象, 以之表现出灯火不熄文化不灭的永恒信念, 诗中的烛火“燃了又熄 / 熄了又燃” (变迁) (1979: 95), 诗人“必须专注地在火光中炼诗” (同上: 40)。同样的灯火意象到了艾文等人手上, 中国性被减至最低, 成了异化的景观情态, 试看黑辛藏的〈夜归人〉的烛火意象: “打结的骨骼 / 那弱质的女手 / 已倦于忧怨腻于懒散 / 你睡了 有夜

守着 / 夜冷时 有烛燃着 / 宇宙在一根弹得出泪的弦上弹奏 / 烛的身世 / 所有的雪与火的结局” (1974: 185), 又如紫一思的〈流浪的孩子〉末节: “一只野狗 / 举腿射尿 / 射出两盏红灯笼 / 在你梦中” (紫一思, 1977: 31), 超现实的技巧手法巧妙的由野狗置换为红灯笼——古老中国文化的表征。诗个诗意盎然的文化符码经由“野狗”、“射尿”等粗俗低层的事物的介入而产生异化, 产生一种非中国性的中国性, 更接近于非文学主流的乡野传奇文化。灯火相传的美感优越刹那间因为“举腿射尿”冲击而变得荡然无存, 灯火和月亮交织的画面, 在另一首诗〈月与哀愁〉中成了诗人心理不安惶惑的问句:

月亮升起 / 若一株哭的雨树 / 一些散落的灯火 / 在烟雾沉沉的山村 / 若流落荒郊的幽灵 / 在黑夜的林子里头 / 是虫泣和鸣禽的鬼号 (同上: 113)

异化的心灵景观发展到最高潮, 月亮的传统文化形象显得扭曲不堪, 支离破碎, 甚至面目全非: “月亮升起 / 若一张没有眼睛的怪脸 / 窗外是流萤冷冷的叫喊” (同上: 114), 那已经不是中华文化传统的象征符号, 那是一个异化的中国性符号, 失去中国性的中国性象征符号。

60、70年代的马华中国性现代主义坚持纯粹的中国性, 在意识上陷入中国文化传承, 在诗句中一再召唤屈原的文化血缘关系。(1998: 129) 屈原在天狼星诸诗人如温任平、温瑞安、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张树林的笔下集体表现出一个典型的形象: 流放。黄锦

树认为他们写屈原的主题就是“自我流放”, 坚持唱着传统、古老、不合时宜的歌, 仿佛承担了整个文化的血脉。天狼星弟子谢川成把温任平多首书写屈原的诗总称为“屈原情意结” (谢川成, 1981: 94-111), 从温任平鼓吹实践开始, 他的诗社子弟加以发扬光大, 蓝启元的诗集《橡胶树的话》(1979)和张树林的诗集《易水萧萧》(1979)里头就有多首触及屈原端午的主题或题材。这种现象隐隐成为一股写诗的风气, 诗人一提起笔就马上想到屈原、端午、龙舟、粽子, 直到80年代后期因为另一场政治风波, 一时诗人竞相描写屈原, 企图通过讴歌屈原来唤醒华族的传统文化意识, 不少年轻诗人也加入“屈原情意结”的行列, 可谓把屈原的身价推到最高潮。⑥

屈原有诗〈九歌〉, 艾文也写了十首〈九歌〉, 以楚辞名称翻写再铸新词, 他的宗旨不在于原诗中的忠臣爱国形象, 他力图扣合自我面对的欲望和死亡的精神面貌交织予以诠释, 全诗所采用的异化语言情调为它铺上一层西化病态的色彩, 传统古典的象征色彩被消减到面目全非, 忠君爱国的正义形象衍异为性爱饥渴和模糊不清的身份属性。充满中国性的诗题, 却在诗人的超现实语境中成为异化的中国性。由于此诗过长, 兹引最后一节以见其异化景观: “喝茶 / 吃饭 / 泥壶的黑影 / 水声中 / 幽灵升起 / 总是浓浓的药味 / 总是那双面 / 枯槁的颧骨 / 横过 / 手掌心 / 两头刺痛 / 双亲” (1973: 46-47)。这样异化的中国性, 以书写技巧的角度来说, 是为“隐匿主题” / “剥离主题”, 无论是隐匿或剥离, 都是一种异化的表现, 中国性从

主要的位置失落到边缘的地带（心态）。

6. 结语

60、70年代的马华现代诗，论者一般上指责它为异端、崇洋、晦涩难懂、没有关心现实生活，这些评语只触及一部分表面的现象，意味着说这些话的人看东西过于肤浅表面化，以诗语言文字的表象来论断现代诗人崇尚西洋文化，诗人的思想意识怪异没有高尚的道德观，诗人的语言文字不够大众化，诗人关在象牙塔里雕琢文字而诗题材不够现实社会性。今天我们以历史后见之明来审阅《大马诗选》，和其他同时代的现代诗，整体来说这些诗具有以下这些特征：

(a)诗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身份定位和文化属性的双重危机。

(b)诗人藉西方文学文化的现代性入诗，包括技巧和思想观念。

(c)技巧的转移丰富现代诗的文字表现，思想的影响/同化带来文化病态语言。

(d)诗人的处境和影响焦虑，从寻找自我到失去自我的心态在文本里显而易见。

(e)诗人面对失去自我的死亡焦虑情境，与鬼魂幽灵的辩证对话。

(f)诗人的传统文化象征系统产生异化，是现代性/西化的侵蚀成果，和外在现实的失去自我的焦虑错乱的历史性演变结果（内忧外患）。

马华现代诗的“现代性”是西方/台港文学技巧和思潮混合的移植特性，交织着一些乡野传奇的本土特性，它有别于西方高度发达/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有异于中国性现代

主义自我流放的现代感性。时间是无情的，历史也是无情的，这些60年代早熟的现代诗人，以周唤、艾文、沙河、李有成、江振轩、黑辛藏、紫一思、李木香为代表，在70年代后期却已纷纷停笔。他们的诗以大量超载的意象和隐晦的语言情境来表现文化心灵的失落，也藉此抗衡现实社会的教条化政策。70年代后期有不少年轻诗人开始冒起，这些年轻的一代非常引人注目，无论是在意象或语言的运作皆可看出变的迹象，比如《大马新锐诗选》（1978）中的沙禽、子凡、张瑞星等，他们采用一种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兼收并蓄的转化语言运作，终于为80年代的马华诗坛引出另一条可行的诗路。今天我们看到60年代的现代诗人大都已经停笔，这些前行代诗人至今还有写诗的不会超出十个，计有艾文、王润华、沙河、陈慧桦、淡莹、李宗舜（黄昏星）、温任平，比较《大马诗选》的27位诗人，在比例上少得可怜。还有创作的诗人的诗风格语言也出现很大的转变，有者在现代和写实之间孜孜经营，有者扬弃现代文学技巧，改用明朗浅白的写实诗风。这些前行代现代诗人有功有过，历史后见之明告诉我们，他们在某个时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时代性质，虽然他们的整体表现是略带生涩感伤的。¶

2/8/1998 修订

注释：

①见温任平《文学·教育·文化》（天狼星丛书，

1986：2）。关于马华文坛第一首现代诗的争议，陈应德不同意温任平、周唤、艾文的看法，他在〈从马华文坛第一首现代诗谈起〉一文中举了铁戈、滔流、雷三车、威北华的诗来反驳白焱的〈麻河静立〉为马华第一首现代诗，陈氏所举的诗例颇值得争议，容后日再详谈。笔者此处仍沿用温氏的论点。陈氏论文见马来西亚留台联总主办的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与报告》，1997。

②“内在的心理的写实”一词引自温任平〈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确实地说，现代主义也是写实的，它所着重的不仅是‘外在的写实’，更重视‘内在的心理的写实’……”同上。我在〈试论90年代前期马华诗歌风貌〉一文中认为：“基本上，当时的马来西亚还是个农业国家，社会也缺乏物质享乐的生活条件，西方/台港的现代主义进口马华诗坛，诗人竞相转化模仿的不只是写作技巧而已，连同没有发展条件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想也一并照收，顺道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种种病态……”这个观点不免有表面简化之嫌，也为许多评者所接受认可，我愿在此提出一些修正。文学文化主义思潮的接受仿习有两方面的可能：外在和内在，外在的影响是现代社会的条件所造成的，内在的影响则可以文化身份的困境所造成的焦虑心理，当然这两者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很难把它们分开。只看到其中一种影响是盲点，本文花了不少篇幅谈内在的条件，是为了弥补马华评文在这方面的不足，有趣的是我不久前读到孙小玉（台湾人？）的评论文章〈焦虑的影响——现当代台

湾文学的传承〉，文中的观点也掉入相似的局限，大谈台湾现代文学的外在因素而轻轻带过文化的内在因素，两者的立论颇有雷同之处。笔者的评文见《论文与报告》（1997：227-240），孙小玉评文见《资料与研究》19期（1996：66-71）。

③关于后殖民论述（Postcolonialism），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在20世纪历史现实洪流演变中所形成的语言支配/反支配意识形态，其中的观点错综复杂，不是本文所能够处理的，这里只简单说明。基本上第一世界（西方）通过语言控制，如科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等被强调为世界性的普遍客观知识，以及由此引申出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观念，重点推销去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话语和知识有很开放的容纳性和客观性，很容易为第三世界所消化接受，无形中控制和支配了第三世界的话语形式思想。第三世界面对西方知识界的话语控制，在建构自己本身的文化属性和知识形式时感到无力和焦虑，因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刻的支配着他们的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思想被殖民化”，所有自身的文化知识只能被排挤到边缘的位置。后殖民认识到无法表述自己独立的主体和历史意识的困境，他们一方面从殖民者身上学习到社会建设和现代知识，一方面又要摆脱殖民者的语言文化来建塑自己主体的身份属性，因此必须以反抗的形式来脱离对方的话语控制，但在反抗的过程中却免不了又要以殖民者的（预设）语言来陈述，事先已遭化解，很难突围而出，多数的情形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陷入文化混生的模式，亦即 Homi

Bhabha 所谓的“杂种性”命题。以后殖民论述来解读 60、70 年代马华现代文学，是另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重点可以摆在后殖民和批判主体的暧昧关系之间寻求对策/对证。

①并不是所有的现代诗人都注重诗歌形式设计的技巧运用，艾文等人的诗更注重语言的实验性和反传统性，这种种的语言表现构成诗整体的隐晦性质，不明朗的意境构成一种非正规的美感经验，让读者在某种状况下感受异样的真挚性，无形中提升了诗的语言技巧表现。比如艾文在一场座谈会上说：“我那时写得很放，只要觉得有必要这样子写，就这样子写了，完全没有考虑到读者。”座谈会记录见《蕉风》427 期，1989。

②“收复失地”一词引自黄锦树〈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化与文学的限度〉：“周期性的文化活动与日常化的华教运动及‘收复失地’的文化保卫活动共同构成了华人集体的仪式：一种具中国性的‘华人’身份之再确认。”该文见黄锦树，1998：114。

③此处指的是 80 年代后期华巫种族冲突的政治局面，当时诗坛上涌现不少的“感时忧国诗”，诗人举办“动地吟”诗朗诵会巡回演出，代表人物有傅承得、游川、小曼，其中不少诗作书写屈原的中华文化精神，抒发政治禁忌的敏感题材，尤其是游川和傅承得的《声音的演出》中不乏触及政治上敏感的题材，笔者当时亦曾目睹游傅二位诗人朗诵诗作，配合音乐的气氛撩拨酝酿，在场者无不对之动容，可谓三十年国家独立以来诗界活动的一项突破。

参考书目：

1. 温任平，1974《大马诗选》，天狼星丛书。
2. 温任平，1986《文学·教育·文化》，天狼星丛书。
3. 杨建成，1982《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文史哲出版社。
4. 黄锦树，1998《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元尊文化出版社。
5. 刘小枫，1997〈现代性问题的累积〉，《思想文综》2 期，暨南大学出版社。
6. 张锦忠，1995〈马华文学：离心与隐匿的书写〉，《大马青年》10 期。
7. 李向平，1997《死亡与超越》，上海文化出版社。
8. 艾文，1973《艾文诗》，马来西亚棕榈出版社。
9. 温任平，1979《流放是一种伤》，天狼星丛书。
10. 紫一思，1977《紫一思诗选》，马来西亚学报月刊出版社。
11. 谢川成，1981《现代诗诠释》，天狼星丛书。
12. 蓝启元，1979《橡胶树的话》，天狼星丛书。
13. 张树林，1979《易水萧萧》，天狼星丛书。
14. 张树林，1978《大马新锐诗选》，天狼星丛书。

散步到他方

◎黄锦树



文学外景

赖香吟选择了浪漫主义、存在主义以降对意义的寻觅、对苦闷的排遣的象征姿态：散步。散步和禁闭，现代情境的典型命题；此在世界的游荡者，“散步到他方，寻找安然的国度，寻回诉说的意愿”。然而“他方”究竟是何处？他方即内在。一种真实的幻想——不管那是欲望和意志朝客观世界投射，还是向主观界投射的产物。

1987 年 18 岁就读台大经济系一年级时在《联合文学》上发表第一篇小说〈蛙〉，即已呈现出颇为成熟的小说技艺的赖香吟，大概也可以算是早熟型的小说写作者吧。过早的掌握了小说写作的基本技艺，使得赖香吟在刚出道时在技术上就已显得颇为老成。其后除了〈清晨茉莉〉之外，竟尔近似陷入长久的缄默——听说是用别的笔名发表了一些作品，却似乎埋名隐姓。和她年龄相若的若干年轻作者（如黄启泰、骆以军、陈裕盛等）类似，过早的成熟意味着缩短了悲伤还没有来临之前、而困惑炯炯逼人时底探索的纯真——过早的成熟往往伴之以疲惫，仿佛被掏空了仍然青涩的内在，几乎逼近只剩下“形式”的孤独躯壳。而我也曾屡屡感伤与追问，那一些陷入沉默的、早熟的同时代人究竟哪里去了。

这样的早熟的一代的存在，见证了台湾社会存在着的人文创造的可能，暗示了某种社会条件的成熟。当“大器晚成”型的人还在思索如何开始时，于他们，问题是在于如何继续。如何继续，即是“如何在这条路走下去，走向哪里？”相对于那些基本技术成熟后快速投入复制量产搏取才名的，或者自觉的站在形式舞台上的表演者，我并不愿相信缄默或隐姓埋名的这一撮人其实较没有勇气，或者过早的“江郎才尽”——反过来，其实是因为他们倾向于凝视自己的内在，是属于内向的世代，惯于凝视没有现成形式可资依托的脆弱内在。对于这样的族类，表演的喧嚣和热闹的社会议题，只怕都难免于虚无。缄默其实暗示了一种不得不然的沉思，关于对写作意义的思考、探寻本质性的事物，——因为稍为早的意识到了写作本身，成规、形式、文类的意识料

必从此相伴，一如宿命的枷锁，而使得作者的每一站初旅总带着些许“旧地重游”的怅惘。

也许因为这样吧，赖香吟选择了浪漫主义、存在主义以降对意义的寻觅、对苦闷的排遣的象征姿态：散步。散步和禁闭，现代情境的典型命题；此在世界的游荡者，“散步到他方，寻找安然的国度，寻回诉说的意愿”（〈散步到他方〉^①，页9）。然而“他方”究竟是何处？他方即内在。一种真实的幻想——不管那是欲望和意志朝客观世界投射，还是向主观界投射的产物（〈旅行〉）。所以在〈旅行〉中回到昔日去过的地方，友侪的家，却是赶赴一场对方的丧礼；逝者孤独的走向最终的旅程，而向他方的旅行者的内在却因为部分被物故的死者带向另一个他方而永远的逐部凹陷，而为无物之地——一种被命为“无”的存有。他有着不同的形式，都指向一种残缺。这问题的一端是文类、表达的可能性；另一端是存在，爱与意识的可能性。在不同的作品中，这两个问题或可分或不可分。以下简略的谈一谈。

后者如〈清晨茉莉〉中爱的失落，乱伦禁忌以至无可替代，而阻碍了“正常”的爱的可能；〈营火〉里说命者口中的“热情全都转成了感伤”的中年危机（同时也是书写本身的“中年危机”）；〈雾中风景〉中寻索的“回忆在我们心上留下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一种私密的爱情”然而却如迷梦般虚无不切实，一切已发生的、未发生的，都化为不具确定性的“雾中风景”——依赖着一种缓慢的抒情调子，这样的作品的感性形式在“雾中风景”这样的关键词中，倒也呈现出可能的问题：在几乎大部分的篇章中，由于过度的沉溺于凝视内在，致

使外部细节相当程度的失去它的本色，被内化为一种带着雾气的柔焦景致，化为心理事实的内部细节。如〈路过〉中的“鏗声若响”的南城，细节迷失于怔忡散步的忧伤；〈旅行〉中的途中所见及其终点；〈命名者〉中的塬底寮……等等，让外部世界成为自我的“马亚”，也近乎等于拒绝了历史和乡土的奥援，无法从一个更高的超越点引接一道阳光来驱散认识论上的雾气，以让物象本身具有凝视书写主体的能力。爱，变成了耽溺。

于前者，这本集子中有多篇文章都含着一个“内在的箱子”：一个书写中，或已完成的文本。书写的行为在那样的书写过程中便是对“写作如何可能”的思考或辩诘。如〈台风天〉里对“爱情食物链”的麻痹处理，致使环结脱落叙事停摆，以抗绝沦为通俗剧；〈爱丽思梦游仙境〉中因时间要素的加入而被摧毁的童话，关涉的是作为此在的“我”的存在位置；〈晴子〉中以爱与记忆换取重生的“另一种存在”的方式（或可能）；〈习作的午后〉中那张等待命名的画……。凡此种种皆呈显出一种残缺的形式，且多少带有后设的意味——在这样的书写策略下，往往，书写的可能即是存在的可能，爱的可能、沟通的可能、命名的可能、外在世界的可能——或相反的——不可能。而这一切问题的较大规模的展开，其实见于前一本集子的中篇〈翻译者〉，一个绝佳的取材，扣紧语言问题，迄今大概仍是赖香吟最为成熟的作品。作为一个重要的环结，不能轻率的被略过。

相对于物自身——事物、感觉之本体，所有的书写、所有的艺术品已然是第二度的表达。这种情况可能类比于翻译。翻译假定了“原本”

存在的必然性（除非是波赫士式的“虚构原文的创造性翻译”），而翻译者“一生都在学这个技术，这个需要客观需要文法需要伦理的技术”（《散步到他方》，页85），不论是信、达或雅，其伦理要求往往是翻译者尽可能的缄默，像附魔者那样的贯彻被翻译者器器的意志，或者反之，充份体现终点语言本身的意志。文中反复思辩着这一技术的极限，表达的可能，爱的可能；有“不可译”的，然而也有“不必译”的。语言中的深渊似的缄默是不可译的，而“相爱的人不须言语就会了解的”（页117）“（音阶之上，伦理之上，更要喜爱）”（页119），真诚的悲哀，爱——听起来并不怎么高明，可是却比“一切的创造都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翻译”悦耳而虚夸的单面向逻辑来得真实而可靠。作家最后回到的是这么一个显得“保守”的立场。表达的可能建立在运用感情的可能，翻译的可能也恰恰建立在对作为对象物的被翻译对象的爱。小说“写作的可能”因而和“书写者存在的可能”取得了同一。然而在这以表达与缄默为主题的作品中，又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小说中的人名、地名都用ABCDE等字母做代号，以抽象的符码拒绝了命名。这和〈命名者〉中对于名字的诅咒感和寻求超越是可以类比的。而前者虽然在“翻译”的情境中非常合理（人名、地名的翻译往往只能是音译，犹如代号），在效果上虽然可以让论题更具有普遍性，可是同时却也造成外在的细节被内化为雾中风景。命名可能造成局限，而相对的要获得历史、大地、当下现实的奥援，则非如此不可。于存在，那是过早的中年危机；于文类，那是过早的掌握成规而造成的荒芜感。要避免让风景全然的陷

入内在的雾，似乎唯有尝试从某处引接一道光：那可以借“命名”这初始的、藉助语言的创造行为为总体的隐喻，而到达一个真正的他方：……命名在呼唤（Das Nennen ruft）。这种召唤把它所召唤的东西带到近旁。但这种带到近旁（Naherbringen）并非带来被召唤者，从而把它置于最切近的在场者领域中，并把它安置于其中。召唤当然有所唤来（herrufen）。它于是把先前未被召唤的在场带到近旁。但由于召唤有所唤来，它就已经向被召唤者召唤了。唤向何方呢？向远处（die Ferne），在那里被召唤者作为尚不在场者而逗留。^②

^①为赖香吟为她的第一本小说集《散步到他方》（联合文学，1997）写的序。后文引〈翻译者〉页码亦据此。

^②海德格著，孙周兴译，《走向语言之途》，时报，1993：10。如果愿意——当然有点危险——引文中部分的“召唤”可以易为“翻译”。

信手三章

文学异见

◎刘富良

1.

浏览过486期《蕉风》后，突然涌上一股说话的冲动。记得从我开始尝试写诗到现在，就一直深深疑惑：什么是诗？它的审美标准是怎么运作（诗的）系统的？然而接触诗一段日子后，在不断建构-解构的过程中，紊乱度（诗的意象表面）始终纷纷扰扰。

我曾尝试套用西方现代主义的流派：象征派、印象派、超现实派、表现派、未来派、意识流派、垮掉派等以解构东方诗体，不过过后发现困难重重。一般市场上的书籍虽提了各流派形式与风格特征，但并没提摘足够的例子来分析。而且，蓦然让我惊醒的是，西方诗的符号系统与东方诗不一样，因此西方文学理论只可借镜，不可一味移植。在东方诗里我们皆会察觉到象征与超现实手法的广泛应用、穿插，粗糙的分类恐怕不适于文本分析。

于是我想把焦点暂聚焦在诗的语言模式与组成结构。据我观察，近年来诗的组成结构已从传统的单元迈向多样化。举例说：“是在某个讯号消失以后 / 星期一 / 许多人开始失去方向”（林健文〈失约〉，见《蕉风》486期），这是传统写法的一贯结构，有其优点，亦有其

弱点。例如：“我会通过电脑网络 / 通知你约定的时间”（同上），感觉得到，这一句默念起来在上下两段转承时就显得别扭、不顺、节奏不协调。再看同一诗中：“星期六 / 我预备狂妄的闯进一个不设关卡的国度 / 提醒你 / 在睡眠中寻找失落的邮票”，作者应用了后现代的散文化手法，但是传统单调的结构却与语句连接转承之间失去了协调度，大起大落。

为了比较，请再看另一首：

我爱留一个你们不敢或无能
揭发的破绽。那是我坚持的
乐趣，我大笑……

（纪小样〈谎〉，见《蕉风》479期）

如果用传统结构：

我爱留一个你们不敢或无能揭发的破绽
那是我坚持的乐趣
我大笑……

明显的，节奏感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结构特殊，标点符号的重新在诗中应用反而使该诗句非常如鱼得水，融洽相间相合。再看第三种结构：

在这城市生活是褪色的彩虹我的脑袋
也不可能进化成光辉灿烂的太阳

（陈耀宗〈1996〉，见《蕉风》474期）

该诗的绵密冗长的语句大大增强了诗的紧凑感，尤其与一般结构不同的是，“我的脑袋”原应放置下段前首，却被挪移至上段后尾，起了紧密转承的作用。再看第四种结构：

让我 请让我踞伏于你左胸的裂痕
思考 频密地抽烟 以执拗的砾石
饵诱记忆的假想敌 去掘毁
心脏的第一度飞行 虽然感伤
但其间充满奇异 诡惑

（夏绍华〈飞行鱼〉，见《椰子屋》21期）

此结构无疑比上一个更表现出惊人的紧凑感，更能颠覆传统的语句排法。另外：

沉思多虑的
兽匍伏梦境
边缘只等一
开口噬去血
肉模糊的永
恒永恒永恒

（罗任玲〈冷气机〉，见《向日葵》8期）

四四方方的结构，没有空格，没有标点符号，全诗绵绵密密没有一点隙缝，全视读者如何去读，不同的读者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以上五种结构乃最宏观的分类，在此暂无法细细说明。微观上，空格、标点符号、数字符号、图象、字形、乐谱等等在在影响了诗的

结构单位。一首诗变成了也可能是一部曲、一幅画、一个图案，又或者一篇散文，它的内涵乃大大增质。电脑的多重媒体功能更是能让诗变得音象化、立体化、片断化……

除了诗的结构革命，诗的意象、题材、内容范围亦处于激烈发展时期。譬如内容上，各专门学科的术语引用假借、在在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刘艺婉的〈如何在厨房里研究语言学〉中两组语码（厨艺与语言学）交错叠合、有机式地运作，乃一例证。

2.

阅毕了487期【文学批评】特辑中翁弦尉的文章，有些感触。基本上，翁弦尉否定了马华写实派老作家，否定了黄锦树，进而否定了文学批评。这乃是他体悟到了文学批评中的谬误性，我们可说他已跳入了另一个哲思层次。事实上，当我们在另一层次太久，我们越深入，我们的探知越精深，却亦因此有了框框，因此执著而产生了偏见或片面思考而跳不出来。

翁弦尉显得持着标榜后现代思潮的解构主义，呼吁回到创作本身：纯粹的创作 / 零度创作 / 没有别的，只有存在（创作）。他此刻迷恋罗兰巴特却又同时随时背叛，乃意味着作家的创作精神：突破（逃脱框框）的要求！

最近我常进行着辩证思考，想过诸如存在的虚无与虚无的存在、心灵与现实、感性与理性、0与1、阴与阳、实体与影子、唯心观与唯物观、一元论与二元论等。我察觉到在创作革命中，哲学的渗透成了一种趋势，例如意大利后现代大师卡尔维诺的《隐形城市》、《如果在

冬夜，一个旅人》，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意图了，我们可说它否定了现代主义，像现代主义否定写实主义（我不喜用现实主义），历史的脉络呈现古典→浪漫→写实→现代→后现代五大类型。（这符合辩证法中的正一反一合与否定的否定过程。）

举一例：心灵与现实是无可分割的。所谓的现实其实是我们心灵中的现实倒影，纯粹的现实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通过心灵来看现实世界，因此我们可说现实是荒谬的、虚幻的，因为这乃心灵的本质——不确定性、难以捉摸。（混沌！）

科学界刚起了一项革命：混沌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或许可用以解释创作的本质：灵感、再延伸至象征、意识流、心理自动写作法等。好笑的是我虽常爱写猫瞳、猫鸣、猫吃、猫被吃、猫遇猫、猫的宿命、猫城等象征语，却往往过了一段时日后才能理解关于猫的诠释（最近爱了蔡明亮的电影《爱情万岁》后又了解深些），之前往往是抓到了一些感觉流或思想流却不知其所以然。

3.

看了刘育龙的〈当水母与历史砰然相撞〉（《南洋商报》，23/12/98）后，想写一些心情回应。

承蒙小曼诸评审的称赞之词，心情是既高兴却又惶恐，恰时写诗年龄到达两岁正，被蕉风“疼爱”也只一年，创作这条路对我来说真的是茫茫未知，不知自己还会在现实中坚持梦多久，更不知自己“写”出了什么，只知道我

喜欢写诗的过程，所以我才继续写诗。

刘育龙尝试以历史场景“进入”“迷糊之作”〈零的睡眠〉（编按：此诗乃本文作者于第一届马来西亚大专生文学奖的得奖作品），这对我乃是一项启发。重读该诗，竟读出了更多感受，亦不禁悲从中来。它成了类似预言的梦魇，挥之不去。（我想如果将梦魇说出来“分派”出去，我会好过很多。）

〈零的睡眠〉呈现的乃意识流（感觉流和思想流），旨在描绘所谓的后现代心灵之流，模糊地触及了人生观、宿命观、价值观、历史观、道德观、爱情观等，以“你”和“我”的对话形式，挪用大量象征暗示语，放弃华美修饰的语言，或许可说是企图接近潜意识最底层，挖掘出所谓的心灵，看看究竟是怎样的面貌流质。

事实上每每思索后现代文明的意识形态都会感到悲哀，省觉种种颠覆、怀疑、迷乱、失落皆源自虚无感及对人生的幻灭感。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早就不再以为我们在探索真理，而是真理在刺穿我们”。后现代颠覆价值观之后更极端的想（自我）颠覆自我，连自我都不要，那还剩下什么？没有别的，只有存在？纯粹的存在？没有影子的存在？不执著于心？和爱？后现代的终极意义是无意义？

“我终究独立飞翔 / 回旋 / 在非理性（超理性）的天空”？“这只是一场荒谬的梦”？（是的。）

刘育龙在组诗后句故意放了“我在黑暗的隙缝中 / 看见了 / 阳光”，可以盼到吗？

无所谓。别想太多了。（这也是后现代的惯用语。）且听王菲的歌曲：“半途而废，你无所谓”。

编辑生涯

【姚拓自传】之五



一群《中国学生周报》的朋友摄于1955年。

后排立者左起第一位为蕉风第一任编辑方天，第二位为蕉风在任最久的编辑姚拓，第五位为蕉风创刊人余德宽。

白驹过隙

1952年，我仍在荃湾的小铁工厂做铁工。主要的工作，是替一家搪瓷厂做茶缸把子。这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工作，而且单调重复；做一千件，工资港币六角。每天大约有三元港币的收入，吃饭穿衣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每天晚上，我仍然爬上小山，坐在一块大石反复思索：一个人活在世上，到底为了什么？我以前只知道在战场上与人拚命，从没有想过这些令人无法解答的问题。我当时非常用心地啃读唐君毅先生的文章，在他那些诘屈聱牙的字句中，依然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后来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左右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小山上，在苦思中忽然心胸开朗，觉得一个人生在世界上，和一棵树或一根花草生在世界上，是同样道理：草木开花结果，固然是为了传宗接代，但每一根花草都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换句话说，每一根花草的一生，都是一部奋斗的历史。一个人也是一样，很充实地活下去，不浪费时间，不糟蹋人生，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即使去做倒垃圾的工作，只要认真去做，这便是一个人活下去的人生道理。我这样无师自通地自己给自己解释了人生的道理，原来是那么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竟那么简单。我立即在石块上跃身而起，哼着不知名的曲子，快快乐乐地向着我的木屋走去。从此以后，我把我的“姚天平”这个名字改为“姚拓”，我要重新开拓我的人生，过去的我就让他死

了吧！

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最先改变的是我对工作的态度：原先那些我认为是枯燥无味的做铁缸把子的工作，如今做起来却是乐趣无比，而且非常认真。我自己对自己说：假如我连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以后我岂不是一个废人。我不但认真工作，并尽可能去努力读书。凡是每读完一篇文章，我必定书写心得，并谨记其中的精句。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着这个读书的习惯。至于写作方面，虽然刊出的机会不多，我每天都要强迫自己去写出一些东西；因为写作能激发自己的思考，并且能增加自己勇往直前的干劲与信心。

后来我由小铁工转到编辑这一行业，也是一个偶然的機會造成的。我也想不到这个偶然的機會，居然改变了我的后大半生的生活。1952年的冬天，我在荃湾一家硫酸厂内做小工，认识了一位名叫阎起白的朋友。他只比我大两三岁，早年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曾因秘密抗日在东北坐过大牢，差一点送掉性命。当时，他也和我一样，同在香港做难民，同在这间硫酸厂做小工。因为我们年纪相若，而且同样爱好文学，不到两个月，我们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他要辞掉硫酸厂的工作，准备到一个名叫“儿童乐园”的出版社去做主编。我当然很高兴地向他道贺，祝他一路顺风。他临走时不经意地对我说，他们那个出版社，可能还出版一份名叫“中国学生周报”的刊物，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到这个报社去工作？

我说：“我对编辑与出版，一窍不通，干不了！”

他说：“天底下哪有干不了的事，只要肯学就成。你以前在沈阳不是当过什么刊物的主编吗？”

我说：“什么主编，挂个名字好玩罢了！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阎起白兄和我分手后，他和我说的话，我早忘得一干二净。1953年的二月，刚过了新年，起白兄忽然光临我的木屋。他对我说，中国学生周报目前正好缺少一个校对。不由分说，他拉了我，一同前去九龙应征。

当时中国学生周报的社长是余德宽先生，他一看到我的名字，就很高兴地说：“啊！你就是姚拓，我去年在报馆做编辑时，曾刊登过你的几篇文章。我们正好缺一位校对，你如愿意，明天就来上班吧！”

余德宽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的辅仁大学，笔名申青，他写的杂文，在当时很受人欢迎。1955年，他来到新加坡，蕉风月刊就是他创立的。想不到这个偶然的应征，我和起白兄与德宽兄，变成了同事，也变成了此后数十年的知交。

我到中国学生周报做校对时，总编辑是彭子敦兄，标准湖南人的脾气，性情暴躁，却直肚直肠，他未来香港之前曾在湖南日报做过编辑，在当时的周报编辑阵容中，只有他是真正的行家。其他的编辑，多是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在籍学生；我们的编辑主任赵聪先生，山东人，是北京大学的早年毕业生。他在古文方面的造诣，即使各大学的国文系主任亦不如他；他写任何文章，不加思索，可以一挥而就；而且他还是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专家，与胡适先生经常有书函来往。我在中国学生周报做事时

，把赵聪先生当作师长对待，也真的跟着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他后来调来友联出版社负责出版“友联活叶文选”的工作，我从旁协助他编纂及翻译古文，等于是切切实实地向他学习了中国古代的文史，令我一生受益匪浅。说起赵聪先生的加入编辑阵容，还有一段故事。赵聪先生初到香港时，由于言语不通，年纪已大，无法担任体力的劳动工作，只好在香港长洲的小街上，摆了一个算命的摊子，以替人算命为生。有一天，余德宽先生到长洲旅行，无意中发现了这位博学之士，才特地聘请他来担任周报的编辑主任。

老实说，我当了校对之后，我才真正发觉我原来对文字工作有这么强烈的爱好。凡是我校过的文稿，我敢说不会出现一个错字。我做校对两个月，德宽兄就把我提升为编辑。做编辑不到四个月，彭子敦兄发了牛脾气，说不干就不干，第二天就不见了他的踪影。按年资，学历与经验，总编辑应该由赵聪先生接替；可是说什么他也不肯担任。他甚至说，假如非让他当总编辑，他宁愿回长洲去替人算命。德宽兄只好和我商量，请我担任总编辑的工作。我说我连几号字都分不清楚，更不会安排版位，我不要鸭子上架。德宽兄一再鼓励我，说他百分之百地支持我，并且说我不但胜任，可能周报会办得更好。我只好勉为其难地当上了中国学生周报的总编辑。老实说，如何划版位，如何标题，以及如何计算字数等一切编辑上的技术问题，都是排字房一个名叫李清的老师傅教我的。

那时候周报的销路一直上升，又陆陆续续增加了星马版，印尼版和缅甸版，除了赵聪和

我的年纪较大外，其他的编辑都是二十来岁的大专学生，我们真的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全心全意地把整副精神，都放在了周报的身上。也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之中最快乐的时光。我的太太甘美华，也是当年那一群一边读书，一边在编辑部工作的大专学生之一。她是道地的香港人。1955年她毕业后，我们就结了婚。结婚的礼堂，就是周报的大厅。周报朋友们送给我们的礼金，刚好支付了我们的结婚费用。那份用毛笔字书写的红色礼金簿，现在我还保存得十分完整。

1956年，我被调到“大学生活”担任社长兼主编的工作。读者对象是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学生。

1957年的二月，我带着内人和几个月大的女儿，由香港来到新加坡，担任“学生周报”的主编。那一年我35岁。学生周报的社长是余德宽兄，“蕉风”的主编是方天兄，他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除了主编学生周报之外，同时也参加了蕉风的编辑阵容。那时候蕉风的阵容相当壮观，有方天、申青，还有李汝琳、陈振亚、范经和马摩西诸兄，他们都变成了我终生的好友。可惜现在只剩下申青兄和我两个人，其他诸兄都已作古。蕉风是一份纯文艺刊物。创刊于1955年，迄今已出版了42年，现已改为双月刊，仍在继续出版中。假如不是以上申、方、李、陈、范、马诸兄的努力，可能不会有蕉风的产生。思念故人，不禁泪下。

深夜自思，我常常觉得我这一生有四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我的童年和少年，第二阶段是我的十年军旅，第三阶段是住在香港的

日子，第四阶段才是我一生之中最宝贵的岁月。

以我的天性和爱好来说，我大概应属于编辑型这一类的人物。从1953年我开始做编辑以来，迄今已做了44年编辑，今年我已75岁，仍然上班下班，每天依然选稿，改稿，发稿，校订，甚至还要埋头写作，居然乐此不疲，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我是不是应归类于怪人之列。

我对待学生周报与蕉风，比对待我的生命更为重要。尤其是我对待学生周报“学友会”的会友，在内心深处，犹如兄弟姐妹以及子女般亲切。“学友会”是学生周报各地读者们自动组织的学生团体。每到假期的时候，他们经常举办野餐会或生活营的活动；主持这些活动的是学生周报的社长黎永振兄与编辑刘戈兄。他们都是刚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年轻人，不但充满朝气，而且热情爽直，与这些年轻的学生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也许大家在一起纯粹是友谊上的结合，没有一点利害关系，所以他们彼此胸无成府，坦诚相见，最后他们都变成了终生的好友。我比这群年轻的男女学生们大十多岁，甚至后期学友会的学友，我简直可以做他们的父亲了。可是和他们在野餐会或生活营相聚的时候，无形中受了他们这群年轻人的纯真和热情的感染，我和他们毫无拘束地一同生活，一同欢笑，一同歌唱，一同跳舞，连一点隔阂都没有。我一生中假如说我有何成就的话，我认为我的最大的成就是在星马两地认识了这么多的学友，而且我以认识他们为我一生的荣耀。即使在现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看到

当年的学友，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高声欢笑，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而旁若无人。现在这些当年的学友们，几乎都已儿女成群，而且分住在世界各地；但我们总要尽可能在每年的十二月，到金马仑高原聚会一次，重温我们的旧梦。

因为我主编学生周报与蕉风多年，尤其是蕉风现在仍在出版，非常自然地让我认识了许多上坛上的朋友，也可以说，我和他们都结成了终生的文字缘。假如我认为我的后半生活得最有意义，活得这么充实的话，十分肯定地说，是因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我有了那么多可以交心的文字知己。不管我和他们的年龄有多么悬殊，我真的是由衷地喜欢他们，把他们当成了我的忘年的好友。

到了1975年，我的编辑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工作的需要，我由编辑文学的岗位上，转为编辑教科书的工作。因为编辑教科书，不但让我学了许多新的知识，也让我结交了另一批新的专家与学者，甚至可以这样说，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学者与专写教科书的作家，大多数都变成了我的知己之交。我为认识他们而自豪。

时间过得真快，好像一眨眼之间，我做编辑已做了40多年。现在已是1997年，我自觉我的精力远不如前，我真的要退居到第三线，甚至要退出编辑教科书的战场。

但我没有想到百分之百地退休；因为我觉得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第一，我想读的书太多太多了。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翻译小说、诸子百家，以及

中外历史，甚至幽默小品，我都非常喜爱。我连刷牙的时间都不愿浪费，我常常一边刷牙，一边看书，看到入迷处，竟然忘记了刷牙的事情。我希望上帝多给我几年寿命，让我多读些好书，那么，我的一生就会觉得更加充实。

第二，我想多游历几个地方。单单中国，起码还有十多个景点我都想去看看。另外，我想再次到罗马的水池去丢一丢银币，到莫斯科去抛一抛雪球，到埃及去骑一骑骆驼，到阿拉斯加去住一住雪屋……

第三，希望上帝不要把老人的痴呆症加在我的身上，让我的笔能够多写一些对世人有益的东西。因为我还有好多腹稿都没有写出来。

第四，我希望我的老朋友都能寿比南山，我们在有生之年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我就心愿已足。

我知道上帝有上帝的烦恼，我不能对上帝要求太多。

(完结篇)

28/4/1997
写于吉隆坡

附录：

姚拓著作年表及得奖一览表

小说集

- (1) 《二表哥》(短篇小说集)，1956年8月，香港：友联出版社。
- (2) 《弯弯的岸壁》(短篇小说集)，1958年6月，香港：友联出版社；1992年，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
- (3) 《黑而亮的眼睛》(中篇小说)，1959年7月，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
- (4) 《五里凹之花》(中篇小说)，1960年9月，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
- (5) 《五里凹之花》(中篇小说集)，1965年，香港：正文出版社；1992年，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
- (6) 《四个结婚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61年6月，马来西亚：马来亚图书公司；1992年，蕉风出版社。
- (7) 《职业病》(中篇小说)，1962年3月，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
- (8) 《奇迹》(中篇小说)(以鲁文为笔名)，1962年12月，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
- (9) 《姚拓小说选》(中短篇小说集)，1981年10月，马来西亚：蕉风出版，1992年再版。

姚拓的小说



散文集

- (1) 《美丽的童年》，1963年1月，香港：国际图书公司；1990年，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94年8月，香港：青田企业有限公司。
- (2) 《墙头上的小红花》，1992年，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1993年9月，中国郑州：海燕出版社。

戏剧集

- (1) 《憩园》（四幕剧）（改编自巴金的长篇小说《憩园》），1969年，马来西亚：剧艺研究会。
- (2) 《姚拓戏剧集1》，1993年，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
- (3) 《姚拓戏剧集2》，1993年，马来西亚：蕉风出版社。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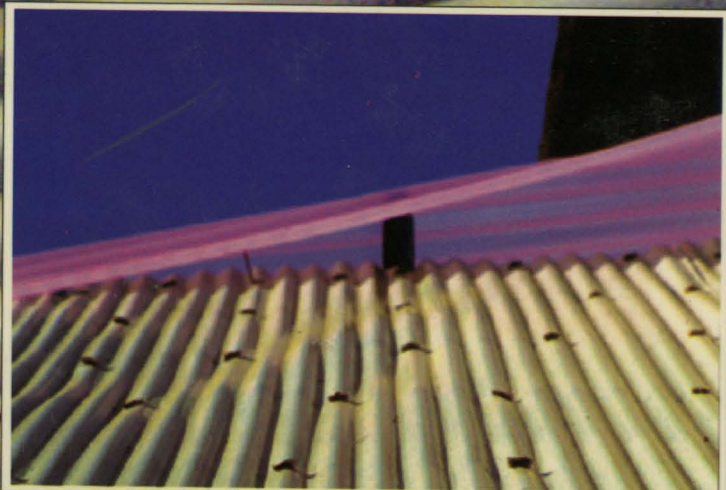
- (1) 《历史故事三集》（以张兆为笔名），1954年1月，香港：友联出版社。
- (2) 《历史故事四集》（以张兆为笔名），1954年8月，香港：友联出版社。

姚拓的散文与戏剧



姚拓著作年表及得奖一览表

- (1) 1994年，马来西亚：《第三届文学奖》。
- (2) 1994年，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第三十五届文艺奖章》。
- (3) 1995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资深作家：峥嵘岁月》表扬奖。
- (4) 1996年，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文艺奖金及纪念牌》表扬奖。



杨宇雄 / 摄

文字同行

◎黄远雄

渐行渐远，我想起了“湮没”

极目望去，我想起了“荒凉”

这些文字都与时间无关

但它们曾经走过风景

走过时间，走过我

相遇相知而后

成了日夜

成了我们

曾经与文字相携的

再落拓，心中还有一缕缠绵

与时间，犀灵暗通

“湮没”是步过的足迹

“荒凉”是劫后的举目

笔握在手中，时间就在你侧身

文字摊开

另一匹

未志归期的旅程

PL
3090
JPENG